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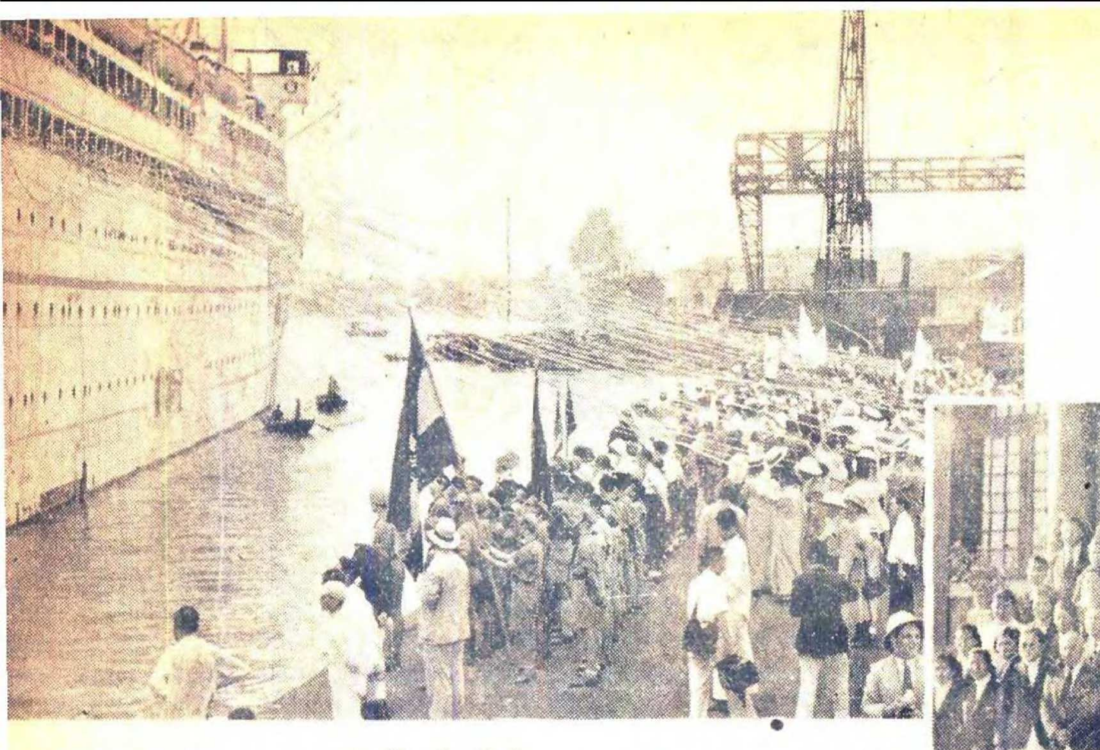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二十六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六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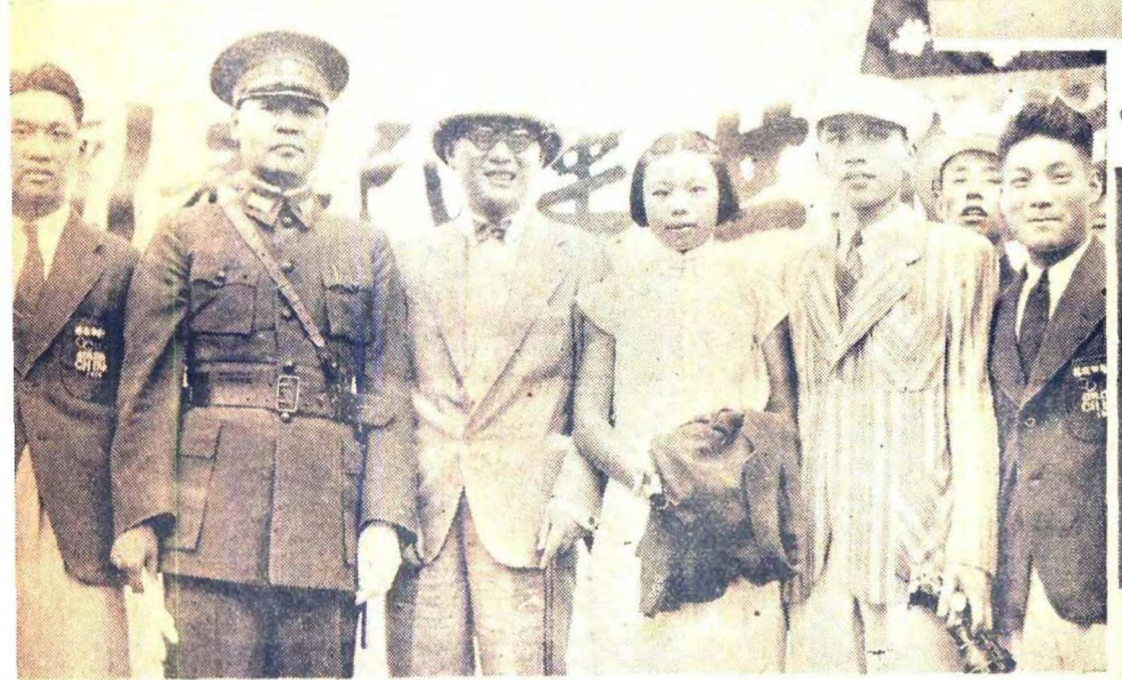
歡送世運選手赴德



→選手在京聽訓時與蔣院長（×）合影○

↑世運選手赴德，歡送者之熱烈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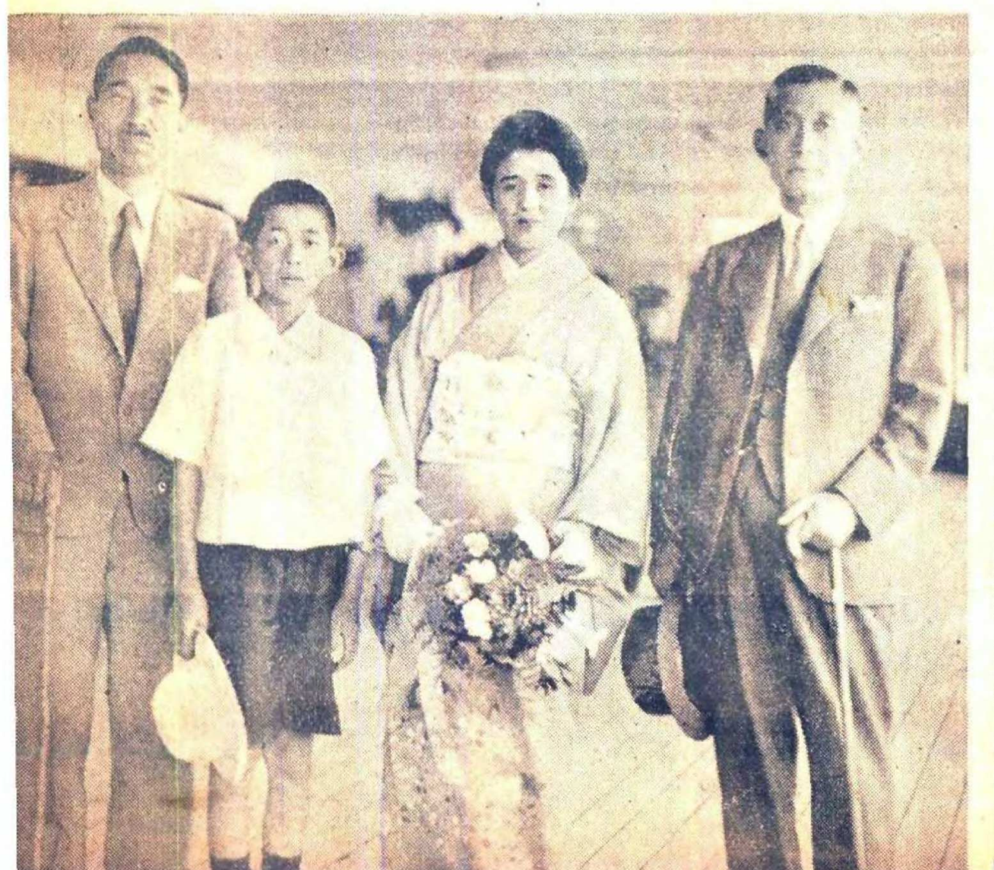
上海市長吳鐵城等，蒞埠歡送○↓



滋羅斯本月二十三日返國，圖爲向張外長辭行留影○



↓新任日大使川越抵滬時攝，右起川越夫婦男公子及參事若杉○



張自忠繼任天津市長，有（×）者爲張氏，右爲秦德純○





↑亞皇過直布羅陀赴英時留影○

↓耶路撒冷之亞拉伯人○

→由德國移居巴勒士丁之猶太女子○

↑希忒拉代表里賓特羅甫夫婦赴英訪倫敦達雷侯爵夫婦下飛機時情形○

↓德國潛艇駛往波羅的海演習前，受希忒拉檢閱○

←法總統賴伯倫檢閱艦隊○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六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七月六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由急而緩的時局

本週時局，頗有由急而緩的傾向，因爲中央軍不特雄據衡陽，而且零陵祁陽都在掌握，湘省全局，已受控制，粵桂軍確已退出湘境，惟汲汲於省內的防守，至少在短期間無進攻之力。中央雖然占有優勝地位，但是當軸顧念全局，矢志用政治方法解決，決不用兵，蔣院長並且公開宣言，斷不令鄰省軍隊開入粵桂，這尤可使兩廣安心，消弭了無數的搗亂因素。

兩廣軍隊，不能進攻，中央軍隊，不願進攻，這當然是維持和平的一大關鍵，但是善後辦法却還有待於繼續努力。

華北形勢

華北政治形勢，因兩廣局面之由急而緩，亦漸見寧貼。本來華北當軸對於時局，已決定中立不倚，保境安民，不願捲入漩渦。現在兩廣既然和緩，華北更所歡迎，所以山東之韓，已可不再消極，冀察之宋，又已返平視事，這至少表示華北現狀，仍能維持。

此際可以注意者，中日對華北問題，因川越新大使之到任，頗有將與中央談判的趨勢，而冀察當局對於華北中日經濟合作，也有協同中央統籌應付的內意，如果中國政治，無重大變化，華北外交，很有表現新動向的可能。（晦）

蒙特羅會延開

因國聯開會的關係，洛桑條約國舉行的蒙特羅會議，已於六月二十五日延會。這次會議的進行，表面雖頗順利，但因牽涉的方面很多，所以前途尙有荊棘。英俄對海峽的歧見，現已獲得妥協，俄方認可在某種條件下，有權通過海峽。英義關係據傳亦甚接近。法國對俄土的態度，是同情的。日本則要求和其他國家能享同等權利，這顯然是對俄而發，由此可見日本在外交上，一步也不肯放鬆。

國聯會議

本週的國際形勢，頗呈活躍。蒙特羅剛宣布延會，國聯行政院會即於二十六日開始，大會亦於三十日舉行。日內瓦的活動，可分三點研究：(一)撤消對義制裁，(二)修改國聯盟約與(三)萊因問題的善後。三者除第一項必須于本屆會中實現外，其它二點，一時尙談不到。

英國的看法，認撤消制裁是避免戰禍的唯一途徑，制裁可撤消——波蘭已率先行動——但對侵略的結果，却不能承認，在輿論督責下的英政府，將以做到這程度爲限，但是義國還存着進一步的奢望，極力想國聯承認她的兼倂。這問題不是一時所能解決得了，義國想叫它國，用自己的手掌，打自己的嘴巴，未免太過。要求國聯承認一會員國有吞倂另一會員國的權利，究竟照人類的常識判斷，實在說不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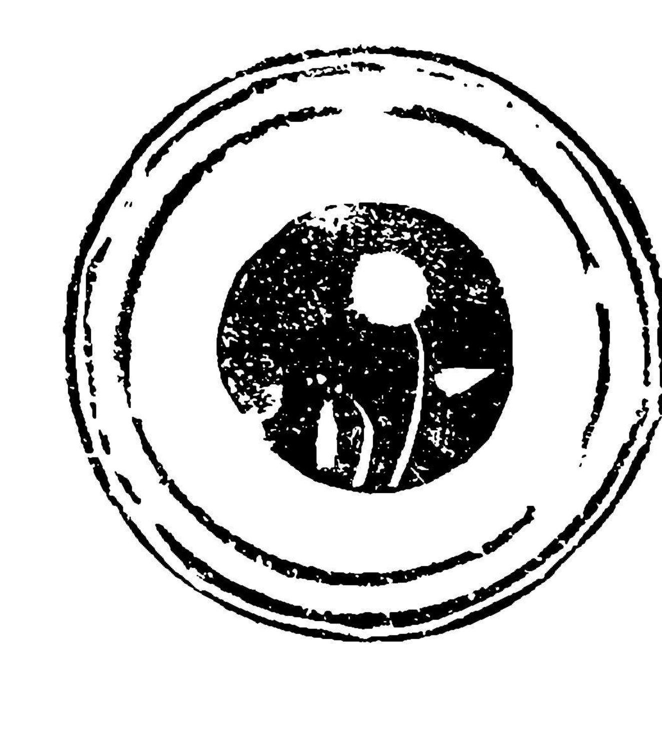
修改國聯盟約之議，近週甚囂塵上。英國此項主張的用意，在擺脫一般的担保，同時並擬拉攏德日復盟，英法德義四國協定的恢復，也大有可能。這種改組國聯的建議，法俄，小協約，巴爾幹協約以及其他大多數的小國全表示反對。英國此時果提出討論，必將引起糾紛，甚至國聯的解體，所以這問題在目前，惟有擱置。

英國對德提出的問題表，德方迄未答覆，她對於歐局，始終持着一種觀望的態度，所以中歐與東歐的事態，愈顯得緊張。而日內瓦談判的不能順利進行，這也是原因之一。據最近外電的消息，英法對於外交政策的意見，頗爲接近，這個與德國的態度，是很有關係的。倘使因德國的態度而促進了英法的聯携，於德國是不會有利的。

歐局現在很像風雨中的一艘破舟。它前途的趨向，在國聯會後，當可明瞭。

美國競選的意義

美國民主黨在費城舉行全國大會，已推定羅斯福爲該黨下屆總統候選人。現在已經明瞭的一個要點，就是本屆兩黨競選政綱，將以內政問題爲主。羅斯福力持新政，以農民爲背景，而將「領導人類，向特殊權利作殊死戰」，他的奮鬥對於美國今後的社會制度，將有很重大的影響，其意義更超出政治的疇範以外。(素)



一線曙光下之時局

記者

粵桂問題發生迄今，已將一月，其間驟起驟落，瞬息萬變，蔚為奇觀。吾人細加分析，約可分為三階段。從兩廣進兵湘境，至中央軍設防衡州，這是一個階段。嗣後兩方各傳撤兵，而宋哲元韓復榘忽發聯名通電，致事態乃有蔓延之勢，這是第二個階段。蔣委員長發表誠摯之談話，聲明澈貫和平主張，此後便轉入局勢驟見和緩的第三個階段。現在聽說粵桂的軍隊，大部已向後撤，宋韓對中央維持和平之苦衷，亦漸明瞭。西南中委，已表示將來京參加二中全會。我們對於目前的時局，雖不能作過分樂觀的推測，至少，當局如能利用這一綫曙光，虛心應付，似乎不難化干戈為玉帛了。

造成目前情勢的根本原因，我們在二十三期裏已經說過，一是輿論的箝制，二是經濟的壓迫，現在這原因似乎更明顯。粵桂當局屢次表示他們的主張所以未得國人同情，是因為新聞檢查太嚴密，其實這是一個錯誤。香港報並不在檢查範圍之內，而其同情如何，顯然可見。

國家前途，急切的需要，對內是和平統一，對外是力求自存。這一點全國民衆，都看得很清楚，在這一髮千鈞的時期，和平的解釋，即使是苟安，也還是需要。因為事實很清楚，祇要自己一動，外侮便會像排山倒海的衝進來。這幾天華北情勢之緊，不能說與兩廣事件，完全沒有關係。

二中全會，瞬將開幕，希望大家平心靜氣討論一切對內對外之大計。更希望大家能愛護過去的歷史，勿為後世之罪人。

下面是最近時局發展的經過：

蔣委員長對時局聲明

蔣委員長二十七日對時局發表重要聲明如下：

(一)中國國家之治亂與存亡，不但為本國四萬萬同胞所深切關懷，亦為世界各國所共同注目。但存亡所判，並不專在國際情形，尤應勿忘中國自身治亂之責任，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古人名言，決不我欺。如果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奮發有為，雖環境困難，亦可同舟共濟，渡此難關。如果在此

驚風駭浪之中，更復自相紛擾，甚至發生衝突，則用力愈勤，爲害愈大；萬一舟破艦沉，同歸于盡，必貽萬世千秋之罪惡，而仍無濟於國事。在此存亡絕續之交，我人愛護國家之責任，愈益重大，中央必本對內和平統一之政策貫澈到底，甚望全國同胞共體此意，一致協助，竭盡國民之天職。

（二）中國應爲統一的國家。自古以來，統一則和衷共濟，國泰民安；不統一則自相紛爭，民不聊生，往訓昭然，從未或爽。因此凡國家行政，必須統籌辦理者，中央職責所在，決不放棄。但在統一國家之中，儘有尊重地方狀況之可能；各省人情習尚，互有不同，各項行政，一方面固當力求貫通，另一方面亦應注意其本地環境；中央對各省政事，極願開誠洽商，力求至當，亦極願助以人力財力，俾臻發展。但一切方針，當以整個國家之大局爲唯一前提，決不能有個人私見攙合其間。惟望各省人士亦深切認明，全國精神必須團結，紀律必須維持。中央以和平方法，力求統一；各省亦宜循正當軌道，擁護中央；以鞏固我國家之基礎，提高我民族之地位。

（三）國家之治亂，與力之強弱，雖其道不一，而整飭軍紀，統一軍令，實爲民族生死國家存亡之惟一關頭。全國軍隊行動，皆應服從決定國策，最高中央機關之命令，不得有絲毫之自由，如此則地方方能治理，國家方有力量，國內各部份，如有關於國事之意見，必須用和平方式，開誠洽議，決不能自由行動，引起糾紛。近來粵桂軍隊，擅自進入湘黔贛閩各省，未能符合此項原則，至爲可惜，但余仍深信兩廣將士愛國心長，稍加考慮，必當尊重中央意志，率循常軌，爲國家共同努力。果能如此，余必推心置腹，一視同仁，決不追求既往，亦決不令其他各省軍隊越入粵桂，特以此至誠坦白之心，徵求兩廣當局亦誠忠信之響應。

（四）至於余之個人態度，國內明達諒當共曉，不待繁言。國難至此余受黨國與民衆之重託，決當勉盡余之知能，爲國家生命及民族前途披荊斬棘，竭盡職責。余前已聲明，決不願當大總統之候選人，亦可說明，決不圖謀私人之任何榮利。余惟願率領全國同志與同胞，不避艱苦，爲中華民國奠定鞏固之基礎，亦願以此爲我國全體同志同胞共同努力之目標。

蔣電復宋哲元韓復榘

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魯省府主席韓復榘，于二十一日聯電中央，籲請和平，蔣院長特于二十三日復韓宋，茲誌原電及韓宋馬（二十一日）電如下：

▲蔣院長電　天津宋委員長明軒兄濟南韓主席向方兄勛鑒：馬電語重心長，至爲佩紉，國事艱難，中央審愼支持，亦既有時。更爲鄭重決定目前方策起見，已定期舉行二中全會，轉瞬即屆。各方意見，皆可提出商定，中正並曾電邀兩廣當局到京參加，當此時會，國內決不應自起紛爭，中央自惟有有一本精誠，力求團結，對於各省袍澤，皆推心置腹，開誠

相與。所有軍隊，皆用以保衛疆圉，維持秩序，決無絲毫輕啓內戰之意。此非徒託空言，事實所在，當爲全國明達所共見。自兩廣調動軍隊，進入鄰省，各處文電交馳，請求中央切實制止，中央仍本原旨，力避內戰，並對兩廣懇切說明，袪除誤會。凡此力求和平鞏固國基之苦心，悉出至誠，燦然可見，與來電主張，若合符節。所見相同，深以爲然，中正愛國不敢後人，一息尚存，決不自逸，鞠躬盡瘁，至死不悔。惟望兩廣諸君，共體此意，勿作鬩牆之爭，則國難雖重，事尚可爲，臨電不勝盼禱。蔣中正梗(二十三日)

▲宋韓通電　國民政府鈞鑒：各院部勛鑒：國難嚴重，遙言近尚紛起，倘竟不幸而演成內戰，人民糜爛，國力日消，袍澤疚心，萬邦騰笑。哲元等待罪邊隅，困心衡慮，懼陸沉之無日，不得不先涕泣呼籲，伏垂念國土民生，尅日停止各方軍事行動，務期開誠相濟，大局幸甚，宋哲元韓復榘叩馬（二十一日）印。

又韓復榘召集濟報界談話，陳述呼籲和平及維持地方之宗旨：據談：「中國今日實不堪再有內戰，故余與宋哲元通電呼籲和平，以冀化干戈爲玉帛，藉慰國民喁喁望治圖存圖強之殷。國家養兵所以保國衛民，勿論何人，皆應顧念人民疾苦，維護地方。倘國家對救國有整個辦法，則個人職責所在，愛國何敢後人。若徒作無意義之犧牲，無補國家，而反塗炭地方者，則絕不可爲。余在魯言魯，居職一日，當負責維持一日。使三千五百萬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余當以人民立場爲立場，對時局除主張和平外，別無其他意見。外傳赴平檢查身體亦不確。」

梁式堂(建章)二十七日由京赴濟，晤韓復榘，據談：「本人前由平入京謁蔣院長，請辭監察委員之職，未獲邀准，但已決暫不就任。蔣院長以余與韓宋兩公皆係故舊，故囑於北返之便訪韓宋，傳達中央對於時局和平主張。蔣院長對時局絕無作戰之意，唯一目的爲求實現和平，不爭是非曲直。盼宋韓盡力勉爲其難，維持地方。余晤韓主席時，韓謂竭力主張和平，即所以安定華北，余因韓主席向行政院請假半月，有消極之意，力勸勉爲其難，盡力維持地方，萬勿消極。韓已首肯。余俟到津後，即返北平，余雖非政府中人，但亦國民一份子，國難至此，亦當盡力所及，故晤韓宋傳達蔣院長之意，余尤切盼實現和平，團結救亡。」又韓主席談，「梁先生來濟，係傳達蔣院長主張和平之意見。」

何應欽等電勸陳李白

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唐生智・陳調元諸氏，二十六日聯名致電陳李白等，致剴切之勸告。原電如下：「……兄等上委座巧（十八日）馬（二十日）兩電，均獲拜讀，爲國赤忱，弟等固相信其精神無間；而屬詞吐句之間，似挾有憤懣不平之氣，對於中樞現年來內外措施猶有誤會不滿者。數年來兄等各膺疆寄，主政一方，歷屆中央會議，多以事牽未能蒞京出席。道遠傳說，不免紛歧，而中央艱難搘拄與委座埋頭苦幹之決心，遂致不蒙見諒。然以弟等之愚，以爲就萬

命而言，則委座乃吾黨唯一之領袖，就職務言，則委座乃吾輩最高之長官；無論爲黨爲國，吾輩有何意見，有何主張，均宜掬誠貢獻，以供抉擇。但有利於國家，當無不虛懷接納之理，若徒囿於一隅觀測之所及，不顧整個國家民族之利害，任情徑行，則事勢演變，不至斷送國家民族之生命而不止，兄等乃明達，寧不喻此。至專就外交問題而言，今日吾國所需要者，不在空言，而在實力，環顧國內軍隊數量，不可謂不多，一攷其實，則軍令既不統一，軍紀更復蕩然，汚辱上官，目無政府，以此救國，實爲亡國；以此抗日，何異附日；小之遭各個擊破之危，大之遭國亡種滅之禍。誠恐不特兩粵之軍來到華北，而兩粵已陷爲東北四省之續矣。以弟等觀之，兩粵今日之危機，實較甚於華北。如兄等明知之而不速謀自救之道，日惟以出兵北上相叫囂，適中以華制華之詭謀，謀國忠誠者顧如是乎。總之，收復東北，挽救危亡，乃國家整個之大計；尤爲政府唯一之重責，決不放棄，更不推諉，此弟等所敢自信者。今日中樞所望於兩粵當局者，則在如何保守我總理與革命將士犧牲無數生命所製成之革命根據地；而不陷爲東北之續。簡言之，即望諸兄先救兩粵之人民，先固兩粵之邊防，並在中央整個計劃與統一命令之下，以救全國，以復失地耳。否則不圖基本之鞏固，而自求分裂；不謀軍令之統一，而自由行動；不循國家之紀綱，不安軍人之本分，則東隅未復，桑榆又失，天下後世，將謂我輩何。弟等既愛諸兄，尤愛兩粵袍澤與同胞，故不願見諸兄誤入陷阱，至於不能自拔，更不願見兩粵袍澤因一念之差，致陷國家民族於萬刼不復之地，蓋兄等之榮辱，即弟等之榮辱；爲公爲私，皆有整個不可分離之關係也。兄等以爲中央派兵赴湘，未免本末顛倒；須知禦侮勦匪，爲中央並重之政策，而安內攘外，更爲中央一貫之方針。中央並未減少國防前線之兵力，亦不忍抽調各方進勦之部隊；惟兩粵擅行越境，深恐全國將士十餘年革命之犧牲，乃爲兩粵少數將領自由行動所毁棄。故不得不酌調整訓之兵入衡，以制止糾紛，而維地方秩序。且年來中央盡調駐湘部隊，以担任禦侮勦匪之工作，事實昭彰，世人共見，可知中央，不特無加兵兩粵之心，抑且無防範西南之意。中央所望于兩粵將士者，乃爲調整訓練，確守紀律，以備效命疆場。若果如今日之行動，危害革命，動搖國本，事之危殆，孰甚於此；故中央不得不權衡本末先後兼籌並顧，諸兄眞能同心救國，一致禦侮，則先求軍令之統一，軍紀之整肅，勿視軍事爲輕舉，賭國家于孤注，根本既立，後顧無憂，中央不惟可以立撤湘省之兵，且令兩粵部隊隨時加入。今兄等來電，又以已撤入湘軍隊爲號召，而何以最近對於贛省之安遠尋鄔三南贛州，閩省之武平，以及黔省之獨山都勻等縣，不僅增兵越境，徵發倉穀民夫，甚至勾結當地散匪與不肖部隊，擾亂社會，破壞交通，尙美其名曰抗日。凡此越超常軌之行爲，或出于少數下級官佐無意識之舉動，中央固不惜大度寬容，觀其後效。而粵桂鄰省民衆之哀求呼籲，兄等寧忍恝置不問乎。爲兄等計，過去之事，誤聽道途之傳言，或爲僉佞所惑弄，均可一概置諸不論。惟或係望自即日起，迅撤進入鄰省之大軍，使國防前方之兵心，絕無後方牽制之顧慮。即兩粵二千里之海疆與邊境之國防，亦可積極整理，漸臻强固，則猜疑可去，共信自立；和衷共濟，團結禦侮，國家民族，乃有獨立解放之一日。而我輩軍人對於國家，亦得稍減愆尤，實皆深受兄等之厚賜也。委

座于接讀兄等巧馬兩電後，今日曾有懇切談話發表，重申中央對內必本和平統一之政策，並剴切明示一視同仁，決不追求既往之本旨。其爲國之忠，對人之誠，及其處事之嚴正光明，自處之寧靜澹泊，實足爲吾輩効法。而曩日兄等容有誤會不滿之處，亦既朗然大白矣，願兄等處心體察，一致擁護中央救國大計，國家民族，實利賴之。弟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唐生智，陳調元，叩宥(二十六日)

陳濟棠極力擴充粵軍

兩廣自興兵入湘，知難而退，撤守粵邊，以是時局乃漸趨於緩和，而舉國民衆，莫不額手稱慶。不圖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於本月二十三日突通電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之職，同時陳氏對於軍事上之布置，軍隊之運輸，招募新兵，擴編部隊等等，尙積極進行。據最近調查，廣東各軍之分配，仍側重於東江及粵北兩線，粵北自第二軍張達部及獨二旅陳章部由湘撤退，二軍之第四五六三師王劍雄，李振良，黃質文等部，即在於九峯樂昌仁化間，積極構築防禦工事，陳章部則移駐始興，與二軍各部相呼應，東江一線，自總部檄調鹽警特務一二兩團增防後，各軍駐地大有變更，以警衛陳漢光部接防饒平。獨立第一師黃任寰部防守豐順梅縣大埔平遠一帶。至潮陽惠來二縣由警衛常備隊維持治安。而揭陽明海善宣一帶，則由鹽警特一二團駐守。贛南方面除第一軍李振球，葉肇，張瑞貴等部屯駐外，更增調第七師開入贛境，駐於尋鄔間，與一軍聯成一氣。故現自粵北之九峯經贛南以迄粵東之饒平，均已築有堅固之防禦工事，而屯集於此一綫之粵軍，亦不下十餘萬人。蓋第一，二，三軍幾已盡調駐於粵北耳。陳濟棠鑒於粵省軍隊，祇得三軍，九師，一敎導師及獨立第一師，警衛旅，獨立第二旅獨四團等部，統計不及二十萬。現三軍旣已盡調實邊，各地兵力幾已抽調淨盡，防務空虛，不敷分配，爲欲充實粵軍實力計，故決將粵省軍隊擴充至二十五萬人，並先將各特種部隊，加以改編，以便指揮得以統一。二十五日正式公佈增編第四五兩軍，各軍師旅長亦已全部委出。並令各軍自奉到命令起，即須着手改編，限下月一日編配成立。計獨立第一師長黃任寰升充爲四軍上將軍長。曾擧直升少將軍部參謀長，獨立第一師第一旅長曾友仁升第十師中將師長，第二團長葉浩升少將副師長，第二旅長嚴應魚爲第十一師中將師長，第三團長伍漢屏爲少將副師長，第十二師缺，第一敎導師長繆培南升充第五軍上將軍長，羅策羣任少將軍部參謀長，敎導師副師長譚邃充任第十三師中將師長，第二團長梁公福爲少將副師長，獨立第二團長，陳章升爲第十四師中將師長，敎導師第三團長陳驥升爲少將副師長，第十五師長缺，第四軍由獨立第一師部隊及總部第五第六獨立團改編，第五軍由敎導師五團獨二旅兩團及贛南警備改編，所缺之第十二，十五兩師，俟新兵編成後再補充。

廣州方面之神話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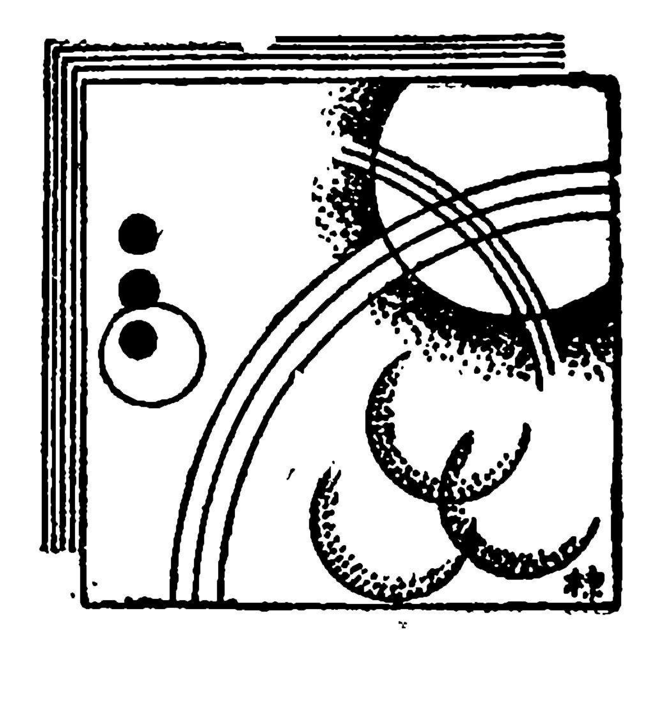
據大公報二十七日廣州通信云：粵省文化之水準，比各省爲高，人民心理，極度厭惡內戰。兩月之前廣州及潮汕學生，因爲發動民衆抗日遊行，被公安局僱用打手組成之鋤奸團，打得落花流水，青年學生被禍者，大不乏人，豈軍人有「抗日」之專利，人民則無資格可談救國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今日西南揭橥抗日，無論當局如何舌爛蓮花，民衆終有疑惑，街談巷議無不以「眞假抗日」作聚談之資料。

民間研究「眞假抗日」之題材，竟從新聞的側面，發現了西南抗日的原因。天下事無奇不有，此等原因，與黨國歷史上，誠有重要之關係，故特節錄如下：陳維周者陳濟棠之兄，未顯達時，爲鄉村小學教師，自命爲三教九流，無一不曉，精通堪輿，相命，扶乩，卜筮。中國國粹，皆有涉獵。談地理，講氣運，佔有防城獅子滾球，花縣洪秀全之罌蜂巢之生龍口，宜其富貴冠全國，講相術則勝於水鏡先生及麻衣相，所有用人，經其一相之後，匹夫可爲將校。一登龍門聲價萬倍，凡經其所評定者，必無魏延倒戈將軍其人。故維周伯父門下，多出奇士。廣汕方面，以陳之愛才，傳爲美談。此時不能逐一縷述，前月陳維周奉令北上，與呂純陽仙師手下仙童翁半玄等數人同往。其入京也。表面爲商洽改大洋制問題，實則欲一相各當軸的氣運。更探對粵之空氣。不知如何，歸來不久，即行發動。識者咸以爲異，既已騎登虎背，欲下不能，將錯就錯，姑且在虎背上與中央鬥智。以是又提出兩事，要挾中央，(一)開放人民團體愛國運動之集會結社，(二)解放言論自由。此兩事爲迎合民衆之意，以廣聲援。可惜廣東平日的壓迫民衆，殘害輿論，檢查郵電，拘禁販賣港報者，槍斃訪員記者，比任何方面，有過無不及。故此項提議，反爲民衆團體，及報界所竊笑。

上月曾盛傳某要人乘飛機南巡滇，黔，湘，贛。約廣東某要人會於衡州或韶關。香港各報多有登載，照編者之心理，以爲要人之會見，正可以促進國內統一團結禦侮。殊不知方認爲造謠中傷，禁香港某數大報進口，販報者不明有上項功令，被軍警捕去八十餘人。此爲上月之事。又廣州中上學校，上月因響應北平學生之救國巡行，被鋤奸團打散後，死傷失踪男女學生若干，且因愛國被指爲反動拘禁者達數十之多。鄒魯受學生家長之哀求，請陳釋放諸生。反遭陳之斥責，謂爲袒護反動，此次兩廣抗日，又想利用學生，作搖旗吶喊的工具，先由教廳頒令，七月上旬考試，中旬放假，叫學生們下鄉宣傳抗日。殊不知粵陳暗示黨部十三日舉行各界大巡行，各學生在珠光里密密開會，不願參加豬仔巡行，或要獨立作眞抗日之表示，被公安局探悉，一網打盡，指爲反動，拘去各校代表四十五人。黃質文之子亦在內。粵陳見青年不易利用，又叫教廳頒令全省各校儘一星期內，考試完畢。弄得各校員生手足無措。所謂民衆運動者，可無庸各生參加，一直要九月一日纔上課。諸生學業前途，已經因不能參加救國運動，而受影響，前被捕之中大學生陳銘勳，馮杜暄曾振聲等數十人，因救國受赤化嫌疑被捕，隔絕家人探望，前天釋出，並勉其再作救國運動。各生此時皆魂飛魄散，不敢再談救國矣。至於十三日之巡行大會，爲兩廣藉名尊重民意應有的文章，各公會工會民衆團體，奉到黨部命令，甲會派若干人，乙會派若干人，有些要派二三千人者，各指導員忙煞，無法應付，皆在長隄臨時僱用手車夫，每人代價五毫，有些向路上招無業遊民充數，每名四角，肉包四個，一齊到東校場集合，人數約四五萬，赤足戴笠，衣服襤褸，形同乞丐者佔過半數。一路由武裝軍警押送，在雨中嬉笑步行，精神全無，學生團體，無一參加者，在當局之意，以爲利用民衆，志在如臂使指，能操縱自如，能發能收爲止，若有獨立意識之青年羣衆，則情願不敢領教，寧可早日放假回家，因學生們要恢復救國會，實行經濟絕交，這個年頭，不比往年，利用也有分際也。

德國的新經濟政策

何鳳山



一　新經濟政策的原則

自歐戰告終，前此倔強自負之日耳曼民族，因賠欵失地的結果，經濟政治，日形紊亂，而所謂『民族光榮』的意志，尤覺根本動搖，蒙莫大的羞垢，以後執政者，大都產生於縱橫捭闔日夕鬥鬨的四十八個黨派中，故在經濟與政治方面所得之成績，殊不足觀。迨希忒拉的運動勃興，在經濟與政治的絕望中，對當時的情況，一槪加以否認與攻擊，其一唱百和，深得人民的擁戴。而新經濟政策亦應運產生，茲將其原則列左：

（一）　**世界觀與經濟指導**　對於經濟方面的建設計劃，其所引用的原則，均來自國社黨的政治觀念，所謂捐棄以前黨派政治的趨向，而從事一種世界觀的運動 Weltanschauleche Bewegung。 在此運動之下，擬建立一種新的經濟意志，貫入德意志全部民族，此不僅表現於外面的措施，而尤其對於經濟的思想應有根本之轉變。新經濟意志中最重要的，即勞資階級的對立根本消除，而改爲企業者 Unternehmer 與隨從者 Gefolgschaft 共同團體的情緒，使得到有以共同團體服務全社會的認識，因此不能否認的原則，乃民族國家在前，利潤的競求在後，經濟的公共利益遠過於私人或團體的自私，然此並非將百餘年來所有發現的經濟律，一槪拋棄，而在經濟鬬爭中，利潤的動力，亦非不顧，不過所注重者在『健全的自私』Gesunder Eigennutz，求其不與民衆及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此外企業的創造能力與供求的規律等，在在仍獲有同樣的重視，且原則上反對政府經濟自營，因官僚實不足以代替商人，惟在特別的場所，則爲例外，如材料的取得，其利潤成爲問題時，則政府自加經營或暫時自加經營。

經濟經營者旣爲自由，人造亦屬自由，主動創造力重在私人方面而其餘經濟的組織又採廣泛主義，於是新政府對全部經濟有指導的必要，因漫無聯系與各自獨立的經濟，對於國社黨主要的思想固不相符合，而其更大的理由，乃德國的經濟恐慌，原爲政治的原因，所以恢復繁榮，不能專循經濟自動的途徑，必須有政治的意志以爲策動。換言之：政府雖不欲指導經濟，而事實上則非指導不可；所以關於人類與社會，勞動與資本，機器與人工，精神與物質等其中一切應有的關係，自必依照國社黨的原則釐定。今經濟指導之最高原則爲全國人民之需要如何供給，所以政府着眼此點製成計畫，而後在此計畫之下圖經濟生活中各部之發展，惟此處與共產主義之計畫經濟不同，因國社黨的經濟計畫，在求經濟的調整與充實，而經

濟生活中的原動力私產制度以及私人消費的選擇，營利的企業等依然存在，共唯一的限制即使其發展與國民經濟需要之共同最高目標相合。

（二）精神先於物質　國家的指導與世界觀兩者的重心，即在無論何種處置與思想上應以『人』爲前提。國家的措施既以此人羣的團體與國民的共同社會爲歸宿，而個人的勞動亦因此決定，所以國社黨的決心，謂求政治目的完全達到。德國人民應當再生，而求經濟混亂之調整與經濟危機之轉變，每個勞動者的心理亦必再加建設，國家管理的第一步，即於經濟上深層的精神方面着手，國家須頒佈法律，重新規定國家的勞動，俾社會關係的方式改變，與千萬的勞動者在經濟上的合作增加，此種經濟政策的Megna carta 以倫理的意義在先，物質的觀感居次。社會的問題從其根本原則上着眼，不再純爲經濟的而乃爲人道的，除物質與工資的關係外，尙包括勞動者的全部。如『自高』『忠誠』『情誼』『負責』等諸名詞應加入勞工法中，所以新的世界觀乃爲有意識的帶社會性，惟社會化的不爲生產工具，而爲人類，根本反對階級鬥爭，勞動者由自動的訓練，而與企業發生聯系，勞資間的相對情形由『首領』與『隨從』間之忠誠關係替代。勞動者的安全，應於法律的制度，企業的組成 Vertranensrat Trenhander 信託的顧問，信託的管理以及社會榮譽法庭等與以切實之擔保，因勞動的信託管理範圍，全國依地域分爲十三區，故勞動者生活的監督，方得到保障，而信託的處理既成爲賦有全權的『首領』與失業者間之問題，則前此之懷疑與不信亦得因之消滅。今日之德意志不再有工會，而其地位由『德國勞動前綫』 Deutsche Arbeitsfront 所取代，此爲勞動界有機組織的表現，在此組織之中，一則人民，生活與命運的共同，得到較深的結合，而後者更因勞動範圍組織的多方面編制，愈能實現（人類—企業—職業指導—職業教育—職業訓練）所以二千二百萬的勞動者得以熔化一爐。在信託管理的各區域，每一企業團體成立勞動委員會，此類委員會之極峯在於勞動院，在以上的組織中勞動者文化，精神，物質的生活同時兼顧，使其深覺在一方面運用勞動而在他方面得到愉快。勞動的價值而尤以手工業者應認爲人生生活中光榮的實質，與其他服務完全平等同一有功社會。國家並規定勞工紀念日以資鼓勵，因勞動者精神上已得到自覺之原動力，故經濟建設之一切設施，能心悅誠服與以合作。

德國經濟的改造，法令與措施頗多，不能條述，總之，其最大原則，即將從前團體自私的經濟方式用合理的法則使其轉變而爲共榮的精神。其初步即在完成以職業爲單位的建設，所以德國人民的生活方式與經濟的團結，乃在以職業的類別爲基礎，組成有機性的經濟生活。前之無數機關與組合專以彼此傾軋鬥爭爲對象者，今則全國經濟職業界分爲七大枝，即工業，商業，手工業，銀行，保險，電氣業等而受制於國家經濟院，而該院爲職業經濟建設之中心機關，政府於其中成立顧問處，組織均採取首領制，由職業的無限自由，反爲經濟的嚴格指導。手工業的維護，在德國環境之下，國社黨認爲急切需要，故其發達不能如以往之漫無統系，必有能力證』方准登記營業。

二　新經濟政策的着眼點

（一）救濟農業的危機　希忒拉對於經濟的改造，曾注意兩個職業的地位，因彼等在已往政治與經濟的困難中，幾瀕絕境，此即農人與勞工，亦

即農業的危機與勞動者的失業，所以自執政後，即努力準備經濟計畫。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宣言，『在四年之內，德國農人應於痛苦之中完全拔出。四年之內失業的數字應一概消除，達到其他經濟各部的繁榮。在經濟求健全的最大問題當中，國社黨政府首先整理中央與地方的行政以及改良稅收的技術，此外計畫的主要點，在增加勞動服務的責任思想與實行開墾政策。行政上省節，勞動的提倡，農業的維持，以及個人天才的利用等，實爲我國貨幣本位惡化的最好保障。』對農業的救濟，以國社黨的世界觀運動看來，覺得除經濟的意義外，而於將來種族，血統與土地的保存，亦非常置重。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結果，證明一個民族的自由與安全純視該民族能否得到農產物的充分供給爲斷。在此點國社黨以爲乃德國之最大危機，因其人口由一八八二年的四千萬增至一九三三年的六千五百萬，超出二千五百萬之數，而從事農業活動者在同樣土地的大小中，已由一千五百九十萬降至一千三百七十萬，根據工業與農業平均發展的觀念，工業國的實際雖達到，而農業則反形退化，所以今日的問題乃救濟農業彌補此上的缺憾。其科學上的立場則本於佛來伯Freiburg 大學的一位教授羅蘭德 Dr. Gustan Ruhland 伊於一八九三年的一篇演講『實際農業政策的基本原理』"Über die Grundpringiplen aktueller Agrarpatitik" 中有一段可以喚起人們的注意，『福利以及城市中工資與工資的基礎建築於內國農業之上，農業的破壞使全部生活程度低落，如破壞繼續延長，則德意志全國的毀滅不過爲時間問題』。羅蘭德當時遭自由貿易派學者的反對，因伊主張農產物而尤以麥價之亦求穩定，使不受私人資本投機的影響。在保存私產與生產工具制度之下於政府以外組織公共法團，使各地合作社依計畫組成全國的新提案Syndikate 職掌價格的規定。此種措施恰與國社黨政治上經濟上的觀點相合，農產物的價格應維持水準以上。農夫非企業家，對於國家土地不過負事務上之經理責任，而國家除必須提倡之產物外，並不干涉生產，一切農產價格，均依照新法强迫釐定，既脫離交易所的投機，亦不運用『非眞實』的供求律，庶不至有損於生產與消費者雙方的利益，換言之，即公平價格之規定是也。在國家嚴密罰欵之下，市場的組織，而尤以糧食價格公平的規定，已屬可能，全德意志分爲二十個糧食經營處，每經營處聯合一切糧食生產，加造，分派麵包製造等企業，依生產與需要之情形，計畫全部的交易，已具實際的結果，如一九三四年德國糧食收穫雖較一九三三年低百分之二十，而因組織的嚴密，糧食價格的提高極微，麵包與主要食品的價格簡直未變。市場管理的用意包括兩面，一當生產過剩時，對於農夫保證公平的價格；再於生產不彀時，杜絕投機的損失以保證消費者的利益。近年來貯藏糧食的規劃甚見成效，國社黨政府擬將此範圍推廣及於其他產品，而尤以節令的變動應先使其穩定。由是農夫一方面仍保有個人主義的生產而他方面農品的分配則爲計畫的。在短的兩年內德國農業居然達到比較健康調整的地步。

農業既爲德國糧食供給的淵源，故有維持與重新組織的必要，以上所述說的方法，固與已往的觀念，業經完全宣告脫離，而其實在法令上有力的措施，用以穩定農務者，厥爲農民所有權加緊之獲得，此即『農場繼承法』『執行保護』稅率與利息的減低以及農業本身的改造等。關於農場繼承法之主要觀念，乃根據老日耳曼法新定頒佈者，即農民永永與土地相連，農場在一族之中爲不可指摘的家庭私產，既不能由債權者因債務的索還而

強迫拍賣，復不能由業主自由出售，至少須得有承繼法庭的准許。農場中僅業主得稱為『農夫』，而又必為亞利安種的德人，身體強健並且結婚，能自加經營其所繼承之農場者。農場最大之限度為一百二十五黑克達（少數例外）農場祇能遺歸一人，其他子弟則宜訓練農事，以便適於新獲之開墾農場或必要時仍返故鄉，於是年逾古稀農家的夫婦其晚景可以得到保障。

農場繼承法的根本思想，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已往未有深刻的認識，故德人以為應補救從前的缺憾，則關於金融與信用經濟上有二個急切的問題：一，繼承農場私法上的債務，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農場之宣佈為繼承農場者，數目達五十萬所，而債額之應解除者估計為八十億馬克。二，即農人如何可以得到營業的資本，同時不至債臺加築。關於第一點已由宣佈之債務法的援助，完全解決，而大規模之信用經濟使債權者將前此僵凍的債款亦得因『執行保護』再得到有用的財產價值。至第二點營業信用的解決方法，即以國家農業組織與其懲戒機關的權力代替以往之抵押担保，換言之，農民中有不能履行債務或本身表現不為農夫者，則剝奪其對於農場之管理與使用。

開墾既為農家子弟以後所有權的充實亦為德國人民糧食保證的一條出路。現已大規模的進行。一九三四年成功者有十四萬五千黑克達較一九三三年以前超出二倍，較國社黨執政之頭年高出三分之一，即以巴燕一邦而論，耕地由森林開闢者有一萬黑克達可以安插農家子弟一千人，與以並行的設施即為農業生產的提高，德人稱之為『生產戰』Erzeufuguns Schlacht。在今日德人所消費的生活品，十分之九源自內國，如將飼料亦加入考慮之中，則需要外國的供給當然比此數額較大，所以今後措施的努力在達到人民全部食品的自由而解決農民與農業的痛苦。

土地財產稅減少一萬萬馬克，而在許多邦中如巴燕等土地稅簡直取消。因農業之『執行保護』而強迫拍賣之農地數目已由一九三二年之七千零六十減至一九三三年之一千六百六十二，以後更加遞減，估計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農業經營之被迫拍賣者在三萬以上，而自一九三二年以還，利率的減少，遂成為長此的現象。實物信用 Real Kredit 的利率減少百分之二，惟規定不低於百分之四。

（二）解決勞動者的失業　計劃中第二個大問題，即如何消除失業的恐怖。自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二年末，全國人口三分之一有賴於政府的救濟，前已詳言之，所以德人現在的認識對於民族生活的表現應有生活律的規定，而此生活律並非一成不變的經濟律，而為前已說過的政治與經濟領導及其必需的措施。經濟的頭一步乃為勞動，凡有健全意志的國民即有勞動的權利，國社黨以勞動既為經濟中必存的要素，是依賴資本的心理可得免除，而資本主義的滋長與其病民的方式亦得消弭。換言之：經濟可以勞動為根基，其用意在打破仰恃外國資本的迷信，而必須自尋新徑。以往之經濟既不能自入軌道，國家勢必採干涉之手段，而在國社黨的意見以為此問題的物質方面尚不如精神方面的重要。所謂精神方面者即使幾千萬失業的工人如何恢復其生活的勇敢，生活的能力，生活的愉樂，對於民族與政府之自信與互信等一類基本的信仰。然此目的之達到，決非普通的辦法可以成功，亦非自由主義的思想可期實效。即以英國凱因斯 Keynes 而論，伊為著名的自由經濟派學者，而於倫敦經濟會議時尚建議以政府

的實力製造勞動的機會，其他美國義大利法蘭西等均有類似的步趨，希忒拉解決失業之設施如左：

一，對於國民經濟上有價值之工作由國家投資開辦，由國家或政府機關作勞動者的介紹。

二，由德意志國家鐵道公司與國家郵政負責自定計畫，作爲投資與執行的工作。

三，運用徵稅政策。

此外尙有利息的減低金融與資本市場的管理，結婚放欵以及兒童獎勵金等。惟後兩者乃關於社會與人口政策方面的措施。在國社黨未執政以前自一九三二年秋季之巴本 Papen 計劃與一九三三年初擬行之蘇富特計劃 Sofartprogramm，依照此兩種計劃，其直接方面，在多興公共事業而間接方面則爲發行稅票Steurgntschein使到期的稅收得以減輕或弛緩，不啻爲勞動者工作增高的鼓勵金。以後巴本的計劃失敗，因其方法利於大企業，而中小企業以勞力爲主者仍未得到好處。地方政府的負債達七萬萬馬克，所謂公共事業的舉行，亦終於一籌莫展。稅票的收入不惟未用以製造勞工的活動，反爲各企業利用作不付稅的口實，至於第二個計畫，因國社黨當權後情形改變，未曾試行。

國社黨的勞計畫宣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稱之得蘭哈德計畫 Reinhardt programm 此計畫即舉行籌集馬克十億，由政府發行四厘的勞工劵由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每年淸付本利五分之一。此筆巨欵的用途，作爲建築事業的投資如各州縣的居宅開墾的小宅地底工程等。在工作期中金融的挹注，完全爲期票式，由國家銀行貼現，而以勞工劵作擔保。凡公共事業或公共管理的事業，可能範圍中得儘量加入私人資本，惟經營的工具全部以勞力積約爲主，此法令至今猶有效。

成績比較明顯的爲一九三三年九月廿一日宣佈之失業減少法，此即由國家預算中規定五萬萬馬克用損失補償金的方式作屋宇住宅的投資，普通規定如屋主費用增高五分之一，則補助金亦得爲五分之一。在特別情形之下可以補助至全部費用之半，此外並可要求利息補償，而國家對屋主之放欵可達本人所有數額百分之四，歸還期六年，由以上所述百分之二十的補助金，確已鼓動房屋的建築熱，心理上的影響極大，譬之在海德堡Heidelberg六千房東中有四千曾運用政府所與之便利。概言之，建築住宅房屋需要的欵項五分之四爲房主自行籌集，而政府由預算所撥用的旣爲五萬萬馬克，故合計私人資本總動員的數額當在二十億馬克以上，因此在半年期內一百萬失業的工人已得到工作，惟百萬失業的解決，政府可因之省出二萬五千萬馬克的失業津貼。同時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社會保險者的公庫收入亦已增高，因此更影響獲得新的價值。此則所不可忘者，即國家機關 Rechsanstalt 對於工作介紹與失業保險所採取的方法，其着重點在儉約失業工人的維持費，所以在幾種規定工作下，凡雇請勞動者國家機關得每日每人津貼三馬克的損失補助金，以資提倡，國家機關因此而付出的數額達六萬萬馬克。

勞動力之需求最多者，乃汽車路的修築，此爲國家汽車路公司 Reichsantabahngesellscheft所主持。此公司由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所宣布之法令所成立，而與德國國家鐵道公司 Seutsche Reichsbuhngesellscheft 取分工合作的態度，因此前之鐵道與汽車的競爭現已得到避免的新方式，自

希忒拉執政後即努力宣傳交通摩托化，於是有七千公里的汽車路建設計畫，估計需要日工三萬九千萬，合鐵橋機器工業材料的輸送等業，可以用工人三十萬繼續三年。此外中央地方未加入計算之交通網尚不在內。又規定以後凡縣市的街道舖設修造，均由中央與各邦担負，縣市得免經濟的牽累。一九三五年秋季德國直接間接從事於築路的勞動工人有四十一萬，至用於舖設的費用祇一九三四年之數額已達三萬萬馬克，如果有人告國社黨，謂此種投資殊無利益，因其所成之價値不得發生等度的收入，國社黨的答案，是：以上的立論在私人經濟與私人資本的立足點觀察是對的，而在國民經濟上着眼則爲錯誤，因此等汽車路的存在亦如水道，將來運費的儉省成爲緊要的關頭，俟國家汽車路完成後，每日的營業行程超過二萬八千公里，對於營業與旅行等所省的消耗，實有驚人之數目，是築路的費用雖大而將來的利益更大。』

此外關於德國國家鐵道公司與國家郵政兩部，於政府之外尚另定有計劃。一九三三年國家郵政部從事長途情報的建設，需費七千六百六十萬馬克，由國家郵政預算中平均分五年撥出。德國鐵道公司亦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擬定計劃需欵至五萬六千萬馬克之多。

三　新經濟政策的措施

上述已將希忒拉解決勞動失業的前兩項述說，其第三項稅收政策，因有關財政與金融，故歸併此節。

（一）免稅與減稅　此外有政府一九三三年的減稅措施與以上之計劃施行交相爲用使貨物與服務的需求提高，直接減低失業的人數，其中最堪注意者乃交通的『摩托化』，前已言及。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後，一切准予行駛的車輛概行免稅，結果汽車的銷售數目由一九三二年上半期之二萬三千增至一九三五年上半期之十萬六千六百，其對於工業的影響頗大。德國千人中有十三架汽車的紀錄，此爲破荒的第一次。

對於一定的消耗而與用爲工業的設備者，如褐炭石炭鋼鐵等特予免稅。此等設備對於全部機器工業及其副業與以極大的鼓勵自無疑義。一九三三年九月石炭產量尚不及千萬噸而一九三五年同時已爲一千二百萬噸，至於鋼鐵之進步更爲顯著。一九三三年八月鋼之產量不及七十萬噸，一九三五年同時已達一百五十萬噸。鐵一九三三年八月產量在五十萬噸以下，一九三五年同時則在百萬噸以上。

對於居宅政策亦已樹立，即凡新建或自建的居宅均豁免稅則，對於房屋的修理亦大加減稅。此外減稅政策之運用於家庭經濟中婦女勞動力，前家庭中雇工，其工資收入稅額原爲每年六百馬克者，今亦已宣告取消，於是不願雇取用人之家庭，今則再樂於收納。因此勞動市場婦女一部的競爭力減少，而男子更得較多的機會，大約因稅收的豁免與減輕直接間接的數額達十一億三千五百萬馬克，可見此政策範圍之大。

再有一失業的解決方法，即政府所頒佈之結婚提倡法令。如已有位置的婦女，允於結婚後辭職，則政府准予以重大的結婚放欵，惟此欵應用爲住宅的設置，其清還的條件極輕，且因其所生之子女數目多少，可作爲以後之抵消。按一九三三年八月的總計，結婚放欵爲二萬七千萬馬克，因此木器家具的工業異常發達，而勞動者位置的空讓有五十萬之多。

（二）打破奴隸的高利貸　德國自戰後，因財產的損失與貨幣的膨脹

等，以致對於長短期的信用需求甚切，一切應付之利益均非常高昂。而是時國家銀行之再貼現率在一九二四年爲百分之十，一九二五年百分之九，所以普通利率在百分之十六與百分之十三之間，至於資本市場所發出的金庫券利率亦爲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而抵押的利息則更高，以後情形較好。因海外誘於德國利息之高，遂有大量資本之輸入，形成表面上的繁榮。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物價暴跌後，外國短期的放款收回，而嚴重的恐慌發生致一九三一年有銀行的總關閉。迨國社黨專政，其黨綱中之第二條雖有『打破奴隸利息』的口號，然一時積重難返不易即收實效，因根本尙宜組織內部與加强政治的力量。自農業保護法宣佈，農業債務的利息已降爲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四點五。關於農業的外債，政府更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向債務人賣出利息百分之四的外國債券，此外更有法令規定債權者或要求五年以內短期之本利淸付或以百分之四的利率取得新設債務局所發行之長期債券（至少期間二十年）。而農業實物信用的利息減輕法令是使農業利息穩定。一九三四年七月國家六厘債券以及所謂新得債券等均已易爲四厘的債券。

一九三五年對於固定利息的證券的轉換其原則業已確定，而實行的成效亦佳。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四日所宣布之減利法令實行將高利的證券轉換，均爲銀行的各債權者大數所接收。大約總共發行的證券爲八十三億九千萬馬克，反對者僅擁有一千九百四十七萬的數額，祇合全數千分之二十三。人民對於政府之合作即此可見。同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公共的債券減爲利息百分之四點五，而長期債券利息已穩定於百分之四點五。在此狀況之下政府所能轉換者爲十五億馬克。以上對於減息的措施既不如共產社會的完全否認利息，而乃對於資本的流通取適當的處置，換言之，即國社黨之所謂資本受役於國家經濟而不爲其所役。

（三）生產品弧線的提高　德國經濟的改善，其根本的原素即自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內國投資活動，由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開始與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之間兩相比較，即可一目了然。生產品指數的弧線如建築與機器業等，超過消費品如生活品奢侈品而皮料紡績等的弧線，生產品活動的增高亦即解決失業措施所希望的結果。估計因此全國工人，雇員，官吏等之收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已增高百分之二十八。而農人則較一九三三年時增高二十五億馬克，當然影響納稅的能力與購買力的提高，惟在今日之德國情形勞動者的工資決不因此可以儘量的增加，而乃用之於製造更多的勞動可能。深經訓練的德國工人受四年失業之痛苦，一旦再得勞動的機會當然心滿意足，不計工資之高低，所以『增加工資』的口號已爲『增加勞動』的標語所替代，何況據德人以往的經驗，一方面增加工資，他方面馬上引起物價的昂貴。故彼等的要求，乃在工資與價格兩者的穩定，此實爲經濟循常軌進行，貨幣本位不起動搖，社會秩序不有混亂的康莊大道。自一九三四年秋季以還因管理措設的得法，物價得以維持常態絕少更動，又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冬賑，人民尙樂於捐助至二萬五千八百萬馬克，一九三五年達三萬六千八百萬馬克，此種巨大的數額對於消費品工業當然有利，且影響於勞動的市場。

（四）原料品困難的排除　德國的最大困難，無疑的是缺乏重要的原料，而因對外貿易之不振在海外購買亦爲不可能，此不惟關係內部的需求，亦且有關輸出品的製造，在此關頭，德人祇好運用科學與國家的力量以圖

補救，大約分兩面進行：一，即改變製造品的方式，使能儉約海外購買之原料。二，使用科學與技術，對於新的製造品以能適用國內原料爲原則。此種設施，頗具成績，進行兩面的出發點並非如戰時之運用替代品而乃着手於製造方法的更新及新原料之運用，俾能得到相同或較佳的貨物，如紡織原料的人工製造，橡皮的綜合生產，廢物經濟的改良，非貴重金屬生產的取得，石油鑛業電汽業的儉約以及工廠技術與方法的換新等。用本國的原料，在德人視之，雖不免較昂，然勞動者既因之得到較多的工作，而金融更可不至外溢，以國民經濟立場言，仍屬有益。譬之硝石農業中爲不可少之原料，今日德人已能與天然的智利硝競爭，德國之態度，似向經濟鎖國主義的目標前進。而一讀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希忐拉在國會對世界演說中宣言，覺又不然，『我們知道這個原料缺乏的德國，其地理上的形勢不容爲自足主義的存在，所以愼重的注意德國的政府並非反對出口貿易我們知道與世界的聯系必須保持，德國物品在世界消售，供養幾百萬德人的生活。』所以對外貿易的問題，不僅爲一小部份德人的問題，而爲全德人的問題。事實上在一九二九年德國國人有四百萬完全靠出口貿易得到麪包，在今日則數目大減，究其原因在於各國關稅壁壘增高，而德政府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秋季出口津貼達三十億馬克以致商業與支付平衡均蒙不利。對於世界經濟的恐慌固益加尖銳，而本國經濟的繁榮更臻困難，故事實上不得不變更方針。加之德國外債本利的淸付，每年達七萬萬馬克，而此數額祇能以內國經濟的儉約，商品與服務(保險航業)的出超額營償。所以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所宣佈的計畫限制更嚴，即於德人付償能力之內方向外國購買貨品，而又以必需品爲前提。以爲德國今日商業政策之原則，匯兌固因之受莫大的限制，而貨品的輸出入，亦與各國規定之方式下行之。

(五)財政的收支適合　德國政府的最好現象，即收入與支出相合，而稅收數額不惟足以將預算抵消，且有大量的餘裕。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財政狀況日趨健全，增加收入至二十六億馬克之多。同時邦縣徵收權由中央接收，而財政行政上所有之內地障碍一概掃除，形成一致的系統。各邦的財政在一九三三年以巴燕而論，短少四千一百萬馬克合工業維持計劃與住宅建築等共爲一萬萬馬克，均能於近年來求到出入相抵。一九三二年德國各縣共有債務百十一億三萬萬馬克，其中三分之二爲長期債務，數目之大已屬驚人。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政府宣佈縣債務整理法令並自負整理之責，由此以及其他設施的結果，縣的全部債務已由一九三二年之一六六九兆馬克減至一九三四年之一〇八五兆馬克。此外稅收的增加失業補助費的減少均足以有利於各縣財政缺額的塡補，因財政經濟的得當與經濟生活的活躍，由一九三二年國民收入之四百五十億增至一九三四年之五百二十億與一九三五年之五百四十億馬克，因是儲欵增高而資本的建設得以實現。

(六)金融與資本的活動　此外關於金融方面，實有提及之必要。勞動獲得之廣大計劃以及與此相連之財政問題，其根據似均薄弱，惟國家銀行總裁薩赫特博士曾於克利斯堡宣言『金融工具之獲得既非魔術亦非把戲，其秘密即在經濟與財政政策的統一觀念與實施上，』伊謂因金融市場之活動使政府得以發行多量有利與無利的國庫券，國家銀行在代表本位政策之下掌握救濟事業而因經濟生活的活動，貨幣流通得以用爲比較久遠的投資

財政政策對於經濟建設事業根據以下的經驗，即國家財政雖有賴於經濟的循環，而經濟的循環亦可由之製造，其實行即將政府信用與以企業，作為清償數額之準備運用『先收貨幣而後再付出』的方法。此法在戰前即已很遠的捨棄，而在戰後幾年對於有希望事業的投資屢具成效，而在今日政權集中財政經濟政策亦均有組織與計劃的為大衆謀利益，所以信用的推廣當然行之無礙，外人不明眞相，以為德國對於短期債務數目龐大，而其實如果將大部用於國家勞動計畫國家鐵道公司與郵政兩部勞動獲得計畫的用費以及企業者的借欵等除去則數目並不甚大。如以國家機關在三年之內僅失業保險的儉省達二十億馬克稅收的增加二十億馬克着想時，則可知其產生之效能。工人亦明瞭政府的用意，工資之所以不加，其目的無非使投資計畫可以實現而每個工人均有工作的機會。

貨幣本位之維持為德國當前之大問題，大公報上載有瑞士的輿論，預測德國終有貶價之危險，而以希忒拉一九三五年九月的演說『我們在以後以及將來下最大的決心不再蹈貨幣膨脹的危險』覘之，似又不能置信，在德人的解釋，以為德國的本位不建築於黃金與外匯準備的根基上，而以堅實的經濟成立於堅實的貨幣本位上為原則，實行管理。德國甫自世界貨幣緊縮的痛若中脫出，更宜避免貨幣膨脹的危險，今日所用之方法，對外實行匯兌的經濟管理，而對內則無金貨的流通，紙幣運用，絕不發生阻碍而發行額乃以生產力，人口的數目與通貨的流通率三者間的相互平均關稅為準，此德人之所謂國家經濟本位，除以上三者的相互關係外，人民對於政府之政治上經濟上的領導，內國市場的經濟建設以及人民購買力之增強等，均視為本位維持之保障。

德國金融的活動，久為外人難於理解之謎。其最大原因在以內國信用額之擴張為勞動製造之具，因此流入經濟中之金融調節異常得法，信用機關均蒙其利，或則增加設備，或則『僵凍』的信用得到溶解，因流動的力量而對國庫與國家銀行的 債務均得履行，經濟的僵滯，因此勞動製造法案得以復蘇而在他方面稅收的增高，更相助而為因果。同時資本市場中的利息，雖已減低，而資本建設的能力反而增高，有價證券交易所均依計畫已實行改組，以上對於人民儲蓄非常有利，由一九三三年一月之百億馬克增至一九三四年之百十億馬克，一九三五年之百三十億馬克。此外國社黨政府對於銀行改組雖不立足於收回國有的意義上，而於全部的重新組織實採嚴格監督的性質，俾能用為國家達到經濟政策之一種工具，所以有一集中的監督機關，一切設施均由其指揮統一，此法令之頒佈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四日，其主要點即規劃國家經濟中之金融與資本兩種，而以『提倡資本建設』為最大之目標。

四 結論

自希忒拉上台，對於經濟建設的努力，確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而對失業問題的解決與農業的救濟，確具相當的成效。德國人民的精神與心理上

的愉快，亦實在較以前有天壤之別，此為作者目所親見耳所親聞的事實，吾人姑不論於政治立場上對希忒拉贊成或反對，不過有一點可以相告者，即其謀國之忠與夫德人對首領信仰之切，實令人發生無窮的感慨。此種互信可謂為各種政策樹立之根基亦實施後成功之秘訣而尤以經濟方面為尤甚，這是對於德國好的一方面看法。

不過在壞的方面，今日之德國實有其內在的矛盾點，不容漠視，以後此種矛盾點繼續發展，實為德國將來的致命傷，玆述之於左：

一，以工商立國的德意志，國際貿易的進展久已視為國家之命脈，而事實上自一九二九年以還，世界市場處處碰壁，每年除付了一大批的補助金外，無別的好結果，加以協約國的債務又不能不清，故在希忒拉未上台以前情形確係惡劣。迨希氏當政後，知國際貿易之不足恃，乃專力於內部的建設，多年的廢弛，行之一旦，因此暫時得以相當解決勞動的問題，亦為必然的結果。不過公共事業等在德國已屬甚為發達，長此繼續行之，自有達到限度之一日，將來此限度一過又將如何？

二，德人常聲稱德意志民族為沒有地盤的民族Ein Volk Ohne Raum這點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一，德國人口有六千五百餘萬，以今日之土地面積觀之，實難解決失業問題；二，德國既人多地小，自有要求重加分配殖民地的權利，此即所謂侵略主義，照情形的演進，以後勢必出此一途；即以現在德國解決失業的方法而言，提倡結婚鼓勵結婚亦為其中之一，是因解決現時的失業而多加製造將來之失業新份子，其中矛盾已成，雖欲不走入侵略主義亦不可得。

三，俄美各國實行經濟鎖國主義，因其地大物博，尚可辦得到，而德國則原料之缺乏，為公開的事實。雖當局一再聲明用科學的能力解決，然此不過多少還是希望或在試驗中或也許成功一部，到底能否全部由此找出路，恐怕德國科學家也必遲疑的不敢與以肯定的答案，即算可以，也不是幾年或十幾年的事，而失業的問題乃是日常的問題。

四，以往的德國以國際貿易為命脈，今後的設施恐仍不免努力此途。觀其與巴爾幹及近東國家之貿易，固可知其大概而近來又派遠東經濟考察團更得因之證實。不過近年來國際的趨勢專側重於協定比例分額制，不能如對殖民地之予取予求，並與德國之賣多買少的原則相衝突，因是國際貿易的意義，果否能恢復以前之繁榮，達到所希望之失業解決乃屬問題。

五，德人以為今日的經濟恐慌，乃源於政治恐慌，故整理經濟必須同時調節政治，換言之，經濟的根本出路還在政治，今薩爾既已收回，而萊因區域亦已駐兵，然此不過乃頭一步的做法，對於經濟的意義尚小，以後的問題，乃在收回舊領殖民地及重分殖民地，以圖原料與製造品的取得與銷售。而在今日之情形觀之，一時實現恐非易事，否則非訴之武力不可，是則犧牲更大，是政治有無出路，固屬疑問，而經濟的出路當然亦在黑暗摸索之中了。

陝西棉業改進之檢討

劉階平



一 開發西北之曙光

開發西北，方法並不祗在政治，教育等方面，關鍵尤在經濟的建設。惟觀西北目前之貧瘠，處此財竭民疲之下，轉又百端雜行。是故爲今計，惟有權衡輕重，擇其要而易行者先行。陝西棉產，久已聞名全國，全省九十有二縣，幾無縣不適宜於種棉。惟陝棉摻水攙雜之積弊，久已風聞。此即過去陝棉不振之主因。至陝棉所以依然不絕跡國內市場，則又因得天獨厚。故自民國二十三年來，一經陝省當局對棉業改進，棉業改進所，（註一）取締所，（註二）試驗場（註三）次第成立後，陝西棉業之質量，遂並見生色。『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是爲當前『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總目標。而恰爲針示最近陝西棉業改進之方向。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已由具體計劃，轉入着手實施之期。今日陝西棉業改進，尤爲開發西北的要舉。爰草斯篇，藉與國人商榷。

二 陝棉現象

在未探討陝棉現象前，容先就我國棉業作一鳥瞰。

我國黃河及長江流域，均宜於種棉，故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及四川，等省均爲優越棉田。我國棉產，推居世界第三位。獨惜過去因品質複雜，及攙雜等弊，不能爭雄於國外。但就自民國二十年度以降，棉田面積與皮棉產量，均是逐年增進，惟二十四年度削減，然削減所在，乃是基於該年度主要棉產省，山東，湖北，河南等省，災害慘重，棉田被廢過多，並非常態也。茲將中華棉業統計會所公佈之二十四年份全國各省棉田面積，廢田面積，與皮產量最後修正估計表，錄列如次，藉以參究。

（插自六表）

綜觀前表，最近我國棉田面積比較，是首推江蘇，河北居次，湖北又次之，陝西則佔居第四位。再以該年度皮棉產量比，則河北推領首位，江蘇又其次；湖北居第三位，陝西則居第四位。就廢田面積觀之，是山東最慘，湖北罹災亦至重。

民國二十四年全國棉產最後修正估計表（註四）

省別	棉田面積（畝）	廢田面積（畝）	皮棉產量（担）
河北	六•三二五•九七〇	四一九•〇一〇	三•一六六•四四七

山東	一•八〇一•一三七	三•七七五•五九八	四〇七•二一五
山西	一•〇六七•九〇二	一〇八•七二三	二五二•五九二
河南	一•七九五•三六〇	三一五•八七六	三九六•九〇八
陝西	三•六五七•〇一四	二四七•〇七六	八〇二•〇五三
湖北	四•五六八•三三九	三•九七七•九〇三	九一七•一八四
湖南	三七一•一八八	五三八•五七〇	四二•一九四
江西	一九九•七四〇	七〇•二四〇	四二•四八一
安徽	一•二四三•六八〇	——	二八二•七二六
江蘇	一〇•二五七•五五三	一七一•一四三	一•九七七•六二〇
浙江	一•七五九•四九二	九三六	四六一•三九六
四川	一•九〇一•七四六	——	四四八•三三二
共計	三四•九三九•一二一	九•六二五•〇七五	八•一九七•六八八

此遭害最深之兩省，均爲我國最主要之棉區，故我國去年，即二十四年棉產量顯見減色也。

復次，就前表，觀陝西之棉田面積，與皮棉產產量，不失爲在我國棉業之重要省區。但返溯陝西棉產往史，一年前之棉田面積，與皮棉產量，與今日比猶相低幾倍以上。陝棉之居佔重要地位，實自民國二十三年，經地方當局之倡導，策勵；一般農民之自力更生，陝西棉產，始得展開一新局面。茲就中華棉業統計會報告，將最近五年來陝西棉田面積，與皮棉產量，遂列於次：

最近五年來陝西棉產統計表(註五)

民國年份	棉田面積(畝)	皮棉產量(担)
二十年	一，六三八，八〇〇	三四六，三一九
二十一年	一，四一二，六六四	一五七，八一三
二十二年	二，一〇六，六六七	五四四，九三五
二十三年	三，七一〇，九三八	一，〇〇四，一一四
二十四年	三，六五七，〇一四	八〇二，〇五三

就前表觀，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陝西棉田面積，尚不過一二百萬畝，皮棉產量，平均遠去每年尚不及四十萬担。及二十三年棉田面積，竟擴至三百七十餘萬畝，皮棉產量，則突進至一百萬担以上。及二十四年，棉田面積略減，爲三百六十餘萬畝，而皮棉產量，去秋八九日間，曾被陰雨綿連，腐爛不少棉鈴，棉產量較二十三年度亦略有削減，然猶在八十萬担以上焉。

三　改進之管見

陝省棉產與今日西北經濟開發之關切，及最近在國內棉產之趨勢，地位，已詳上述。爲探討計，茲及就改進上，略抒管見。陝棉過去不振之癥結，不勝縷舉。但就大象觀察，可就生產與分配兩部加以診斷。

生產上之內感，爲陝棉生產上本身上之症候。所謂本身之病，棉產種籽低劣，與田間技術沒落。查近年陝棉種子，要分四部。一退化美棉，產量少而品質低劣，幾年前會佔全陝棉田百分之七十以上，今已逐見削減，然猶佔百分之二十左右。二，大花，雖較退化美棉略佳，但所含退化美棉退份殊多，此類棉種約佔全陝棉田百分之三十左右。三，鑒寶棉，自二十三年始行引種，然棉種亦至混雜並非純良棉種；約佔全陝棉田百分之二十左右。四，中棉，此類棉產多爲農家自種，以供紡紗，並非商業性農作物

，況爲黃參參，無足稱道。綜觀過去陝棉，生產上，並無一優良純種。至於田間技術，棉田區之劃分，棉病之預防與驅逐，施肥之研究，收棉之方法，更非今日陝省棉農所能行施。至生產上之外感症候，天災與人禍之摧毀，天災之慘重，以旱災爲甚。蓋陝省水利，漠視已久，又加之氣候乾燥，雨量稀少，故最易罹慘重旱災。所謂「人禍」，是乃陝西農田中滿目罌粟！種罌粟之地，非僅已墾之熟地，兼屬優越之沃壤，換言之，即無上之大好棉田。種罌粟者，雖爲胼手胼足之農夫農婦，利誘威迫其種者，則爲高唱『寓禁於征』之過去地方當局。天災有時，而人禍無窮，是人禍尤甚於天災萬倍也。

分配上之內感，是爲陝棉本身上分配之病症，商人圖目一時利益，攙水攙雜，竟使陝棉商業掃地，銷場自封。言及分配上之外感，要爲貨運之阻滯，過去水運上之滯遲時日，匪刦，舟覆等諸艱險更時有所聞。而居間人，花行，捐稅，重重之剝削，在原始生產者雖未得幾何，而最後消費者竟非出大價不能取得，是爲貨運阻滯之唯一原因。

四　盡人力闢地利

陝棉今後改進之方法，須就生產與分配兼顧並籌。於此先就『盡人力，闢地利』研探陝棉生產之改進。

陝省位西北大陸之中部，全省可分三部，中部爲關中，北部榆林，南部漢中，計共九十有二縣。氣候雖不免乾燥少雨，然土地肥沃，農產頗盛。而於美棉種植尤爲適宜。人民樸厚而堅忍，計全省總戶有一，八九六，九二六，農戶則有一，三六四，五七九，可見農戶已佔總戶百分之七三。全省總畝數爲三三，四九六，〇〇〇畝，其中水田佔三，一一一，〇〇〇畝，旱地則有三〇，三八五，〇〇〇畝。（註六）可見陝省大部爲旱田，所謂水田，僅漢中平原，南鄭，安康一帶而已。以農戶與總田畝平均，爲二四，可見農戶並不稠密。復次以最近兩年來棉田比較旱地田畝，二十三年度，有三，六五七，〇一四畝，是可見近年棉田面積已佔總畝數十分之一以上。

前爲陝省「人」與「地」之統計情況。論及如何盡人力闢地利，改進陝棉，提綱撮要，約有三端，一，推廣繁殖優良棉種；二，早日完成水利計劃；三，澈底剷除烟苗。

過去陝棉無一優良棉種之情形，前已略述。因是陝西棉產改進所，對優良棉種繁殖計劃，猛爲傾注。本年度，即二十五年，已特定美棉種　岱字棉（Delfose 719）及斯字棉（Steevil'e 4）　在陝省作大量繁殖。並擬有詳密計劃（註七）對棉種繁殖，推廣進行。

據該所對岱字棉種，試驗結果，產量雖稍遜於斯字棉，然較原有之脫字棉實爲高出，其纖維柔細而長，而成熟尤早，是最適宜於陝省東部之洛惠渠區一帶之土地氣候。（註六）至繁殖計劃，由已運到之一一二担半岱字棉種，在大荔棉作分場繁殖八百畝。（每畝種子姑以九斤半計，約需七十六担半，其餘三十六担，由該所在設立之良種繁殖區繁殖之）。（註九）

據該所試驗斯字棉種，以四號爲後優。成熟早，產量豐，品質佳，面面兼備。而華北各省亦有同樣之試驗結果，其產量較陝省現行之脫字棉高百分之三三，八四。成熟期，則在霜降節前約佔百分之七十，可見對陝地氣候尤爲宜。纖維長度爲二九，一二糎。且其植科矮小緊密，結鈴繁多。（註十一）至其繁殖計劃，今已由棉產所計劃先繁殖種籽一千畝，分配如次

：涇惠渠棉場繁殖四〇〇畝，西北農場二〇〇畝，斗口農場一五〇畝，二青王農場特約棉田二〇〇畝，涇惠渠棉場附近特約棉田五〇畝。

旱災陝省最為深重。河流不修，溝渠失利，又加之氣候乾燥，全年雨量不過二十寸，故雨水稍一失調，即釀成慘重旱災。最近當局洞鑒及此，遂於水利工程積極開發，經先後引發者，有涇惠渠，（註十二）洛惠渠，（註十三）渭惠渠，（註十四）而繼續開發者，則有郿惠（註十五）與汧惠渠，（註十六）『關中八惠渠之開發計劃，』已實施開發者過半。

計涇惠，洛惠，渭惠三渠灌溉面積下下三四百萬畝 。而此三大灌溉區域中，棉花尤為主要作物，總計有一百四十萬畝以上。（註十七）是可見水利引發與棉田灌溉之關切。

復次，就郿惠渠灌溉工程計劃，灌溉面積約兩千零七十頃，而其農產品，小麥佔五成，棉花佔三成，其餘二成則分為穀，豆，雜糧均佔。就興辦汧惠渠水利提案原文，鳳翔，寶雞，岐山三縣之灌溉面積，將來至少可達五十萬畝，而此三縣均為棉產主要區域，則水利灌溉，輔益棉產前途之進展，至可想見。

以上所述，不過陝省關中八惠渠之五，區區一小部分耳，而於棉田之灌溉溥益，竟如斯深厚，倘依『十年水利計劃』一旦完成之日，陝棉之發揚，殊未可預限。

陝西向稱產烟省；『西土』流毒海內已久。最近陝省當局決澈底剷除烟苗，乃劃分縣區，以三期肅清，改植棉花與糧食。第一期，為二十三年起禁絕者，為長安等五十七縣，現均已改種棉花。第二期，在二十四年起禁絕者，為咸陽等十六縣，現已著成效。最後之第三期，原定於本年度內禁絕，之盩厔等十九縣，最近已經中央禁烟特派員會同陝省政府，遍飭農民，提前於本年春夏收烟後，即改播棉花或糧食。（註八）蓋罌粟之適，即棉花之良田；少一畝烟苗，即增一畝棉苗，消長互應，此添彼減。近二年來，陝西棉田之激增，實禁絕烟苗之力居多。

綜觀陝棉生產上之推進施設，如佳種之繁殖，灌溉之引發，棉用之拓展。以及田間技術如施肥，防害，收花等切之導示。（註九）在事實上，雖未能一時舉之以盡善，然『盡人力，闢地利』，上下策勵之情況，自是不遺餘力。

五 流暢貨運

『盡人力，闢地利』，生產上之改進，前已撮述。於此，再就分配上之改進，以研討『流暢貨運』。

陝西地勢高仰，山嶺重疊，行旅已艱，遑論陸運。至黃河，漢江，灘礁險阻，更無水運之可稱，又加近年內政不安，軍匪頻擾，陝棉外銷，阻滯已久。故自二上三年冬來，隴海鐵路自潼關，而渭南，西安，次第西達後又實行聯運負責運輸，陝棉外輸，至此遂驟形展開一新局面。

蓋自前陝棉中心產區，是在中部之關中，故散集市場，潼關，渭南，西安，均分野於關中。言及陝棉外銷市場，則推河南之鄭州，東部濱海之青島，上海兩市。而就散集市場與銷行市場之聯絡觀察，隴海鐵路則為輸送上之主要動脈。該省內之三大散集市場，則為隴海鐵路入陝之三大要站。銷場上之鄭州，是隴海路線直達。青島，上海，復賴隴海線直達至徐州，始由徐州南北而分途。

惟陝省棉運，並非只此橫貫關中之隴海鐵所能盡其流暢。陝南陝北，

猶需支路之聯絡。故由西安至耀縣之西耀輕便鐵路去秋即動工敷設。（註二十）由咸陽至同官之咸同鐵路，今亦積極措欵，計劃動工。（註二十一）而隴海路線，目下雖已越西安而達咸陽然自咸陽以西之工程，亦並未完成，目下正在積極敷設中，預計本年內可展至關西之寶鷄。（註二十二）要之，陝省鐵路敷設，是正在進展之中，屆時告一段落後，陝棉之輸送，當倍見開展。

雖然，『流暢貨運』之義，尙不止此。鞏固商譽，調節成本。尤當幷籌而兼顧。

言及陝棉，棉質既不純，又復攙水攙雜，在國內市場上之商譽，早已破碎。因是二十三年間，陝西棉花攙水攙雜取締所在西安乃應時而生。就近二年來查驗結果，大都爲棉質不純，籽屑水份等攙雜，幸尙在其次。惟『做花』之惡習，是爲今後對陝棉謀改進上應積極注意者。所謂『做花』，顧名思義，不解可喻。至『做花』之方式，則有『上潮』，『合花』，『去籽』，『去屑』，『彈絨』，『冒牌』等等。此種舞弊手段，大都由打包廠承辦，而另取一部分『做花費』於『打包費』中。此等粉飾外部，加重棉量，欺騙顧主之「做花」，經近年取締所查驗下，已不似過去之公開，然奸商行狡，並未斂跡。爲鞏固今後陝棉商譽，似此『害羣之馬』奸商『做花』，非澈底肅清不可。

最後，論及調節成本。所謂節調成本，即減除違反經濟原則，不適當之成本增加。如前文所述『做花』之費用，是絕對不應存在。要之，自生產者以至於最後消費者，中間成本上之遞加，即爲調節成本之關鍵所在。今日陝省棉產區，星羅棋佈之花行，其業務祇是將棉花由農民手中轉到棉商，行佣每斤，竟由賣買兩方各出五分，甚或有地，高至七分及八分者。（註二十三）改進所最近有鑒於此，始有擬設陝棉營業公司之計劃，以維護棉農之剝削，彙統一陝棉營業推銷。（註二十四）然力之所及，尙不過一部之改善。進而言之，在生產地與銷行地轉送之間，重床疊架之居間人手續，纍纍不堪之捐稅雜費，加重成本，阻滯貨運，無有甚於此者。如由陝運棉一担至鄭州，除正當應付之運費一元三角九分外，而紛紜雜陳之各種費用，計營業費，打鬆包費，特稅，地方稅，購貨銷貨之行佣，棧租，扛力，秤虧，利息，押匯，送廠雜費，等計達五元六角。倘由陝運往青島或上海，除正當應付之二元二角運費外，雜費名目愈加繁增，計達二十餘種，除正當之運費外，竟付十二三元之稅捐雜用。（註二十五）及展轉到達目的市場，成本早已纍纍築成，消費者非出大價不能取得，而售賣者，亦不一定博得厚利，至於陝地之農民，雖係生產者，更是所得無幾！如斯推演，以求貨暢其流，寧有濟乎？望關心流暢貨道之責者，幸垂注焉。

（註一）陝西棉產改進所成立於民國二十三年，總所址設於西安。係由棉業統制委員會，陝西省政府合組而成。該所主要事業爲棉產種籽推廣，合作組織，估計，調查，等。

（註二）　陝西棉花攙水攙雜取締所，成立於民國二十三年，總所亦設於西安；係由陝西建設廳長兼任所長，分所四處，分設於渭南，咸陽，朝邑

，涇陽等縣，於適當地方並設一辦事處。該處事業爲辦理棉花驗檢事宜。

(註三)試驗場在陝省有數處。於民國二十三年前，開始工作者，有西北農事試驗場，西北農林專校試驗場，惟該場對於棉花試驗並非專一事務。及二十三年陝西棉產改進所成立棉場後，始專有對棉作育種，純種繁殖。陝西棉產改進所棉場有二，一在涇惠渠，一爲分場，則在洛惠渠。

(註四)據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華棉業統計會公佈最後修正估計。

(註五)據中華棉業統計會最近五年(自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報告換編。

(註六)據二十四年申報年鑑「農產及農村」頁六七一。

(註七)參閱陝西棉產改進所：二十五年度事業計劃書全文，(見二十五年三月七日，八日西京日報)

(註八)見二十五年三月五日西京日報，「棉產所準備廣植岱字棉種」訊。

(註九)見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西京日報「棉產所繁殖斯字岱字種」消息。

(註十)據棉產所：繁殖斯字棉種計劃大綱(見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西京日報)

(註十一)見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西京日報「棉產所繁殖斯字岱字棉種」消息

(註十二)參閱涇惠渠工作進行概況(見陝西省水利局編：水利週刊)

(註十三)參閱洛惠渠工程概況(見水利週刊)

(註十四)參閱涇洛渭渠概況(見水利週刊)

(註十五)參閱陝西水利局編：渭惠渠灌溉工程初步計劃書(見水利週刊)

(註十六)參閱李靜燊：興辦汧惠渠水利提案原文(見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西京日報)

(註十七)據李國楨：陝西棉業之回顧，頁七。

(註十八)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西安快訊』，與三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西安航信』。

(註十九)參閱陝省建設廳技正齊如海：出席中華棉業討論會報告書，與陝西棉產改進所：二十五年度事業計劃書全文。

(註二十)見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西京日報「西鞏輕便鐵路」消息。

(註二十一)見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西京日報「咸同鐵路」消息。

(註二十二)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隴海鐵路西展」訊。

(註二十三)參閱李國楨：陝西棉業之回顧頁四五。

(註二十四)見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西京日報「邊關社」訊。

(註二十五)詳見李國楨：陝西棉業回顧頁七三至七四。

記陶七彪（上）

黃華

引言

童時嘗聞戚屬言，吾鄉(會稽)陶七彪先生創造木鷹，中藏機括，略一轉撥，即能上騰，高至尋丈，翱翔可數分鐘，發條垂盡，復徐徐下降至地，見者駭詫，以爲墨子木鳶，復覩於今日，爾時予方垂髫，喜聆齊諧異說，藉爲笑樂，既聞是事，私心大悅，竊冀此鷹即在吾前，容吾乘之，如列禦寇御風而行，甯不大快，稍長，又聞歐洲有飛行機，則益欣然，以爲何時許吾一擴眼界，縱不獲嘗試，當亦可以止渴，此念蘊蓄於中，積久未償，近十年來，吾國航空事業，追蹤歐美，飛行之機，人皆習見不爲怪矣，軋軋機聲，入吾耳鼓，輒連類憶及陶先生不置，蓋木鷹之製，雖類玩具，而推求其理，當與今日之飛機無殊，倘先生生於歐美，得政府之獎借，俾得專心壹志，精攻於此，則具體而微之木鷹，安知不爲飛機之雛型，惜乎其不能也。

吾師王子餘先生(世裕)熟諳掌故，於鄉邦文獻，尤極盡闡揚之能事，邇來搜集得陶先生遺集若干卷，懼年久散佚，錄存副本，郵寄見示，繙讀一過，乃知先生發明製造之物，尚有陶公貰陶公牀陶公椅行軍帳等等，殊形詭制，別出心裁，初無師承，肯爲獨創雖製法失傳，予生也晚，又無緣目覩，而仰止之忱，不勝嚮往，爰敘崖略，詮次成篇，庶幾一代畸人，勿令沒世無聞云爾。

(一)幼年生活

會稽陶氏，本籍江右，自元初卜居越中，蔚爲望族，代有傳人，如恭惠暨文簡文僖兩公，其名尤著，劉忠介公宗周題陶氏宗祠額曰「忠良濟美」，海內翕然宗之，名其村曰陶家堰，勝清道光間，有名慶禾字靜軒者，爲皖撫蔣公幕客，掌理機密，積功保知縣，咸豐三年春，洪楊軍自兩湖順流而下，安慶戒嚴，藩司某開城迎降，蔣公爲亂刃所殺，慶禾投井自盡，長子先殤，次子在寬，甫三歲，即七彪先生是也。

一　先生號栗園，又號君綽，生於安徽太平府，故小字太生

，少孤，賴伯仲兩世父教養成立，四歲，讀三字經，翌年，讀詩經，母章太夫人故懷寧望族，知書算，雖鍾愛，督課甚嚴，早起，命背誦如流，始准入塾，十歲，讀孟子，夏夜侍二伯父安軒先生座，出「楊朱」屬對，應聲曰「李白」，二伯父喜，賜瓜，又以「賜瓜」命對，復應聲曰，「懷橘」，二伯父譽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先生幼喜武備，嘗挽弓升木擊石，跳蕩奔放如軼馬，不就羈勒，會紹興被太平軍所陷，章太夫人避難徐秀嶺，先生囊石執義，騎黄牛，呼羣童荷鋤，入深林尋馬熊，有壯夫李姓者，頎而長，阻之曰，「穉子何能爲役」，先生不答，指李示羣童曰，「是即人熊」，取卵石遙擲，中其額，血涔涔下，李恚，拾巨石還擲不中，先生奮臂大呼，羣童鼓噪逐之，遂慚遁，同治元年，先生年十二歲，避難江西，章太夫人暨大伯父定軒先生先後病歿，兩年後，由贛州經南安南雄大庾嶺曲江而至廣州，季父漁軒先生，方權稅後瀝，隨往讀書，偶於師船見子藥，戲取升許，截「酒吸」爲槍，鑽孔置機，夜課未畢，塾師隱几而臥，攀機試放，聲震鄰屋，季父驚躍而出，猶以爲爆竹，及見槍藥，色變手戰，語塾師曰，「我與子幾同歸於盡」，師戰慄，期期不能對，同治五年，之高明縣署，從慈谿袁邦型請業，旁晚課畢，嘗集村童三百餘人，先生執牛耳，斫黄竹爲干戈，伐鼓布陣，進退疾徐，整齊嚴肅，不服者設計禽致，能者酬以餅餌，指揮所至，罔敢違犯，是年七月，去高明時，羣童相送，有隨至汕洲泣別者，已而讀書西江，有所親某駔儈，殘刻驕諮，無復人理，上下痛恨，各存投鼠忌器意，無敢與較，先生獨不畏之，一日，因細故啓釁，某執杖亂擊，先生忍痛，徒手奮搏，反身取屠刀躍出，某不能敵，遁入室，扃其門，先生持刀直劈，力猛刀反擊，某越後窗逸去，哭訴於先生二伯父所，先生揚言於衆曰，「脫令伯父偏聽，必飲刃仇腹，不屑效亡命奔山澤也」，因持月琴仿粵調，高唱吳六奇遇查孝廉，聲情悲壯，有泣下者，先生亦不禁感慨蒼茫，彈弗成聲，明日伯父至館，神色如平時，爲先生講「亡其身以及其親」章，反復譬喻，聲淚俱下，先生大感動，伏地哭，立將屠刀繳呈，伯父大喜，溫顏慰諭之曰，「我知爾在學堂，見師責同學有乞憐者，爾必斥爲下流，讀書至『任金革死而不怨』，高聲朗誦，又擅用硃筆批罵胡致堂，師施夏楚，復敢對師雙手搥胸，唶曰，『技止此耳，』以示桀驁，今難得爾哭，必知自反矣」，因復講「禹聞善言則拜」等章，勸勉者衆，先生自是折節改行，弱冠後，讀書律身之道，皆秉諸從父遺訓，終身念之不敢忘，晚年追述舊事，自謂童年幼志，純駁互見，諸從父既憫其孤，又怒其驕穉，恩威並用，寬嚴俱窮，每一憶及，不自成其涕之何從也。

(二)出處遭遇

初，靜軒先生殉難皖省，事聞，優詔褒卹，御賜祭葬，給雲騎尉世職，恩騎尉罔替，同治五年，七彪先生奉伯父命

，襲雲騎尉，自以濫叨名器，覥茲冠裳，常誦「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數語解嘲，稍長，以文章書法名於時，獨不樂帖括，以爲明室之亡，由於八股，崇禎甲申，京師城門，甚至有「八股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之揭帖，懷才抱道，雅不欲以科第進身，亡何，合肥李文忠公總督兩湖，（同治十三年）檄委辦理沙市川鹽，自此遂客宜昌甚久，四方之士，慕名傾蓋訂交者，踵相接，光緒二十一年，嘉魚劉幼丹侍御心源，改官四川夔州府，時定興鹿傳霖方督蜀，庭參之際，藩司王毓鈞詢幼丹曰，「昨督憲與君談治夔事，忘一要語，君知有會稽，陶公號七彪者否，督憲聞其奇才亮節，欲親詢君耳，」對曰，「心源傾慕者十數年矣，昨在宜昌，一晤爲榮，且得歷觀其所製『陶公匱』『陶公牀』等，至爲泰西人所傾服，外爲鐵鷹等說，精思奇創，妙絕人寰，」王撚髯色舞曰，「奇才奇才，使吾得言事，行奏薦矣，」心源曰，「陶公蘊智沉幾，以道自重，慮非名利所能歆動，」王曰，「然則此公槁寂不用世乎，」曰，「用世其本心也，亦觀乎國士衆人之遇耳，」王曰，「是矣，今督憲蒿目時艱，力圖振興，虛懷求才，委意此公，昨忘問於君，屬吾代詢，明日必召君矣，」明日，傳霖果召心源入問，答如前，且曰，「心源在宜昌，曾與約遊夔，」傳霖喜曰，「吾欲開學堂，講制造，然非忠直才藝之士，弗能與謀，君爲吾說此公出山，非獨蜀幸，亦天下福也，抑此公何以不見於時，」心源曰，「費客則器不良，權撓則事不集，日促則功不成，此其所以高臥耳，反是則起矣，」傳霖曰，「吾禮以賓師，如肯惠來，凡百惟命，決不令不歡而散，惟君諒吾誠而介紹焉，幸甚」心源諾，傳霖旁皇急迫，若欲立見者，則使心源亟草牘，輔聘書以行，心源以書緩，請先電達，並電囑先生知友東湖縣令魏宏先明府勸駕，除夕，得魏覆電，稱先生辭聘，翌年正月二日，心源詣督轅以告，傳霖惘惘，以手摘衣襞，目視簾，嗒然如有所失，久之，乃曰，「難進易退，君子道也，陶公不一輕試，是益可欽，君與有舊，幸爲婉致區區之意，而茲事體大，非面商不能暢達，君又限於官方，不能親踵有道之門，爲之奈何，」已而曰，「陶公不有約遊夔乎，來時請君再申聘意，如幸許也，君凡百曲應，我無不如命，倘仍堅臥，亦將其到夔之期，速電告我」初四日，傳霖又召心源，不及他事，第曰，「陶公陶公，吾不能攀結高賢，豈不慙悚，」遂復以手書促其出山，並煩心源致意，旋接先生覆書云，「猥蒙執事采及浮名，寄以重任，事關國計，豈敢嘗試，萬一貽誤，上負我公知人之明，下違鯫生盡善之志，」原書頗爲時所傳誦，對於傳霖好士，心源薦賢，先生辭聘，蓋三美之，洎光緒二十五年春，傳霖官兵部尚書，權廣東巡撫，密摺奏保先生出洋遊歷，擬令先至日本，再至美英德法俄諸國，寬其歲月，不予年限，請在粵海關每年應解南洋出使經費項下，酌撥二萬兩爲川旅費，日久經費不敷，再行續請撥發，原摺有云，「臣面加考詢，悉心體察，確係學有根底，心地純正，品行端潔，留心時事，且能自出巧思，剏造『陶

公牘」等物，大爲西人贊美仿造，洵屬不可多得之才，苦使之出洋遊歷，就其已成之學術，加以閱歷擴充，所有各國之製造，及一切利用機器，一一精心考核，必能窺其奧妙，究其精微，歸而令其逐漸推廣，轉相授受，中國不乏智巧之士，朝廷再加優獎以激勵之，庶幾風氣日開，不難媲美泰西，機器不復購諸外洋，獲益良非淺鮮，并可令其察看各國情形，得其向背從違之意，以爲交涉應變之方，蓋其心地端而學術正，必不如淺見之士，偶得其一藝一能，遂不覺震慕其俗，以爲出中國上，徒致衒奇忘本，貽害人心，而不能得益也……」疏上，報可，賞給郎中，命出使各國考察政治經濟，東渡赴日，甫擬西發，適丁拳禍，未果行，遲至光緒二十九年秋，始由國出洋，先至南洋群島，由新嘉坡登舟，經檳榔嶼，哥倫布，渡印度洋，抵阿拉百，阿非里加，過紅海，至埃及，進蘇彝士運海，到巴西，至地中海，經意大利海口磤台，至馬賽登陸，搭火車至巴黎，勾留法國甚久，轉道英美，三十二年返國，以時事日非，蟄居杭州，杜門不出，三十四年四月，浙撫馮汝騤遵旨奏保人才，先生列名薦剡，傳霖亦貽書令出使，是年七月，先生復鹿書云，「……既爲使臣，凡有交涉，理宜通達堅定，竊恐使臣殫精竭慮，不避凶險而得者，外部畏勢慕利，忘援禮讓而贈之，身家可喪，國體可喪乎，齟齬決裂，可坐而定，無益於國，有害於師，有害無益，愚者不爲，非敢沽名，實慮掣肘，」傳霖知其意，遂不能強，鼎革以後，袁世凱柄國，授意於湖南巡按使劉龍江，勸其出山，先生又峻拒之，覆書云，「袁大總統垂念在寬，今昔之感，甚邑邑也，今夕只談風月，當世自有經綸，蕭規曹隨，實難勝任，善爲我辭，敢請公諒，」斬釘截鐵，更不作遊移語，其遯世無悶之志，可見一斑，晚年退居珂里，嘗誦陸放翁「浮世堪驚老已成，虛名自笑今何用」之句見志，卒布衣完髮以終，蓋義熙甲子，早安排作遺老也，配徐夫人，前卒，妾三，並無所出，以從子爲嗣，民國初年，於所居陶家堰相隔里許擇地剏立寬市，作「寬市記」，敘其不忘本於祖鄉之意，又思建一亭於寬市，報其忠父節母，以貧故未遂，頗欲勉爲粥字，以成斯志，而民國八年　月竟以微疾卒，年六十九，死之日，三妾及二養女幾無以爲活，吾師薛朗軒先生炳，爲先生甥壻行，敘次事實，秉筆作傳，以爲「先生長於爲人，而短於自爲，晚經國變，竟以窮死，宜乎世之人屏棄一切，孳孳爲利，以求豐潤其軀，淫縱其妻子，而視志節之士爲天外畸人也」，語似稍激，第先生之爲畸人，則蓋棺論定，舉無間然，雖然，以畸人目先生，又豈先生之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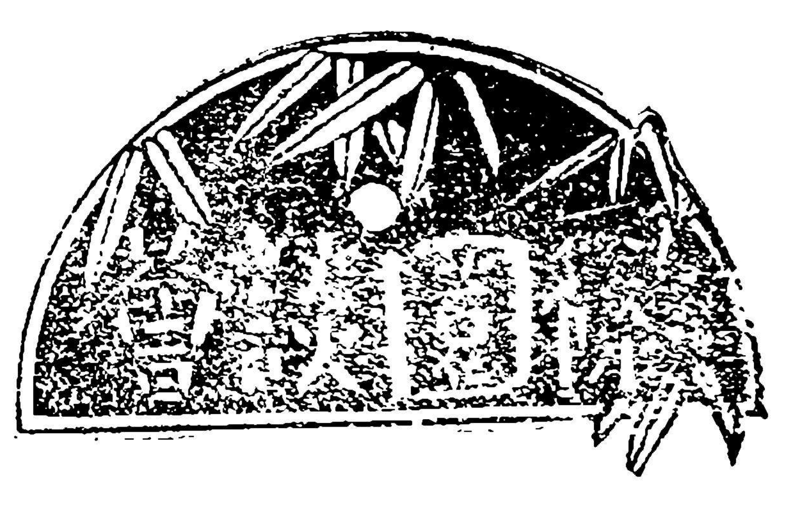
(三)性情行誼

先生於從兄弟行居七，每縱論古今，慷慨激昂，雙目炯炯，聲徹隣舍，人稱七彪，聞而大笑，遂以自號，生平自道性情，「惡驕勤，惡陰險，惡慳吝，惡驕諂，惡輕諾，惡奇服，惡僞君子，惡酒食徵逐，尤惡牧豬奴戲，及鸎粟花，喜

潔，喜奇，喜勤儉，喜義俠，喜金石文字，喜武備，喜飲茶喜談瀛洲，喜月夜垂釣，喜觀飛瀑，喜聞鼓鼙之聲，喜故鄉柔艣聲，三峽棹歌聲，古寺鐘聲，松濤聲，絡緯聲，蟋蟀聲」，而好潔之癖，尤踰等倫，入其室如中秋皓月，一白通明志潔行芳亦如之，樊樊山有「陶七弟居室雅潔賦贈一首」七律云，「掃地焚香掩畫屏，瓶花硯水各芳馨，纖鉤漢玉螳螂碧，細火宣鑪鵓領青，……」可謂刻劃入微，弱冠以前，二伯父訓之曰，「爾生別無嗜好，固屬可喜，脫能去其桀驁之氣，即成完人」，先生足恭對曰，「此骨氣也，違道干譽，決不屑爲，取義成仁，志在必學，」伯父撚髭歎賞，旣而，曰「但誤用其氣，必致於毫釐千里，爾其愼之」，先生應，曰「敬如命，」由是終身服膺弗褰，晚年爲其伯父作傳，自謂「律身之道，皆秉公之遺訓，惟倔强猶昔爲可愧，」余謂先生之倔强，正先生長處，彼唯阿取容，便辟側媚輩，固未許等量齊觀也。

先生擇交綦嚴，年十八，至宜昌，與恩施樊荊門雲門昆季爲友，亘五十年，交誼勿衰，此外以長陽張世韻（榮澤）番禺伍逐初（湛忠）歸安趙渭清（濱彥）最爲沆瀣，戊戌庚戌，張伍先後謝世，先生爲位以哭，哀感行路，生平扶弱濟危之舉，不一而足，如救王慕陶於垂死，活張聿光於雛齡，李祥陳瑆，皆零仃孤苦之甥女，賴鞠養成長，各適士人以去，革命家陶煥卿烈士成章，爲先生族曾孫行，尤所獎借，客宜之日，有保興官銀號經理吳興顧某，欠官項五萬，衆莫敢援，先生以鄉誼故，請於官，取保暫釋，約曰，「使具金誤期，於我責償，」當道重先生，可其請，厥後顧某果先期畢輸，且以千金爲酬，先生怫然曰，「利危受餽，何異清臺攫金，」擲鈔不顧，亦無德色，宜人至今樂道之，光緒二十一年冬，英國愛司克兵船泊宜昌，令水兵上岸，借美國聖公會演習槍法，誤傷宜昌關某華員，宜人聲勢洶洶，競以瓦石擊水兵，幾釀鉅變，當事者棘難萬端，先生義憤塡膺，不以局外自餒，致書美國葛拉甫司主敎，辨其是非，主敎覆書，表示歉意，事遂得解，論者謂西人交涉，事事要挾，中國官廳，動爲屈服，玆獨不然，不可謂非差强人意，微先生之力曷能至此，東湖王步點有「陶七彪先生致美利堅葛拉甫司主敎書題辭」云，「……昨者邑中遍喧傳，洋兵賽力傷關員，激怒士民擲瓦石，番輪巨砲懸桅巔，屠城之技幸未試，陵谷得免無變遷，推原禍始不可得，英美交諉相掩匿，會稽畸人陶七公，萬里致書釋其惑，事旣目擊辭剛嚴，筆挾風霜南董直，……吁嗟乎，我公壯心愼勿怠，此書已獨有千載，」華亭雷君曜（瑨）書跋云，「嗟乎，天下事固有屈於王公將相・而伸於

牖下書生者，……七彪先生一儒生耳，乃能馳書海外，執理不屈，蓋忠憤之氣發於中，遂自忘其言之無補也，雖然，使先生爲尊貴有位君子，吾又恐掣其肘者多也，然則先生其如之何哉，噫，」其推崇語俱極允當，尤有兩事，允宜特書者，光緒三十三年，太湖鹽梟猖獗，蘇松嘉湖一帶戒嚴，江督端方調集重兵，檄委蘇藩司瑞澂（即辛亥武昌起義時之湖廣總督）督剿，有越人馮三和者，旅居嘉善有年矣，壽逾七十，向務農業，勤儉致富，家已小康，三十四年正月，送其孫至上海，入學堂讀書，歸途誤觸瑞澂緝私戰線界內，喝令停船，三和鼓棹而行，兵士竟放槍擊斃二人，又將三和拿獲，剝去衣服，白刃加頸，三和願出萬金，求見家人一面，不許，各店保釋，本縣提審，又斥不准，嘉興府知府楊士燮代爲乞情，始許暫押府署，仍擬正法，時先生方任旅杭紹興同鄉會會長，據旅嘉善分會會長何某面訴，頗抱不平，貽書端方云。「夫緝私所以除暴安良，今也不然，眞民賊也，殺良民以矯勇，遇草寇必退怯矣，見微知著，不待蓍蔡，……敢請閣下扎飭該司速放三和，優郵屍親，否則必有以處之，寬雖嶷弱，豈肯佖佖晛晛，貽譏鄉鄙，直抒胸肌，諒不爲怪，」書發，端方不敢左袒，卒放生邺死，革勇撤偵結案，先生去函道謝，且以宋拓四種割愛持贈，端方以白金五千爲投瓊之報，却不受，此其一，又當鹿傳霖奏保先生出洋遊歷時，請准給費二萬兩，先生即已面辭，洎遊歷返國其曾姪大均（字杏南官至江西按察使即陶尙銘之父）請假回里，奉傳霖命，囑其呈外務部領取此欵，先生以爲先辭後取，何以自解，因於宣統元年九月上書云，「吾師援原思辭粟與鄉之義，在寬愧卜式散財報國之忠，勉全始終，圖報萬一，」卒不取此其二，前事在小廉曲謹者，猶可勉爲，後事則以兩萬金之鉅，分所應得，先生情況，又非甚裕，取不傷廉，何所用其矯情，綜此以觀，則先生狷介之性，雖昔賢何以加之。



皇姑屯慘案與奉天易幟（一）

篠園

皇姑屯一役，出自何方之陰謀，全世界幾無不知曉。即陰謀所自出之某方，其人士亦不諱言，曾引以爲攻擊政府利器。此段公案，其爲公開的秘密也久矣。然而張作霖氏，何故遭此毒手，則又有說。

張氏在前清，與馮德麟同爲奉天之巡防營統領，分防省外。辛亥革命，趙爾巽時爲東三省總督，因不信任新軍，調張入省以制之，爲張露頭角之始。民元，駐奉新軍第二混成協，曾發生兵變。是年九月，改巡防營爲第二十七二十八兩師，張任第二十七師師長，馮任第二十八師師長。未幾趙爾巽去奉，代之督奉者爲張錫鑾。張於張馮，均有舊恩，故張馮事之極爲恭謹。迄民四，袁將稱帝，以其心腹段芝貴調督奉。張馮等遂稍稍跋扈，而不奉節度矣。帝制發端，張曾晉京覲見，旋即返奉。護國軍興，假意電請袁氏早正大位，自告奮勇，領兵遠征。段正欲乘此去張，密請諸袁，將計就計，允從其請。於是二十七師援湘之命下。張向段索餉械。迄餉械給足。而奉省市民以張平時維持地方治安得力，不忍其去，要求商會電京請予留防。袁不得已又允之。張遂不果行，而段之陰謀敗露。兩人水火日深。張擁兵萬人。而段之衛隊，不踰一千之數。勢自不敵。終以不安於位，自請辭職。袁遂任張爲盛武將軍督奉，兼署巡按使。軍民兩政，均握諸一人之手。張從此奮跡，霸東北者十餘年。而强鄰壓境，外交棘手，張努力支撐，似尚不聞有喪權辱國舉動。世之明眼人，或多諒解者也。

迨民十四郭松齡之變。（郭字茂宸，綽號鬼子，奉天人陸軍大學畢業，初爲講武堂教官，識張學良，極器重之，汲引爲軍官，民十二，奉直軍九門口之役，建奇勳，旋即洊升

為第三軍團副軍長，軍團長學良，一切拱手受成，而其人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忌，維時奉系軍閥，分新舊兩派，郭在新派中為大學派，與士官派之楊宇霆姜登選最不睦，段執政時代，奉系勢張甚，楊督蘇，姜督皖，張宗昌督魯，李景林督直，紛紛彈冠相慶，而郭獨無所得，曾求為熱河都統，宇霆亦陰沮之，用是鬱鬱，他軍領袖，又從中勾結，郭遂乘楊姜在蘇皖失敗之後，倒戈反張，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灤縣通電，請張下野，翌日，發兵向關外出動，並執姜登選而戮之，其起事緣由，大致如此，以與本文無大關係，不多叙。）禍起於倉猝。省防虛無人焉。張父子異常震動。楊宇霆鑒於姜登選之難，擬遁居大連。張亦準備同行。學良則迭派信使向郭疏通，迄無效果。其時某方適願消極為之助。張不得已漫應之。某方於是派遣飛機為之偵查郭軍行動，日作報告。及從事於破壞郭軍工作。（郭軍行抵連山車站，逗留多日，不能前進，聞因沿途水塔破壞不便行車之故，此即某方之助力也。）恰值郭之參謀長口口口氏，向張輸誠，隱然為內應。是以郭軍之行動，張軍方面無不知之。而郭軍方面，則不惟不知張軍之行動，即己軍之行動，亦多扞格，故首尾不能相顧。張得從容遠調黑龍江之騎兵師穆春等，展轉繞道來奉。（其時奉軍精銳，悉在郭掌握中，無可徵調，熱河都統闞朝璽，帶隊入援，又道阻不得進，熱河且為他軍所奪。）迄於巨流河，始合圍郭軍，聚而殲旃。郭夫婦亦被擒槍決。時為十二月二十三日。距起事之日，剛一月也。夫以郭之驍猛，擁數萬精卒，據交通利器，（鐵道）長驅直指。乃師行匝月，未抵目的地。一旦遇敵，如摧枯拉朽，身及妻子，同遭戮辱。民國以來，叛將之結果，其慘酷無如郭者。此某方援助張氏之明效大驗也。

某方自經此役後，對張不無德色，肆其婪索。而張始之則虛與委蛇，繼之即藉詞延宕，終之於無關得失者，略作敷衍。其有繫於國脈者，仍緊握不放。事越數年，此帳迄未算清。而一方面更從事種種興作。如議築葫蘆島，計畫鐵路網等等，均為抵禦侵略之工具。某方自屬大感不快。無如其時國內天災之耗損，元氣未全恢復。而國際環境，又不如今日之可以無視一切者。用是隱忍以待機會，不敢輕於一發。其鬱懣之情，具可想見矣。（未完）

更正

第二十期徐圖談薈記陳炳焜文內，陽面下欄第九行「推薦韋紹皋內任為民政長」一句，「內」字係衍文，又陰面上欄十八行「行檢復多不僅」句，「僅」字實為「謹」字之誤。又第二十四期記陳炳焜文內陽面上欄第二行「請桂省目前開會議」句，「目」字乃「日」字之誤。

蘇聯的新婦女（莫斯科通信）

戈寶權

自從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以來，蘇聯的婦女就得到眞正的解放了。婦女不僅在法律上是和男子絕對的平等，就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也是和男子一樣的處於平等的地位。這一種轉變，可以說完全是「十月革命」以後的事，回想當「十月革命」以前，婦女們也是受盡了禮敎及社會制度的束縛，所過的不啻就是一種奴隸的生活，譬如在家庭中，妻子僅算是丈夫的私產的一部分，丈夫有自由鞭撻及虐待之權，而做妻子的無權可以伸訴；當時的民法中還更有這樣的明文規定：「妻須服從其丈夫，唯命是聽，而無權干犯其意見」。講到能從事於工作的婦女，也是非常之可憐，即如工廠中的女工，每日工作至十五六小時之久，是件很平常的事；而所得的工資，不過是四五十個戈比，尙不及男子的工資的一半。有許多女工，因爲所得的工資不足以維持生活，就往往躑躅於街頭，而流入於墮落，醉酒及賣淫之途。至於農村中的婦女，則更是愚蠢無知，托爾斯泰曾這樣寫道：「農婦們是什麼？不過是個廢物而已。她們毫無見聞，眼光短小得就好像田鼠一樣。……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人來敎導她們。敎導她們的，就只有那沉湎於酒中的丈夫；而她們從丈夫方面所能得到的敎訓，也就惟有鞭撻而已」。可是像這樣悲慘和奴隸的生活早已不再復見於蘇聯了。婦女們俱已勇敢的脫離了家庭的束縛，而走進了各種生產部門，從事於建設新社會的工作。所以現在蘇聯的婦女，在經濟上是個經濟獨立的人；在工作上，則是個新社會建設之一員。當今年『三八』節時，蘇聯的女作家科倫泰女士（A. Kollontai）曾寫了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字，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之下，勞動解放了婦女。現在蘇聯的每一個婦女，即使在農村之中，當她還未嫁人的時候，她並不是爲了她的父親而工作；當她既嫁人之後，也不是爲了她的丈夫而工作，總之她不是一個『附屬物』而是在生產關係中，佔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地位。這也正是蘇聯的婦女之所以勇敢而驕傲，以及在工作中充滿了力量和在日常生活中充滿了愉快的原故。」從這一段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蘇聯的婦女在社

會上所處的地位了。

在此我們也許會發問：「蘇聯的婦女，是眞正的得到了解放嗎？」「蘇聯的婦女，在生活上及社會地位上，是已經有了眞實的改進嗎」？爲回答這幾個問題，我們就可以從敎育，職業，參考，以及國家保護母性及兒童等幾方面來觀察蘇聯的婦女：

從敎育方面來講，蘇聯的婦女和男子一樣，俱有平等受敎育的機會；並且蘇聯的學校制度，自小學以至大學俱不須納費，所以人人也俱有深造的機會。舉如目前全蘇聯在學的兒童數，共爲二千八百萬人，其中女子即佔有百分之四六•九；在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女子則佔百分之四七•七。若以學校的類別而言：工業專門學校中女子佔百分之四四•一，大學及學院中佔百分之三八，大學的工、課程班(Workers Faculty) 中佔百分之三六•三，醫科大學中則女子所佔的百分數更多，幾達百分之七十一以上。此外在蘇聯境內，還有許多文化水準落後的民族，當「十月革命」以前，這許多民族幾無敎育之可言，可是現在不僅建設了許多新的學校，即女子也能自由入學了。舉如在烏茲拜克共和國中，女生佔百分之一六•一，塔傑克共和國中，女生佔百分之一八•二，土克門共和國中佔百分之一七•八，丘瓦希共和國中佔百分之二〇•七，韃靼共和國中佔百分之三三•四。

蘇聯的工廠，農場及機關中，爲提高工作人員的知識水準及增加工作效能起見，俱有圖書館，閱報室，「紅色角」(Red Corner)及壁報等各種設備；此外並有各種講習班，講授各種課程。舉如當過去一年間，即曾有五萬兩千多個紡織女工，參加聽關於技術問題的演講，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省的棉紗業中，則有三萬六千一百個女工，通過國家技術檢定的試驗。當今年「三八」節時，全蘇聯工會的中央委員會則更制定了一個新預算，其中有一部分的經費，即作爲敎育之用，想在最近的幾年間，蘇聯肅淸婦女文盲的工作，一定可以得到一個相當的解決。

講到婦女從事於工作及職業，則差不多各種生產部門中，俱有婦女參加。公務機關的辦事員，商店的店員，郵局及銀行的職員，以至電車上的售票員，則泰半俱爲婦女。統計當一九三五年時，全蘇聯各種生產部門中，計有女子七百八十七萬七千多人，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三•五，其中以輕工業(如棉紗業，紡織業)最多，而重工業次之。若就各種生產部門的類別而言；鋼鐵業中，女子佔百分之二六•九，機器製造業中佔百分之二五•八，紡織業中佔百分之七二•三。有幾種工業，從前是很少有婦女參加的，即如鋼鐵業，當一九二一年時，女子僅佔百分之一六•七，而當去年，此數已增加至百分之二六•九，其他如電氣工業，化學工業等，也是同樣的情形。在此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許多生產部門中，女子不僅是單純的工人，同時也有很多的女子任監工，工程師及技師等重職。

在農業中，婦女也佔一個很主要的地位，按今年一月份

的統計，在六千八百六十一個集體農場中，婦女任農場管理人之職者，計佔百分之一六．三，任哺養牲畜突擊隊的隊長的，為百分之二二．一，任田野工作突擊隊的隊長的，為百分之六七．五。除工業及農業之外，運輸業中女子佔百分之一六．六，建築業中，佔百分之一九．七，商業中佔百分之三九．四，公務機關中佔百分之四八．八。從此就可以看出蘇聯婦女從事職業之普遍。

講到政治，婦女也和男子一樣，俱有參政的權利，這正如列寧所說：「每一個廚娘，都應該學會怎樣管理政治」。舉如當去春全蘇聯大選時，在城市中有選舉權的婦女為百分之八十八，在鄉村中為百分之七九．五。若就蘇維埃的組成分而言，在鄉村蘇維埃中，婦女佔百分之二六．四，在城市蘇維埃中佔百分之三〇．九，在省執行委員會中佔百分之一九．二，在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佔百分之一七．五，出席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則為一百零一人。婦女任鄉村蘇維埃的主席的，共有三千一百十四人，其中很多人俱已功績卓著，舉如當一九三四年時，曾有三十二位女主席得到工作優良的獎金。莫斯科省，斯他洛日諾夫區(Starozhilov)古林村(Gulym)村蘇維埃的女主席庫爾金娜女士(Kurkina)曾連任四年之久，在她所管理的這一個村鎮中，沒有一個人是文盲，還有五十個青年均在工業專門學校及大學中讀書。此外在村莊中，有俱樂部，圖書館，學校，無線電，醫院，托兒所及運動場等設備，儼然好像一個模範村。

婦女在政府中任重職的，舉如全俄羅斯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就是列寧夫人克盧普斯卡雅女士(Krupskaya)財政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雅科武萊挂女士(Yakovleva)，外交官中，則有前所提及的科倫泰女士，任蘇聯駐瑞典大使，此外在各機關中任重職的，則是更不勝枚舉。

蘇聯的婦女，不僅在教育上，職業上及政治上，是和男子平等，即在運動上也並不落於男子之後；也許這就是蘇聯的婦女有健康的體格及能參加各種生產部門的原故，在蘇聯的運動中，有所謂「GTO」証章的制度，「GTO」本是三個俄文字的縮寫，意思是「為勞働與自衛而進備」(Prepared for Labour and Defence)這一種制度是依據男女年齡的大小，而定出各種高低不同的運動標準來，凡男女檢驗合標準者，即可得一証章。統計全蘇聯現有女運動員二百多萬人，其中有四十多萬人得有「GTO」証章。蘇聯的婦女是各項運動皆參加，舉如射擊，飛行，跳航空傘，登山，滑冰及滑雪等，均佔世界首席。在不久之前，蘇聯還舉行過兩次婦女長途滑雪競賽；一次是紅軍軍官之妻數人，作莫斯科與土曼(Tyum en在西比利亞)間的長途滑雪競賽，全程共長二千一百公里，四十日到達，平均每日進行五二．五公里。繼起的就是莫斯科電氣工廠中的十位青年女工，作莫斯科與托波爾斯克(Tobolsk 亦在西比利亞)間的長途滑雪競賽，全程尚更長三百公里，以三十五日到達，平均每日進行六八．六公里；這幾位女子，當此間舉行「三八」節時，俱受到非常熱烈的

歡迎。蘇聯的婦女，除參加運動之外，又勇於參加國防及救護的工作，現參加紅十字會工作者，計有三百萬人，可見蘇聯的婦女，是眞能「爲勞働與國防而準備了」。

至於蘇聯的婦女能專心從事於各種新社會建設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在蘇聯已有了各種完美的公共設備，減輕了婦女在家庭瑣事（如育兒，洗衣及做飯等）方面所受的束縛，舉如托兒所，當去年共有五百萬處，今年此數可增至六•四二六•二〇〇處。幼稚園在去年爲五•八五八•〇〇〇處，今年可增加至六•九二〇•八〇〇處。洗衣作當去年爲二〇二•〇〇〇處，今年可增至二一七•〇〇〇處。公共食堂及工廠廚房(Factory-Kitchen)也大加擴充，且代價甚廉，工作的婦女，即可於工餘之暇在外用餐，不必再走進廚房了。

政府爲保護母體及兒童起見，在各城市的各區及鄉村中，均設有接生醫院及醫藥顧問處，供婦女諮詢，產婦於產前產後，俱有八個禮拜的休息，工資則如數照付。蘇聯醫界爲減少婦女生產痛苦起見，近又採用一種無痛苦的生產方法，據報紙所載，當今年二月間，莫斯科十一處產科醫院中，共有一千四百五十多個產婦係施行此種方法，其中有九百五十六人尙係初產，這的確是蘇聯婦女的福音。

現在蘇聯的婦女，也已成爲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中的先鋒隊了。在此前蘇聯的勞働制度中，有所謂「突擊工作」及「社會主義競賽」的方法，婦女均熱烈參加，但是這些方法，並不一定與新技術相聯繫；直到去年九月初斯泰漢諾夫的工作方法倡行以來，成千成萬的女子，即從事獲得新技術及提高工作效能，而成爲最好的女斯泰漢諾夫式的工作者。此外如烏克蘭糖蘿蔔農場中的一位女突擊隊長瑪利亞丹靑科（Maria Deuchenko）在其所管的田地中，每公畝可產糖蘿蔔五百擔，打破通常百餘擔的水準。維采加（Vichuga）地方的兩位女紡織工杜霞及瑪露霞維諾洛拉道挂(Dusya and Marusya Vinogradova)，因採用斯泰漢諾夫的工作方法，而使布產量激增。像這許多女子，俱已由政府獎以「列寧勳章」，而被人尊爲「蘇聯的女勞動英雄」了。總之，蘇聯的婦女不謹証實了「女子天性劣於男子」的學說，是個荒謬絕倫的見解；同時還又發揮了她們在工作上的力量，常超越於男子之上。所以現在蘇聯的婦女，已和男子立於同等的地位，共同從事於建設理想的新社會了。

書評

評韓侍桁譯「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

鄧恭三

勃蘭兌斯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山文化教育館中山文庫之一

開門見山：這不是一本好的譯品。

所以不好，是由於譯者在譯述時工作的草率，態度的苟且，不真誠，而另外，也許還有一個對於英譯本所理解的程度如何的問題。

從「譯者序」中，我們知道韓先生自從離開學校之後，就總是把一部英譯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帶在身邊，打算一有機會便把它譯成中文，介紹給國人。然而竟尋不到一個肯有勇氣出這部大書的書店，於是六七年過去了，他只能從其中節譯出幾篇可以獨立的文章，在不時髦的雜誌上發表，而又得不到少許同情的反響或鼓助。後來竟使他自已有時且都不能不斷念地想，也許這部書是中國人所不需要的了。

對於韓先生所自述在譯述過程中所受的冷遇，我們自然相信是確有其事，但如因此而推想到這部書不爲中國人所需要，却未必是的。勃蘭兌斯的書，於一八七二年陸續出版之後，立即風行於全歐，大部分的國家全都陸續有了這書的譯本，在所有的批評文學中，它變作了經典作品之一。時至現在，它的權威性固因有了新興的文藝批評的理論而稍見減褪，但他的那種比較研究的方法，那種從人生的各方面，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去探討一種作品的內涵，估量一個作家的價値的這見地，即在現在也還有許多可以取法之處的。而他那種能深入於一部作品的底蘊當中而闡發其根本涵義的本領，對於只能着眼於作品之表象的我們的一羣皮相的批評家們，更可以認作絕好的榜樣，如果不說是一種對症之藥的話。

無奈是，厚厚的六大册，單是在分量上也就實在驚人，中國的書商，都在急急於營取目前的小利，對於這樣的大書固然全都沒有印行的勇氣，即使單就要從事於譯述的人說，倘不是對於西歐的文學，尤其是十八九兩世紀的，有着極端豐富的知識，對於勃蘭兌斯用他的博識卓見叙述並批判了若干作家作品和思潮而成的這部偉著，將是無能爲力的。人們之所以不

敢對這書作譯述的嘗試者，想是因此；而韓先生的譯述工作之所以得不到同情的反響和鼓助者，也未始不是因爲人們對韓先生之能否克服一切困難而勝任愉快頗存着一種疑慮之故。現在韓先生已經得到「不必掛念着生活，安下心來從事翻譯這部書的機會了」，而就已經出版的第一冊看來，韓先生在過去所遭受的冷遇却是算不得不公平的。

這中文譯本所根據的，是英國 William Heinemann 所出版的英譯本，同時也還參照了吹田．順助的日譯本。原作者的序言，在日譯本中竟較英譯本加多了四分之三的篇幅，譯者便從日譯本中照樣譯出，這是使得中譯本特別可以稱許之處，因爲，在我們所能找到的英譯和德譯本中，是都缺少着這大半篇很長而且很重要的文字的。

可惜的是，除了原序特別完備之外，在這二百多頁的中譯本中竟再沒有什麼值得恭維之處。對於譯述這部大書所應具備的理解和所應準備的工夫，在譯者似乎都不會預備得充足。最奇怪的是，在「譯者序」裏邊，對於他所據以譯述的英譯本，竟說是「譯者不明」，韓先生把這六大冊的英譯帶在身邊已有若干年，打算譯爲中文介紹給國人也已有六七年的時光了，不知何以還好意思說出這樣的話來。在隨便一本圖書目錄裏邊，在隨便一家圖書館的卡片內，只要其中收有這一部書在內，它的譯者便一定著錄在上邊的。不能因爲在書的本身找不見譯者的名字，便向人說「譯者不明」。那麼，讓我來告訴韓先生吧：

第一冊——Diana White 和 Mary Morison 合譯，一九〇一年出版。

第二冊——譯者同上，一九〇二年出版。

第三冊——Mary Morison譯，一九〇三年出版。

第四冊——譯者同上，一九〇五年出版。

第五冊——譯者與第一，二冊同，一九〇四年出版。

第六冊——譯者與第三，四冊同，一九〇五年出版。

在譯述時所採用的，是直譯抑是意譯的方法，在「譯者序」裏我們找不到關於此事的聲明，也許譯者認爲强行區分意譯和直譯的辦法是無謂的，而且在讀者讀過譯文之後，對於譯者所採用的究爲何種方法，自然便會知道，因而是不須聲明的。但現在我是把這第一冊中譯本從頭到尾讀過了，而且還不只一遍，對於譯者所用的方法，我却疑心是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在二者之外的另一種「曲譯法」。單說是「曲譯」，並不便是帶有挖苦意味的一種貶辭，只要能以曲筆傳神，倒不見得一定要「硬譯」或「死譯」的。例如本冊第八章中的一句，在英譯本中如：

He was not even a great general, for at Marengo he had lost his head……

韓先生譯如：「他（拿坡侖）甚至不能算是一個偉大的將軍，因爲在摩朗溝，他已經狼狽起來了」，這最後一句的譯法自然勝於直譯爲「他已經掉了他的腦袋」，因爲，誰都知道，拿坡侖是困死在聖海倫島上，而不是在摩朗溝的戰場上被人斫了頭的。

然而在全書中，這樣的辦法並不多見，在此外的各處所，我們只能看到韓先生對英文原意的有意或無意的扭曲，而且扭曲的程度也都非常大，有時竟扭到正與原意相背謬的那方面去，使得「正言若反」。

慚愧，我沒有將英譯本和這中譯本一行行一頁頁地校對一過，我只是將中譯本翻讀着，重溫着讀英譯本時的舊印象，只有在感覺前後的印象太

剌謬不合的時候，方取來英譯本一加查對，然而這已經供給了我足夠用的材料，作為在此舉例之用的了：

本冊第十一章，在英譯本中的題目是"Attack Upon National and protestant Prejudices"，是指斯台爾夫人對於英法等國人之狹隘的國族觀念和新教的偏頗的見解的攻擊而說的，全章的文字都是以此作為出發點的，不韓先生怎麼別有會心，竟把 National 一字便譯作「國際的」，於是中文本中的題目便成了「對國際的與新教的偏見之鬥爭」了。於是在全章之中，所有的 Nation 字樣，都譯作了國際，Colouring of Nationality 譯作了「國際的色彩」，National pivot 成了「國際的樞軸」，National God也成了「國際之神」了。從這些字樣看來，十九世紀初年英法等國的士紳和統治者竟是最先有國際思想的人物，而斯台爾夫人竟成了反國際思想的一員健將了。一個已經譯過許多篇文章，而現在且敢於譯述這樣一部大書的人，說是連 Nation 的涵義都不知道，則恐不但韓先生不能心服，在我，也覺得有些冤屈了韓先生的，那麼，這裏的解釋便只有一個：故意的歪曲。聽說韓先生早已歸附於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了，那麼，在譯述的過程中，遇到不合脾胃的地方來一兩下曲筆，原也是本分以內的事。

然而，有許多用不着這樣煞費苦心的地方，却也被譯者(勞您駕！)把原意轉換了。如第七章中的一節，有一句論及伏爾泰的，說：

Voltaire had not only criticised, he had been forced by the evils of the times and by his unruly wit into an attitude of aggression (P. 72.)

這意思很明白，是說伏爾泰對於一切不但都曾加以批判過，而為當時的壞的世風和他自己的橫逸的才智的驅使，簡直是取了挑戰的態度。而在韓先生的譯文中，開頭便譯成了「伏爾泰不只是被批評的」了。

在第八章中的一節，有這樣的話：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revolt is a spirited, desperate attempt to hold fast one of the gains of the Revolution at the moment when it is being wrested away by the reaction (P,103).

意思是，在現今這情況之下，反抗的事件，是當革命的收獲之一將要被反動的勢力所奪走的時候，想要緊緊把握住它的一種活躍的然而無望的企圖。

韓先生的譯文是：在如今的場合，這種反抗是革命的獲得，而更因為是在反動勢力所要奪取的瞬間，所以它是必要堅固把持住的一種精神的而絕望的試圖(一一二頁)。——這與英文中的意思相去有多少遠，這譯文的本身是否能夠講得通，怕只有天知道了。

在第九章的一節裏，有這樣的一句：

Two young men, De la Barre and Etalonde, Were accused in 1765 of having passed a church procession without taking off their hats, which was a true accusation, and of having thrown a crucifix into the water, which was a false one (P. 118).

意思是，兩個年輕人，De la Barre 和 Etalonde 在一七六五年被人控告當行經教會的贍禮隊的時候他們沒有脫帽，這罪狀是真的，但又被控告把一個十字架投擲到水裏去，這却是誣罔的了。

韓先生的譯文是：兩個青年，杜•拉•巴爾與藹達龍德被控當教會儀式

行過的時候他們沒有脫帽，這控告是真的，但是控告他們把基督之礫丟在水裏，這事便是虛造的了。（一四〇頁）——將Church procession譯為教會儀式已覺不妥，而將Crucifix譯為「基督之礫」，更離奇得厲害，什麼是「基督之礫」呢？

在第十一章的一節中，有這樣的幾句：

A sensible people like the English cultivate andr appreciate practical business qualities; an emotional people like the Germans cultivate and love music; a witty people like the french cultivate conversation-that is to say, the best in them is brought out in intercourse, in converse with others; an imaginative people like the Otallans improvise—that is to say, rise Naturally from their ordinary feelings into poetry (P, 147).

意思是，一種像英國人那樣的聰敏的民族，精練了在實際業務中的種種特質而且能賞識它；一種像德國人那樣的多情善感的民族，精練了音樂而且愛好它；一種像法國人那樣的機警的民族，專精於談話——就是說，他們的內在的精華全都傾洩在與人的交往和彼此的閒談當中；一種像意大利人那樣的幻想的民族，因物起興——就是說，從他們的普通的情感出發可以很自然地進入詩歌的境界。

作為這一段文字中的動字的，是 Cultivate ，是 appreciate, 是 love 是 improvise ，而這其中的 like 却只是當作前置詞用的，韓先生却把這詞類顚倒了一下，把 like 都派作了動詞，而把 cultivate ，和 improvise 等字，又一齊派作居於賓位的名詞了，於是在中文譯本中便出現了這樣一段絕妙好辭：

一種理智的民族，是喜歡英國人的教養而鑑賞那種實際的事物的特質；一種情感的民族，是喜歡德國人的教養而愛好音樂；一種機智的民族，是喜歡法國人的高尙的談話——也便是，在與旁人交接與談話之間最好發揮他們的機智；一種幻想的民族，是喜歡意大利人的即興詩——也便是，自然地由他們的普通的情感表現成詩。

像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但現在只能舉到這裏為止，如果有人肯再仔細地將中、英兩譯本相互對校一下，我相信在中譯本的每一頁中都不乏謬誤的例証或則大有商酌餘地的地方。但只就上舉的幾端看來，韓先生是否具有配譯這部大書的程度與資格，當已十分了然了。

關於譯述外國書籍所應採用的方法的問題，不知已經有過幾多次的爭論了，最先是直譯和意譯的問題，後來，字樣稍變，換成了「信」和「順」的問題，至此而有了趙景深先生的提議，他主張寧可以不「信」，不可以使中文不順，於是他將 Milky way 譯作了牛奶路，先作了實行他的主張的榜樣，然而結果却還是被人們將這樣的「順」的譯品列入於最下乘。現在韓先生貢獻了一種「曲譯」的方法，對原文既極盡歪曲之能事而丟開了「信」，而在中文方面，却也盤曲得有許多處使人無從索解。上舉的幾段中譯文幾乎全可再移到這裏來作例，而另外，也還有不少，如：

「貫穿這全社會的輕蔑的階段」（五七頁）。

「全是希望而沒有希望的實現」（七九頁）。

「她衒學地看重一切瑣事」（一〇七頁）。

「使她的眼睛對着自然的優美張開了眼」（一四六頁）。

「所以帶了道德的嚴峻的痕印，而那又必永久保持着不可」(一六八)。

「它使我想起了我的父親喉嚨響着臨死的時候的情形」(二〇六)。

這些，是既不合於英文中原來的語氣，而在中文上也實在不順，較之趙景深求順不求信的譯法，豈不更要落了下乘嗎？

如果單是由於能力方面的來不及而製造出這樣一種惡劣的譯品，則事雖難恕，而其情終有可原的；現在呢，却於此之外又加上了一份苟且草率的態度，這態度表現得最明白的，是在書中所譯的人名地名書名等等的紊亂。在這裏，幾乎每一個人每一本書每一個地方，都要努力予以一個或幾個以上的化名，例如：

1.同是一個Aladin，有時譯為「阿拉丁」(原著者序，頁十)，有時又譯為「阿達林」(頁二二一)。

2.同是一個Alps，有時譯為「亞爾普斯」(頁二三，一五五等處)，有時譯為「亞爾帕」(頁六〇，六二，一六二等處)。

3.同是一個 Bonaparte ，有時改譯為「拿坡侖」(頁一一三等處)，有時則直譯為「勃那巴特」(頁一四等處)。

4.同是一個 Benjamin Constant, 有時譯為「班甲曼・康斯坦」，(頁七七，八六等處)有時又顛倒為「康斯坦・班甲曼」(頁二二七)。

5.同是一個 Copenhagen 有時譯為「柯盤哈根」(譯者序及原著者序各處)，有時譯為「柯本哈根」(頁二二一)

6.同是一個 Michael Angelo ，有時譯為「米凱朗盍羅」(原著者序頁一一)，有時譯為「米凱・朗介樓」(頁一七〇，一七二等處)，而有時又是『米凱郎介樓』了(頁一七七)。

7.同是一個 Taine ，有時譯為『泰納』(譯者序頁五，六)有時又譯為「泰諾」(頁一八六)。

8.同是一個 Prometheus ，有時譯作『普羅梅托意斯』(原著者序頁九，一〇)，有時又譯得『普羅米修士』(頁九八)。

9.同是一個 Troy ，有時譯作『特羅義』(頁二〇一)，有時又譯作「特洛意」(頁二二一)

10 同是一個 Vesuuius，有時譯為「威蘇烏」(頁六二)，有時譯作「威蘇威斯」(頁一四五)，有時又譯作「威蘇烏斯」(頁一五五，一五六等處)。

這裏所舉的只是一小部分，由這譯名的紊亂，知道譯者雖然已經「不必掛念着生活」，已經有「安下心來從事翻譯這部書的機會」而對於翻譯工作之如何進行却還是不知門徑的，他不知利用索引的方法，在譯述的時候所遇到的專名隨時記下以便以後再遇到這同一名稱時可以取用，而全書譯成後更有一完備的索引附在書後。現在却這樣隨時隨地亂譯一陣，到六大本一齊譯成之後，我怕書中所常見的人名，書名，地名，將都會有十個以上的中文名字呢。

以上所指責的，似乎太偏向瑣細處着眼了，然而全冊的譯文到處既如充滿了這樣的謬誤之點，則由小也正可以見大。近來，一般人對於新出譯品的評論，似乎都不再斤斤於譯文與原文的對比，而只從大處着眼，估量被譯的那書的價值如何，這原因，當然是因為一般譯品的水平綫的提高，粗製濫造的譯品已經較前大見減少了。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却也未始不有人想佔取一些便宜，拿出了惡劣的譯品而希圖在批評方面作一個漏網之魚。我懷疑，以韓先生的本領而胆敢從事於這部偉大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的譯述，未必不是這風氣鼓起了他的勇氣的。於是而，作了一番實事求是的探討，如上。

歐游追憶

規庵

袁規庵先生天資卓越，博覽群書，中西文字並有深造。先生書法秀古，爲世所重，尤工於詩，所作沈博絕麗，著有儀晉樓詩存百衲詩存及雒雅堂詩鈔行世。余與先生素不相識，每誦其詩章，輒心焉嚮往。頃于友人許獲見其近作廿首，爰爲傳抄披露，以餉閱者。

曾是幽陵舊虜京。當時赤嶺界分明。丈夫去國懷元幹。肯作喑嗚出塞聲。（越滿州里乘車西邁）

商胥苦短牖羊䕠。艓子凌寒問水嬉。何似會稽甘樂死，條支海上忍歸思。（俄京尼瓦江泛舟遂入波羅的海）

五步探丸流血成。屐霜集霰患初萌。要離塚與專諸巷。可合虛無佚姓名。（聖彼得堡大教堂俄皇亞歷山大被刺處）

淪幽宋鼎胡塵香。辭漢金仙別淚多。任與天驕矜薄伐。露台辟邏怯摩挲。（德國波士達姆離宮陳列吾國觀象台儀器）

莫愁艇子玉孃湖。擊汰偶來及日晡。一種閑情消索盡。後時淸景信難摹。（巴里近郊湖上試棹）

絕僑靈武偶狼荒。猶自歸魂托戰藏。末路堅頑劇相惜。香花終古奠旂常。（謁拿翁衣冠墓）

白日驚沙卷斷蓬。未須廣武歎英雄。合圍攻距都陳迹。猶有蒙輪待敵戎。（比京滑鐵盧憑弔）

橡塢頻啼行不得。花塍遍蒔毋相忘。（花名）家家煙水饒淸氣。鷗鷺如鄰太素鄉。（荷蘭海牙郊甸）

四面丹峘襯玉鬟。一方鈍碧定漩澴。試看雪滿輕鸞翅。始信蓬山在世間。（瑞士里芒湖上諸峯）

月薄叢祠渺渚烟。青山青史鎮年年。時危謄可懷王蠋。義振從知慕魯連。（瑞士里芒湖畔威廉太爾山堂）

好景眞迷七聖塗。匯流聒枕夢縈迂。蕣娥爲頮嬌霞面。一笑搴帷識藐姑。（瑞士印特拉根旅舍聽水起望美人峯）

百年兵革事稀聞。人境常依匼匝雲。歌舞欲闌燈火亂。山花山鳥靜湖濆。（日內瓦）

睍趁艅艎落遠而。是邦將寶並雄雌。舵樓自詭屠龍手。鼇擲鯨呿空爾爲。（舟行英吉利海峽）

夜永高閭已變秋。風凉睡美在羌樓。一篇長慶塡箱集。喜共𪉩棲伴偃休。（倫敦高閭卜居）

霧晻嚴城失書曒。騑驂來欵故候門。集賢坊底繁花樹。聚窟洲中有醴源。（倫敦過沙侯第）

鈞天欲譜兜離樂。庭燎初聞迷迭香。不覺置身高月窟。一杯露醑抵玄霜。（倫敦水晶宮讌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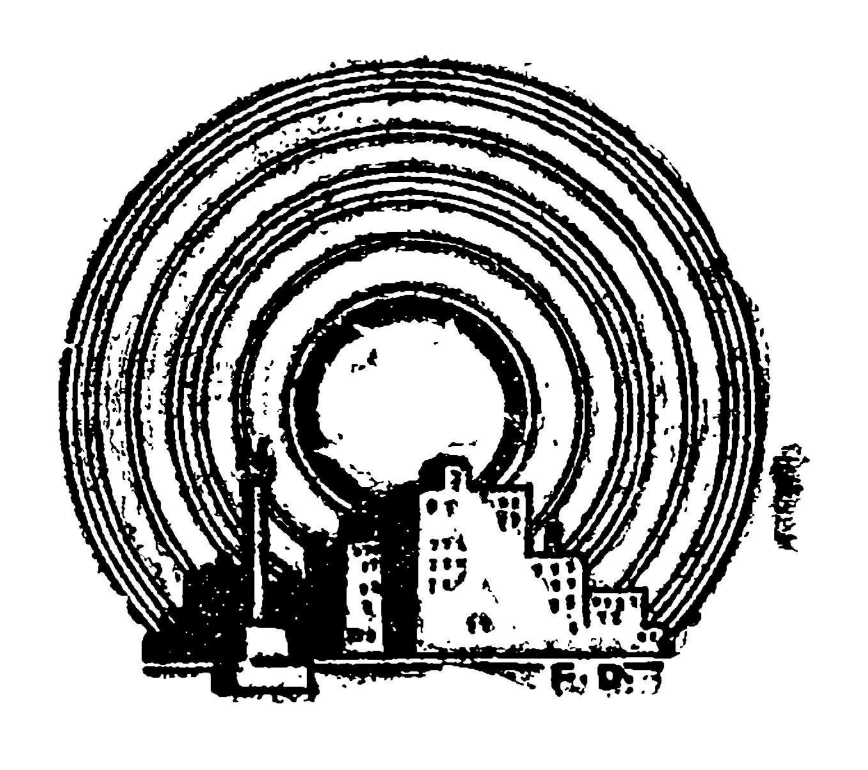
垂鞭彈鞚競探春。日趁捎球向沿濱。著處馬纓花飫眼。即教菘韮占淸塵。（英國齊汀哈姆城肄業）

爲戀晴巖一段奇。無辭汲爨自操持。鶯鳩喚起孱陰睡。正是牛羊下壠時。（戡漠屯村舍逭夏）

䑋尾飂風逼海疆。冥行故故味凄凉。荒街冷咽蕃兒曲。迸入思鄉淚數行。（夷司奔海城度歲）

劉宋始傳通替棺。帝羓諸諱記遐汗。人生不朽將何謂。石槨由來致慨歎。（埃及三千年前某王木乃伊）

吳湜錄寄





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

Erwim D. Canham 著

Eyes Toward Asia

Monitor Weekly Magazine, June, 1936

今日國際間有兩個危機，一個是地中海的危機，這是現在各國注意的焦點，不過美國總是採取一種避免捲入漩渦的政策。還有一個危機在遠東。自日本占領滿洲以來，更積極侵略華北。去年冬間迭傳日本又要在華北製造自治政府，據說因爲英國辭令强硬，所以一再遷延未成事實。但是日本對於中國的壓力幷未少減，現時更將他們的注意轉移到蒙古了。美國報紙對於中國事情都登在很重要的地位，這不過表示美國人民認爲日本又在中國前進的印象而已。

遠東危機仍在繼續演進之中，美國現時究竟採取什麼政策呢？這可分析如下：第一，建造强大的海軍與空軍，在太平洋沿岸如阿拉斯加，阿留辛羣島設置作戰根據地以輔助之，增加夏威夷及巴拿馬區域的駐軍及防禦工事。第二，採取待機之外交政策，看看日本是否因爲財政負担過重而暫時休止。第三，關於遠東外交問題，考慮與英國合作。此爲國務部之遠東政策。而國會之政策則爲實行購銀政策，結果使中國貨幣陷於紊亂，不能不在英國支配之下，實行管理制度。其次爲允許菲律賓獨立，更引起遠東的不安及丟掉美國的面子。此外尙有國務卿郝爾企圖與日本成立紳士協定，由日本自動限制棉織品向菲律賓的輸入。一般指美國並無遠東政策，此在記者未敢苟同。美國之擴張海空軍就是最具體的政策。國會議員大多贊同此項方針。羅斯福總統就是大海軍的一個倡導者。羅斯福相信在今日的世界非有大海軍不可，但同時要盡他的力量來維持和平。所以對於美國的海軍政策有兩三種看法。(一)美國官方認爲一國之威力端賴一國之尊嚴，而尊嚴則賴有軍備，美國如欲與日本談判太平洋問題，修改太平洋條約及重新考慮滿洲問題，第一步先需要有强大的海空軍。(二)另一部人士則謂先應與日本討論海軍問題，否則走上海軍競爭，結果惟有戰爭。(三)另一派對上述兩極端意見都不反對，但同意現時的擴軍政策。

現時爲羅斯福執政之第三年，第四年已開始，在現狀下對於外交不致有所建樹，早在意中。故目前美國完全在觀望之中。此對亞洲有何影響？日本對美國之擴軍計劃印象甚深。彼等聽到畢德門演說「防止戰爭」，以爲美國有敵對意向。並認美國措施頗爲乖謬。日人懷疑美國何以放棄資源豐富，軍事地位重要之菲律賓？何以不與英國進一步合作？何以與蘇俄發生爭執？他們的結論爲美國施行民主政治　，所以不能執行實際的外交政策。

現在的眞問題在菲補遠東外交政策的缺點。凡是眞正關切亞洲安定與正義的人，應以全力運動取消購銀政策。其次爲修改菲律賓獨立法案，使菲律賓及美國的輿論都獲滿意。再次爲限制軍備競爭。若採行此種方策，就是美國遠東政策一大進步。美國應該採取這種久遠政策以代替現在的觀望態度。願有識者速起圖之。（季廉）

世界和平的前瞻

Nathaniel Peffer 著

Too Late for World Peace?

Harper's Monthly Magazine, June 1936.

國際形勢，日趨惡化，所以在目前的歐美論壇上，悲觀論猛見抬頭，下列介紹的裴佛爾氏一文，就很足以代表這一種的傾向。

裴氏說：萊因武裝一舉，使得十八年來一般對於和平的幻覺警醒了。國聯非戰公約，世界法庭等等的和平工具，只是二三强國用來推進他們的國家利益的。英國在非洲的利益受到義大利的威脅，於是英國便以神聖的態度去擁護國聯；而法國的態度是冷靜的。德國進軍萊因，威脅法國的國防，於是法國力主國聯應該維持正義，而英國的態度是冷靜的。所以拆穿了講，支配一切的仍然是國家利益問題，這種情形，今昔並無二致。

德國進軍萊因一舉，只是恢復以前的國際制度。不過目前較諸一九一三年的情形，格外危險，因爲現在多添了東方的危機。現在歐洲發生戰事，可以蔓延到亞洲，亞洲發生戰事也可以蔓延到歐洲。現在想避免戰事，惟有依賴那很可懷疑的外交。我們想要維持和平，只好探求一種避免利害衝突的妥協辦法，或是保持一種絕對的均勢。和平的獨一保障只有外交和幸運了。

在目前，大同的組織，集體安全以及國際公法等一切，全是廢話。實現上述的時機，現在已經過去了。而且已經過去了好多年了。在國際問題方面，時間的因素是極重要的。在某一時間有效的行爲，到兩年後也許會絲毫沒用。在一九二四年允許德國擴軍或是實現德奧合併運動可以消滅歐洲危機的，到現在就不能了。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可以消滅列强在華的鬥爭的，到現在也無用了。在二十五年前，美國如果允許非島獨立，此舉對於國際的危險性也不至於像今日之大。

法國有句很好的成語：「最重要的是出發的第一步」。第一步可以決定方向。過了某一點以後，就無法縮回了。到現在一樁小事件，便可以引起歐洲或是日俄戰事的爆發，它的發生在本年底或是本月底，全是說不定的。現在惟有期待關係方面，能夠懸崖勒馬。

裴氏於觀察國際的現階段後，又談到美國今後應循的途徑。他說唯一的辦法，便是從開始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足以令美國加入戰爭的原因，

就是戰時的貿易。所以美國對於交戰國的貿易，必須在事前停止，否則是無從禁止的。倘使在犧牲戰時貿易的利潤和犧牲幾十百萬青年的生命二者的中間，要加以選擇，恐怕很少的人會那般的冷血去選擇後者。

作者最後的結論是：「美國對於歐局應當採一種順應時勢的政策，不必設法去治療它，而讓它去慢慢的演變。在亞洲方面，則讓已經開始的行動向前進行，接受一個時期的日本稱霸時代。美國在亞洲方面，不妨聽憑日本排斥她參加對華經濟發展的機會，在歐洲，如果一旦發生戰事，美國須決心放棄戰時貿易的利潤，甚至於通常的貿易，以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那末美國便可以安全的待時而動，因爲時間是我們希望的寄托，也是我們的保障。」

我們從裴氏這種低調的悲觀論，很可以看出目前國際的危機，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同時也可以藉此明瞭美國外交政策的傾向。不過裴氏的這種主張，是否有實行的可能，却是另一個問題。（際樵）

「史汀生主義」和義亞爭端

Mussolini's Conquest Must Not Be Recognized

The Nation, June 3, 1936

這幾天國聯正在開會，討論義亞爭端的善後問題。可是另外還有一個站在國聯以外，而對於國際關係又具有決定的勢力的美國，她的態度究竟是怎樣呢？下面是紐約 The Nation 雜誌中的一篇論文，我們就此也許可以略窺美國在輿論的一斑。

自從亞比西尼亞京城陷落以來，忽忽已經一月；可是美國政府對於不幸的亞比西尼亞，却始終未有引用「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的正式表示。一國政府對於外交事件的進行，固然總有許多牽掛和停滯；不過就義亞問題而言，則我們無論就法律或道德的觀點說，都應該與日本之侵略滿洲，一例看待。

義亞爭端的善後問題，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試金石，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竭力避免受國聯行動之約束，而另以凱洛格非戰公約和「史汀生不承認主義」爲其基礎，以求維護世界和平。這種政策固然柔弱無力，然而在精神和道義方面，却仍不失爲黷武主義之一大打擊。

根據「史汀生主義」說，任何國家都不能以武力來做工具，以達到她的野心。這種主義既已成爲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自然應該普遍一致地應用；縱使義亞糾紛僅與歐洲各國有關，也不能有所例外。假如「史汀生主義」僅適用于亞洲和南美，而不適用于歐非兩洲；那末，這種主義豈不是會變成了一種自私的原則了麼？

在表面上看起來，所謂「不承認政策」自然是柔弱無力的——因爲牠只具有消極的性質，事實上不足以影響黷武主義者。可是進一步說，我們之所以採用這種抽象的原則來維護和平，是希望能在精神上給人類以一種刺激，種下愛好和平厭棄戰爭的善因。要想達到這種目的，自然應該多多應用這種原則。我們相信，假如「史汀生政策」能够普遍應用到現時所有一切國際糾紛上去，則其效力必定非常重大。

反過來說，美國對于亞比西尼亞假如不從速正式宣布採用「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則結果必會產生兩種不良影響，極足以危害美國的國家利益

，即：(一)日本將因此而更增加其仇恨美國之心理，而美國在遠東的聲望也將因此大減。(二)在南美洲方面，亦有同樣損失。一九三三年美國曾與南美各國在阿根廷蒙脫維提(Montevideo)地方簽訂了「非戰公約」，鄭重規定拒絕「承認一切非以和平方法獲得之疆界；亦不承認一切以武力侵略所得之土地權。」這個公約規定任何國家可以參加，義大利政府也曾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予以贊同了。假如現在美國竟將此項條約所規定之義務，棄置不顧，那末，在最近即將召集的汎美和平會議(Pan-American Peace Conference)中，不特美國的聲威，將一落千丈；就是該會議本身，也有顛覆之虞。

此外還有一件更足引起糾紛的事情，就是美國銀行家貸款義國開發亞比西尼亞的問題。義國在東非戰事中用去的軍費，總數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再加上國聯制裁辦法實施的結果，義國財政，已達山窮水盡之境。她要開發亞比西尼亞來補償所失，自非舉外債不可；而外債的來源，只有英美兩國。現時英人反義情緒尚濃，貸款的可能性較少；所以義國近來屢會表示願得美國的財政助力。美國銀行界中，也有不少暗中躍躍思動的人物。我們決不應該投資義國，去分潤墨索里尼侵略亞比西尼亞所得的贓欵。我們一面應該正式宣布「不承認主義」，一面更要設法防止這種財政上的罪行。(丹楓)

對俄應有的新認識

日本「日本評論」七月號社論

是敵人？是友人？是天國？是地獄？在三千公里的國境那邊，有一個世界的謎，世界的威脅的蘇俄，宛如一個巨人，立在我們的前面！馬克斯迷信者的一部人對於蘇俄是「我們的祖國」，是世界中唯一有望的國家，但對另一部人，則爲不斷的威脅，不能兩立的惡魔！

廣大無邊的西伯利亞曠野，由西而東，赤色的魔手，握着了蒙古，伸展到中國，窺覦滿洲，實有世界革命精神尙未試用過的一種新銳的武器。這是使在國境的此方抱有多年想向大陸發展希望的日本之新進勢力，大感不安的。鐵人史丹林曾對美國新聞記者說過，世界的危機，在歐洲與遠東，皆有爆發的徵兆，或者在遠東更有爆發的可能性。我們很怕，如繼續現在這種政策，則在無涯的俄蒙國境的朔風中，不知要發生什麼一種不祥的事件。

試一想像日俄戰爭的惡夢！雖然這世界兩大陸軍國，或者不至舉國血戰，但是兩國曾經開過戰的，並且到現在第二危機，也還沒有除去。日俄應該戰爭嗎？日俄非戰爭不可嗎？我們且不談這種預料的事。立在「創造新歷史」的立場上來看，日俄非戰爭不可嗎？這世界上的兩大强國，非互相傷害而惹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可嗎？蘇俄誠然是世界的威脅。就是她的建國方法，已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威脅。但是除了被過去的秩序束縛了靈魂的人與無批判的馬克斯迷信者而外，我們現在是不是已到了應該由客觀的立場對於蘇俄重新加以認識的時候？

近來讀到威布夫婦新著的「蘇維埃共產主義」。這部書是上下兩卷，共一千二百餘頁，即在著者他們本人，也是「產業民主主義」以來的大著，並且即在各種報告批評蘇俄的各種書籍中，也沒有出其右的。威布夫婦是什麼立場的人，這是世人週知的，自從列寧駡他是漸進社會主義者，觀望主

義者，社會法西斯主義者以來，世人都在罵他們夫婦。但是我看見這部大作，恐怕世界沒有人像他夫婦，對於蘇俄有綜合的知識與理解。也沒有人盡過這種使世界理解蘇俄，重新認識蘇俄的任務。我們並不是以說這部書爲目的。我們也不再介紹與批評這部書。不過我們要倣法這部書的著者說句話。就是新的東西新的文明，正在蘇俄發生。

法國革命之後，世人對它的評價，在很久的時期中，也是非常混亂的。布爾西維克的不斷的努力與不休的前進，已造成了一種新的秩序與道德，其力量與成功，已是不可否拒的了。我們並不是說這種革命在世界各國，都要相繼發生的。公式的世界理解是我們斷然不取的，但是他們那種非利己主義，非營利主義協同主義，他們那種走向人類之平等與自由的原則，及廣爲人類建立新的道德與秩序的努力與熱心，恐怕世界中，誰也不能說是不對的。

除了閉上眼讚美蘇俄一切的迷信主義，拒絕新未來的一切之死硬派而外，現在是不管歡喜布爾西維克與否，應有從新觀察蘇俄的精神。我們是說要重新認識蘇俄。不管接受蘇俄的原則與秩序與否，如對俄國的事實，不斷在進化的新式俄國，掉過臉去不看，這是不可恕的怠慢！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向明日的新希望前進的蘇俄，然後再檢討蘇俄是日本的敵人，抑是日本的友人！（子修）

奧國復辟問題

Habsburgs Must Come Back

World Review of Reviews, June, 1936

奧地利政府，爲了防止德國的侵略起見，對於獲得外援問題，很費躊躇。在一九三四年間，和義大利的感情較好，所以義國的勢力，在奧頗爲活躍。但自從制裁問題發生以後，義國本身，已感到恐慌，自然無暇他顧，因此奧國爲保障自身利益起見，勢不得不另謀出路。曾經有一個時期，奧總理道爾夫斯的繼續人想走倫敦及巴黎路綫，也沒有成功。結果，總理舒斯尼格認爲唯一的出路，還是和小協約國携手。

今年一月間，奧總理曾經親自到捷克京城去過一次，也沒有得到什麼好結果。所以有人對他建議，最好他能採用捷克總理霍査 M. Hodza 的計畫，因爲他對於多瑙河問題，正在設法解決。不過所謂霍査計劃，實際是偏重於經濟方面，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重要性。所以就是採用，於實際上并沒有多大補益。不過，在奧國人民心理上及道德上十分失望的時候，應該給他們一種新的鼓勵，新的力量。而這種新的鼓勵和新的力量，祇有將奧國的舊皇族召回來，才能得到。前幾個星期，奧國前任副揆史達倫堡也曾經說過：『奧地利和舊皇族是兩個不能分開的字義。』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聽，這句話在實際上是非常確實的。

關於這件事，不論英法捷政府如何計議，和羅馬尼亞外長狄杜勒斯柯 Titulescu 的如何從中阻撓，奧國執政者的信心，是沒法改變的。雖然他們能夠被迫使這件事遲遲不得實現，但是言不由衷，事實上也是完全虛僞的。

捷法二國的投降蘇俄政策，極引起奧國人民的不滿。因爲奧國人民，目睹馬克斯信徒的工作，知道他們是旨在圖利的，爲保護奧國的安全起見，對於這些馬克斯信徒，非加以抵制不可。因爲如此，反而促成奧國人民和猶太人的接近。猶太人是恨希忒拉的，所以他們就藉援助奧政府來發洩

他們心中的憤怒。同時，奧國對於猶太人的事，也有權來過問。

於局面的如何開展，重心還在羅馬。義大利是發動奧匈兩國聯合的人，同時，墨索里尼也曾聲明，多瑙河問題，除義大利而外，沒有人能夠解決。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要想解決多瑙河問題，就不能反對義大利。

（蔭恩）

回猶爲何鬪爭？

Albest Vilon 著

Why Arabs Kill Jews?

The Nation June 3, 1936

欲了解回猶鬪爭事件，欲認眞的考量其事態之眞相，專憑新聞的記載，絕對難以滿足。因之吾人須研究此事件發生之原動力。

整個阿拉伯發生革命的變化。十九世紀佔據全歐之運動，近亦流向阿拉伯，而其影響亦不在歐洲之下。「回教徒無國家觀念」之古諺，今已失去其眞實性。且也，舊社會力量幾乎全然消逝，而左右社會者乃國家主義之新生力量。宗教在阿拉伯已漸沒落，據而代之者即爲新興之國家主義。此等形勢在巴勒斯丁較在漢志（Hejaz）尤爲顯著，而在叙利亞較巴勒斯丁則尤甚；同時在埃及所表現者更非阿拉伯半島諸國之所能比。據多數阿拉伯人之意見，彼等絕不因宗教的或民族的理由反對猶太人，且彼等宗教相同，更不能據此而懷恨猶太人。彼等仇猶之原因純爲國家思想，蓋彼等認爲猶人甘願作英人之傀儡以取去彼等之國家也。

在國家主義旗幟下者多爲自十五至二十五之青年。而阿拉伯青年之興起，實爲近東之新現象。大戰以前阿拉伯曾有國家主義運動發生，但彼時不過爲地主防止外人墾殖之表現。青年人對於此類之國家主義發生懷疑，彼等乃不問其爲本國的開墾者或外國的開墾者，一體表示反對。開羅暴動係全由青年主持，彼等對於英國極盡蔑視之態度，然卒能阻止領袖人物之賣國，而使不列顛屈服於彼等之要求。在達馬斯加迫當政者之採取激進手段者亦爲青年。當四月十七日當局宣佈取消罷工之時，學生乃羣起而當大任，且居然駕馭其長輩，而使罷工繼續四十餘日，其結果法政府不得不作一空前之讓步。

因之阿拉伯青年運動初不宜小視，且西歐愈能早日重視之愈佳。目下巴勒斯丁每一村莊全有愛國青年會社之組織。一九二〇年以前從未聞有所謂斥候運動者，而最近加入國家主義新陣容者竟達四千之數。英國每年開辦新學校約七十餘所，但請求受教育者約有百分之六十無法安插。阿拉伯之新興世紀竟完全打破其舊日之狀態矣。

與此青年反對者即爲郇山主義者。猶太人自幼即漂泊四方，彼等深願給值以還彼等歷史上之故鄉，而所納之實較應納者竟超出十倍之上。實則猶太人之來，對於原來居民並無經濟上之不利。巴勒斯丁亞拉伯因猶太移居不僅變爲繁庶之區，且成爲整個近東之可注意地帶。阿拉伯人不法入境以尋求工作者以千萬計。據某猶太經濟家之估計，猶太人付於阿拉伯人購置土地之費達一萬萬元，而彼等在當地之投資總數竟達三萬萬元。但阿拉伯國家主義者仍口口聲聲指稱，彼等之國家將被奪去。自一九一九年以還，猶太人口依照百分之六百而增加，近四年來且又倍之，一九三一年總數

爲十七萬四千，至一九三五年末則又達到三十七萬五千之數。其人口之整個比例已由一九一九年之百分之九．五增至一九三五年百分之四〇。一九二二年猶太保有土地六十萬杜納(Dunam約當一畝四分之一)，一九三三年則保有一百二十六萬杜納。今日彼等之所有恐已超過一百五十萬杜納矣。

鄒山主義者領袖當然對於阿拉伯之國家主義運動不敢輕視。猶太工黨協會首領格揚(Beru Guryon)曾發表坦白之論曰：「鄒山主義者應知巴勒斯丁潛伏之危機，此危機乃在東方，而不在西方。」彼末後申言巴勒斯丁隨時有成爲戰場之可能。

格氏之言良然。戰爭的確可以隨時發生。如一九二九年四月，一九二一年五月，一九二九年八月，一九三三年十月，以及目前之情形，直等於眞正之戰爭。碼頭上呈現戰爭之象，猶太車夫將猶太旅行者由阿拉伯車上拖下。猶太人在巴勒斯丁吸其自造之捲烟，此誠爲希有之事，於是彼等所製之捲烟亦遭阿拉伯人之抵制。猶太人以賤價售貨，然阿伯人在可能範圍中絕不在彼等之市肆中購買之。

工作競爭之情形亦然。阿拉伯人捨猶人而弗用。猶太勞工協會之主要目標亦在擯斥阿人。阿拉伯國家主義者認鄒山主義者之前來攫取領土，實爲彼等不共戴天之仇敵。同時鄒山主義者亦認爲阿拉伯人實彼等返回祖國之障碍。然亦不乏例外，如希伯來大學之麥格那博士(Dr. Judah Magnus)即倡和平合作之needed。同時耶路撒冷前市長那塞希比 (Raghel bey Nassashibi) 則應之曰：「彼等何以不需和平？和平亦能使彼等建立一國家。惟吾人則不能供給和平。希望和平於吾人定不會希望以白刃加於人頸而猶望其具有笑容耳。」修改派之口號曰：「以血與火換取猶太之再起」，此言極近事實，兩雄相遇，流血在所不免，過去流血，目前流血，將來如無偕負之判明血終無停流之日。(西夷)

西班牙政情透視

Spain Tries to Avoid Revolution

The New Republic, May 20, 1936

西班牙的政治自二月十六日議會選舉，左派勝利後，總算走上一個新階段，但騷動暴亂仍是時有所聞。本文是美國名記者斐雪爾氏親自觀察西班牙政情的報告，簡明扼要，足資參考。

今日西班牙一般的情形可以兩個名詞包括，就是「貧窮」與「落伍」。右派反動者當權的時候，只用恐怖手段來對付。一般西班牙都明白，右派是失去了統治的權利與能力。所謂右派包括小地主，教會，保皇黨，與少數大工業家。他們在經濟衰落與左派暴動的威脅之下，希望藉軍人和民兵的力量實行一個暴力政變。他們的計劃是無望的，反給左派一個機會，因此在二月總選中，左翼各黨聯合起來，取得絕對的勝利。社會黨和共產黨雖然拒絕參加新內閣，但允許援助以亞柴那爲領袖的左派布爾喬亞的共和黨所組織的內閣。

西班牙現在需要一種革命的手段，在改革國民經濟，但亞柴那却希望以漸進的民治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社會黨和共產黨對他的政策雖很懷疑，但因下述兩個原因，還繼續擁護他，一，亞柴那內閣一倒，恐怕右派乘機奪取政權，二，亞柴那可爲他們開一條路。當然亞柴那不願意作克倫斯基第二，他想創造一個新型的西班牙，既不同於法西斯主義，與蘇希

維主義，也不同於現存的資本主義。他不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主張「社會義的改革」，「農業的集產化」，和「無償的沒收土地」。

許多在他國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在西班牙是不可避免的。一個國家應當有一個進步的階段去領導和統治，西歐各國中，資產階級是統治者，但在西班牙却從未長成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現在再來創造一個資產階級，已嫌太晚，工農大衆已要求奪取政權，改造國家，所以資產是必然會顛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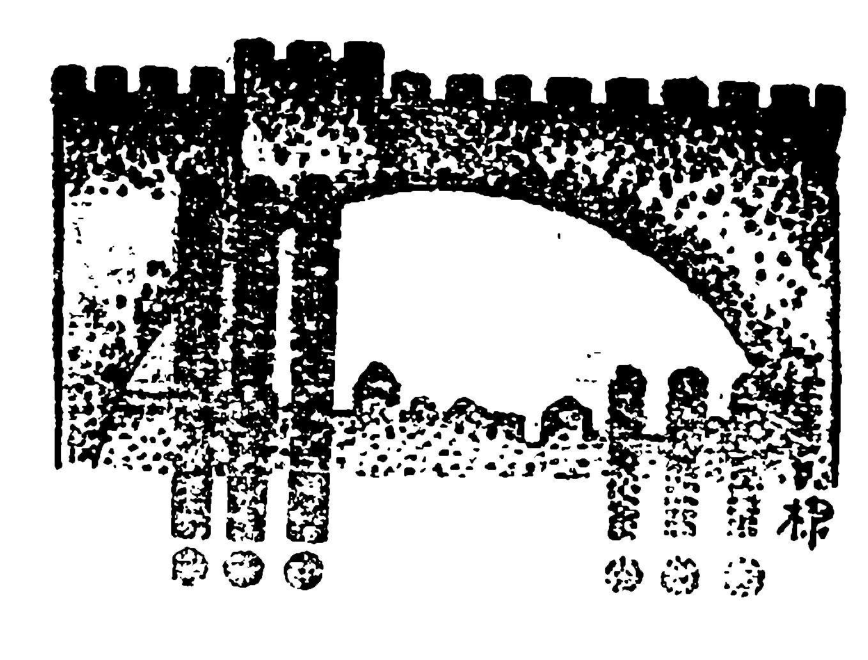
在西班牙總人口二千三百萬中，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工業資本家是極少的中等階級的人數也很少。人民反對宗教，痛恨教會，因爲他們是地主的走狗。一切的情況都很像一九一七年前的帝俄，將來的趨向恐怕也差不多。

至於農民的生活狀況是非常之苦的，他們常年受地主的壓榨，只得到極低的工資，至於不能謀溫飽。所以西班牙的最大問題是土地問題，即是如何將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衣食的農民。同時城市裏的失業人數有七十萬。貧窮，缺乏消費力是普遍現象，國民經濟是枯竭了。

總理亞柴那也承認這種嚴重的局面應當立即改革。他的土地改革辦法是強迫地主租土地給一般有農具而無土地的人(Yunteros)。但是他們每人分得的土地仍嫌太少，決不能養活一個家庭。亞柴那雖曾對作者說，他擬下令無償沒收封建貴族們的土地，農村中實行土地公有。但這些未見實行，能否成功也不敢說。土地改革還應當視爲繁榮城市，創造新工業的方法，亞柴那的計劃似乎還不足語此。

亞柴那的土地改革也許能維持他的地位，但不能挽救西班牙的危機。現在西班牙需要一個新的階級掌握政權，完成資產階級在他國所作的工作，並向更高的社會水準而發展。亞柴那的土地改革也許稍能緩和農村的動亂，減弱革命的勢力，但同時也削弱地主階級的力量。如果兩三年之後，農民揭穿了亞柴那的幻想，要求土地的沒收與集產化時，西班牙或者要發生民主的經濟革命，而不至於發生內戰，也說不定。

然而亞柴那的政權是不很穩固的， 共產黨和社會黨極左派卡巴里柔(Cabalero) 等都認亞柴那是不會實行農業集產化的。他們恐怕保守的勤樂和反動的羅伯斯的黨徒將誘使亞柴那的左派共和黨漸向右傾。如果不幸言中，西班牙政治的危機便會爆發，右派將藉此機會大舉反攻，共產黨和社會黨必將起來取替亞柴那而代之。但右派如不暴動，預料短期間內不致發生政潮。（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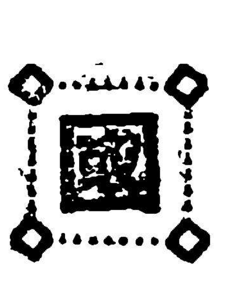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六月廿四日起至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本週間走私問題，忽又大起波瀾，緣運私日輪大榮丸在岐口內被我海關巡關截堵，致發生互擊，事後日方小題大做，竟謂侮辱其國旗，口頭與書面之抗議，不一而起。嗣復在青島海面發生類似之茂盆丸事件。青日僑聲勢洶洶，幾將海關辦事處搗毀。迄今日方調艦恐嚇，并將津海關巡艦監視，同時更利用此時機，將大批私貨南運。揣測其意，無非欲乘機使海關之緝私工作，在津青各口，無法執行，於是其所謂「特殊貿易，」乃得暢行無阻矣。現我方已搜集證據，以便交涉。冀察交涉迄無進展，宋哲元業已返平，日方各地領館要人，近多先後到滬，與川越有所懇談。現喜多已北上，桑島亦定期回國矣。

國外問題，蒙德婁會議因英義間未能獲得諒解，致無顯著結果，會議亦已延期。其韃靼尼爾海峽問題，英俄之間，已在會外成立妥協。國聯行政院會議已開，大會亦已於三十日開幕。義亞問題，因義態度强硬，恐將無法討論。而亞皇則已準備赴日內瓦列席大會爲亞國命運呼籲。





國內

走私問題波瀾橫起

走私問題因大榮丸茂盆丸事件，相繼發生，日方故作波瀾，致緝私工作，幾陷困難。此事眞相，總稅務司梅樂和已有詳細電告，財告並已根據此報告，咨請外部，以便交涉。

梅樂和之正式報告

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二十七日向國民政府報告海關最近在岐口，青島緝獲走私日船情形，要略如下：

關於追緝岐口及青島走私日輪，原爲海關當局保持國庫收入，應有之正常舉動。當日輪被緝獲時，該二輪均在中國領海之內。當海關巡輪發出信號，令其停駛時，而該輪等均置之不理，於是海關不得不開空槍示警，設法使其就範。如岐口事件，海關巡輪向船尾開槍至三十餘發後，始將該輪曳至塘沽，至於該輪受傷人等，海關醫生曾前往診治，但被拒絕。日領事署軍警兵士等，則反藉此將該地海關辦事處擊毀，並痛毆海關關員，據前往巡察之關員稱，該輪已於數日前駛抵岐口，裝運私貨甚多，並正在起

運，當關員緝獲該輪上船搜查時，該輪職員將私購數袋投於海中，同時在甲板上發見人參二箱，如該輪並未從事走私，則又爲何駛至「非條約港口」，並躲避海關檢查，（據一八九六年中日商約第五條，——如有任何船駛至非條約所訂之港口，或該船從事走私，如被關員緝獲後，該輪及貨物將充公，歸中國政府。）至于青島事件，該日輪由大連來青之前，本處即收到關于該輪所裝貨物之名目數量，及其抵青日期之報告。故海關當局于事前佈置，遣人等候，冀能緝人，不意該輪同黨事前探悉此項消息，特候輪進口時，即用閃光燈號暗示，旋該輪即行遁去。海關乃以汽油艇追逐，初用閃光燈號囑其停駛無效，乃朝天開槍警告，但仍無效果，不得不用武力制止。至被鎗擊中者，僅爲該輪車輪間及船舵，並未傷人。復經海關汽油艇繼續追逐，畢竟追獲與其並駛，及至海關職員躍登該輪，發見其輪盤置於船中，而水手則匿於其下，船內裝有大批白糖人造絲等，時天已晚，次晨天明即見一旗插於一竹竿上，該竹竿置於該船船舷上。海關職員曾遣一水手前往調查，究係何國國旗，惟因該旗受水衝擊，倒於船外，並且破舊不堪，無從識別，此即所謂「國旗」「禍變」是也，青島海關監督，曾受本處訓令，往訪日駐青總領事，對於此事表示歉意。日方則謂「該輪並非從事走私，因受岸上警告，謂海關緝私隊行將蒞臨，故即逃遁。」該輪既未走私，爲何逃遁，此誠不解，至謂海關方面，用達姆彈，及不營救受傷者，則完全毫無根據，又塘沽海關辦事處被搗毀後，本處更收得報告謂青島海關亦同樣爲日人在日領事署當局保護之下所擊毀，至於損失情形，現下尚未詳悉云。

走私浪人醜態百出

華北走私，近益無法遏止，私貨由冀東入口經由北寧路運津者，總數若干，已難統計。私貨之種類，一月前確較繁多，嗣因非消耗品如海貨，玩具，橡皮胎等……不若大宗砂糖，蔴絲之容易銷售，故最近來津與運出之貨，漸覺簡單，除砂糖，蔴絲外，則爲捲烟紙與毛棉織品。走私商所組「天津貿易協會」，公然負責轉運，視海關路局如無視，損失奇重者，厥爲津浦路局。該局因遵海關約定，凡無稅單者，不予起運輸，浪人等遂竟不購票強迫裝車，利用平浦車在東車站停留時間較久，得儘量裝入。最初並曾擬裝平滬車南運，旋經交涉，日人亦自知此事在國際觀聽上，確不雅觀，乃專送平浦通車，不論一二三等客車，強迫裝入，乘客爲避其鋒，只得站立。私貨均運濟南徐州一帶卸下，浪人沿途護送，聲勢洶洶，而沿站接收私貨之浪人，亦蠻橫異常，關路人員之被毆者，時有所聞。近一月來，津浦路所蒙損失，爲數甚鉅。據悉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廿日，已達二十八萬。旬日以來，南運私貨數量激增，總計津浦路之損失，當不下四十萬元，本月廿五日夜，私物過重，客車乃被壓壞，尤爲國際所騰笑。私貨有南運被運達地方當局扣留者，浪人多找向北寧路局搗亂，謂既負責任運輸，奈何被人扣留。北寧路局亦不勝其擾，（聞浪人有強迫路局簽立保障不被查扣留手續者。）關於大榮丸事件，海關方面確有該輪運私証據，浪人益襲用故智，將一部私貨，推落海中，但該輪載重八噸，駛入我國領海，依關法已在查禁之列，乃日人必欲籍此小題大做，除領館方面向海關提出抗議外，日海陸駐津事務所所長久保田大佐，亦聲明將採取自由行動，而以保護日輪爲藉口。嗣後將見滿載私貨之日輪，往來無阻，且得海軍之保護而益肆無忌憚矣。海上緝私職權，亦將愈無法執行，現在津日租界囤積私貨，大部在明石街淡路街一帶，常見載重汽車十餘輛，排列「洋行」門前，入夕則倍形忙碌。據走私人向人表示，蔴絲砂糖以外貨物，如顏料等物，均曾試運，且多西洋貨在大進連口，祇以無稅單不能由津運出，故無人再運，至於砂糖充斥，價格暴跌，南運數量亦逐略減。

總稽查處業經成立

防止路運走私總稽查處長安斯邇，以浦口下關各地均無適當辦公之房屋，已擇定京興中門內鹽倉橋海關總稅務司公署，爲該處辦公地點。二十九日晨已開始正式辦公。並呈報財部備案。安斯邇二十九日下午由關務署關政科長吳鏡陪往晉謁財部政次鄒琳，對設置津浦，平漢，隴海，膠濟，京滬各路緝私分處經過與視察華北走私各情形，有詳盡報告。又關於津青兩海關緝獲走私之日輪大榮丸茂益丸事，財部接到總稅務司梅樂和之詳細報告，二十九日已轉咨外部，俾依外交手續辦理。又財部通令各關監督，無論何項緝私案件，均由稅務司處理，關監督不得干涉。

陝甘殘匪圖竄青海

陝北剿匪軍，月來極爲順利。王以哲軍於本月二十三日進佔瓦窰堡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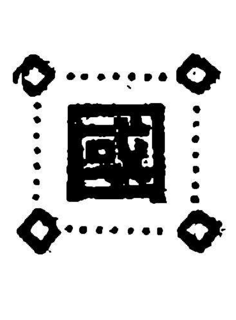
，即積極修築瓦窰堡永坪鎭蟠龍鎭一帶碉路。湯軍王師全部已過南溝岔直向瓦窰堡推進，日內即可進抵瓦窰堡，構築老君殿至瓦窰堡碉路。陝北殘匪當可在最短時間肅清，俟將陝北之南北大路打通後，即可開始分區作肅清各縣散匪之工作。至於西竄之匪，現仍在豫旺環縣及定邊一帶，定邊鹽池因駐軍兵力單薄，復因團隊組織不良，暗中與匪通聲氣，致爲匪所乘而攻陷。目下殘匪由同心城西竄被阻，或將在陝甘寧邊區暫時盤據，惟日來謠傳謂在川之賀匪將竄往青海，毛匪澤東亦曾飭其部速往青海等語，是毛徐西竄之目的，或係在青海，企圖與賀匪合股，以增大其勢力。但我軍已沿西蘭公路駐有重兵防守，當難現實。毛徐等匪終將在陝甘寧邊區肅清。關於陝北匪區之善後救濟，前經陝省當局與中國農民銀行商洽舉行農村貸欵，並經決定籌欵二十萬元，現以災情過重，原有欵項難於充分支配，業由邵主席及陳誠總指揮分電蔣院長，請酌爲增加。聞蔣院長已飭農行增加十萬元，共爲三十萬元，現正積極籌備中，俟手續完備，即可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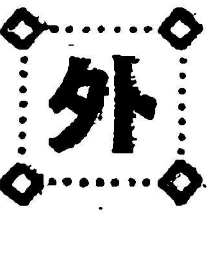
國經運會章程公布

總會章程　（一）依照總章第二條之規定，定名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會，（二）依照總章第四條之規定，於會長之下，設置職員如左，常務委員三人至五人，並由會長指定一人爲主任常委，委員若干人，專員若干人，總幹事六人至十二人，事務員十二人至二十人，（三）會長總攬一切會務，（四）常委由會長指派，承會長之命襄理之，（五）本會委員得分爲若干組，分研究討論各種事務，（六）總幹事由會長指派，辦理總會一切事務，（七）總幹事之下設左列各股，一，總務股，二，執行股，三，調査股，（八）專員及幹事，由會長指派，分任前條規定各股事務，各股主任副主任，得由幹事兼任之，（九）會長，常委，委員，專員，總幹事，幹事，事務員，均爲無給職，（十）本會會期定爲每年一次，遇必要時，得開臨時會由會長召集之，（十一）本會經費，由實部經費項下撙節支用，但實部預算所無或不足者，由會長籌撥之。

分會章程　（一）本分會依照總章第二條之規定，定名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省或某市分會，（二）本分會依照總章第四條之規定，于分會會長之下，設置職員如左，總幹事一人，委員若干人，幹事四人至六人，事務員八人至十二人，（三）分會會長總理本分會一切事務，（四）分會總幹事由分會會長指派，承分會會長之命襄理之，（五）本分會委員會議，如分會會長不能出席時，由分會總幹事代理主席，（六）本分會委員得分爲若干組，分別研究討論各種事務，（七）分會總幹事之下，設左列各股，一，總務股，二，執行股，三，調査股，（八）專員及幹事由分會會長指派，分任前條規定各股事務，（九）本分會會長，總幹事，委員，專員，幹事，事務員，均爲無給職，（十）本分會會期定爲每年一次，遇必要時得開臨時會，由分會會長召集之，其議決案應隨時報告總會，（十一）省分會經費由建設廳經費項下，市分會經費，由社會局經費項下，分別撙節支用，但建廳或社會局預算所無或不足者，由分會會長籌撥之。

支會章程　（一）支會依照總章第二條之規定，定名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某縣或某市支會，（二）支會依照總章第四條之規定，於支會會長之下，設置職員如左，委員若干人，專員若干人，幹事三人至四人，事務員四人至八人，（三）支會會長總理本支會一切事務，（四）支會委員得分爲若干組，分別研究討論各種事務，（五）支會設左列各股，一，總務股，二，執行股，（六）專員及幹事，由支會會長指派，分任前條規定兩股事務，（七）支會會長，委員，專員，幹事，事務員均爲無給職，（八）本支會會期定爲每年二次，遇必要時得開臨時會，由支會會長召集之，其議決案應隨時報由分會，轉報總會，（九）縣支會經費由建設局或辦理建設事宜機關經費項下，市支會經費由辦理建設事宜機關經費項下，分別撙節開支，但建設局或辦理建設事宜機關預算所無或不足者，由支會會長籌撥之。





國聯大會業已開幕

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於二十六日開幕，對義亞問題，討論極爲困難

，蓋根本國聯對此事件，處置矛盾，幾於無法成立一議案。國聯大會，亦於三十日開幕，會議情形，尚未得詳報，日內瓦方面之空氣，認為大會前途，並不如外間想像之悲觀云。

亞義問題　暫緩討論

國聯行政院非常會議，二十六日午後開幕，主席英外相艾頓，亞比西尼亞國由前南路軍總司令那西浦將軍代表出席。行政院當將議事日程中所列義亞問題一項暫行刪去，留待本月三十日國聯大會討論後再予處理。嗣由智利代表維古那提出國聯盟約修正問題，謂國聯大會應在本屆會期內或九月間舉行常會時，討論此事；維氏並謂今會員國所負之一般責任，足以陷入與本國並無直接或間接關係之戰事中，此實真正危險，今必須使人類之一方面甚至身臨大禍，仍有處身爭案以外之可能云，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繼起發言，謂渠以為國聯改組之舉，是否有所裨益，未易遽下斷語，緣他日之國聯，未必優於目前之國聯也。又謂國聯盟約並未失敗，特各會員國未能充分實施盟約所載各項辦法耳。羅馬尼亞外交部長蒂杜樓斯哥對於李氏主張，加以贊助，謂此際戰事威脅遍地皆是，苟欲修正國聯盟約，而反使國聯無從履其所負使命，殊屬不當。渠意「所當改革者，乃係人心而非盟約」，又謂羅國對於區域協定制度，表示贊成，但和平一事，乃係整個而不可分離者，此層羅國不得不加以指出。至就小協商各國而言，各種具體建議，無不樂于考慮。但任何建議，凡足以削弱盟約之功能者，自難接受。法國外長台爾博斯亦發表簡短演說：謂修正盟約，關係重大，行政院未便忽遽採取決定。最後行政院通過艾頓提議：決定國聯大會開會後，應將此項問題首先提付討論。本日行政院會議對於羅迦諾公約一案，未曾有所決定，大抵係因比國總統齊蘭尚未蒞臨，暨德國對於英國問題表迄未提出答覆之故。

英法意見　已趨一致

英國外相艾頓，二十四日昨道出巴黎，曾與法總理里昂伯倫及外長台爾博斯談話，英法兩國人士，對于此項談話經過，至感滿意。英國人士並稱此項談話，不僅以國聯會所當討論各項問題為限，即關于維護國聯盟約與充實集體安全機構兩項問題，雙方意見，似亦歸于一致云。據巴黎迴聲報所知，雙方所商妥者，計有下開五點（一）撤消制裁辦法之程序。（二）不承認義國兼併亞比西尼亞，但此項決定是否列入決議草案中以便交由國聯大會通過，則尚不可知，其最後辦法，大抵當視阿根廷之行動以為斷，蓋要求大會提早召集者即係該國故也。（三）英法兩國此際不與義國進行一般性質之談判，以免刺激各國代表團情感。（四）關于羅迦諾一案，英法兩國均以為義國能否參加會議，尚未可必，因此主張該公約各簽字國，僅當舉行非正式會議，并須待德國對于英國問題表提出答案後，始將萊因河問題提付討論。同時再由英國催促德國，俾得儘速提出答案。（五）關于國聯盟約修正問題，英法兩國均以為組織委員會研究之為有益。

蘇聯及各　小國態度

蘇聯政府在國聯討論對義制裁辦法撤消問題時，不擬有所發動，當以大多數會員國之見解為依歸。瑞典·瑙威·芬蘭·丹麥·荷蘭·瑞士·西班牙等，與義亞爭端無直接關係之七國代表二十五日在日內瓦開會，主席丹麥外長門楚，當就國聯行政院與大會會議形勢有所討論，聞已決定贊成撤消制裁辦法，惟關于不承認義國併亞問題，則當俟阿根廷先行發動，然後表示立場。國聯盟約修改問題，并未作何決定。丹麥代表門楚宣稱：關于此案，各該國現正等待阿根廷國代表說明意向，于以見各該國不願有所發動。

亞皇在日　內瓦呼籲

亞比西尼亞皇帝，二十七日午後在日內瓦接見各報記者，並操亞語發表談話：略謂「君等記事立言之際，必能以真誠意志和平精神出之，此余之所深信。夫能循正途以行者，其主張終必得直，此亦千古不易之理。」至是亞國代表團發言人即出宣言書一紙，當衆宣讀，略謂憑恃武力博得勝利者，實乃兇暴之尤，吾人希望國聯，不致向之屈服也。我國西部現已樹立政府，此乃我國境內惟一合法政府，國聯不當予以否認，亦不應限制其行動，而使侵略國政府所設立之政府，獲享利益。彼侵略國政府所佔土地，僅為我國境之一部份，其權力固極[illegible]搖莫定也。又亞皇已以公函一件，送達國聯行政院，重行聲明該國應自由生存權利，並謂該國西部現仍有政府存在，行政院當允許各國軍械與軍用品，輸往該國，用以接濟該政府云。

日內瓦方面樂觀語

據日內瓦路透電：若干人士對於國聯大會形勢表示悲觀，以爲對義制裁辦法雖當撤消，但義國併亞之舉則終不予以承認。聞屆時阿根廷擬提議謂兼併行爲，係屬侵略結果，不當予以承認。此案若經大會通過，即不啻于去年十月宣布義國爲侵略國後，再度加以譴責矣。此際形勢至複雜，但有一點則確繫無疑，即大會對于去年十月所採取之決議，決不致出爾反爾，收回成命。但若干人士相信盟約第十條，（即關于保障會員國領土完整一條）所載義務，若再度予以申明，或通過普泛性質之決議案，將「不承認由侵略而得之土地」一項原則加以聲明，則將有激起義與國聯愈益暌離之虞，大會或將設法避免此項危險，至於修正盟約問題，則當留下屆大會（九月間開會）再行討論。行政院會議，傳當於三十日午後開幕，俾各國代表得于午前舉行談話。

義國要求承認併亞

據二十八日羅馬電：國聯大會開會前，義外交部長齊亞諾，方督率部員，草擬牒文，甚爲忙碌，俾于大會開會前送達各會員國，據聞此項牒文要點，係向參加制裁各國，提出法理上之論據，致使各該國家幡然改圖，一反前此所爲，例如指義國爲侵略國，即屬謬誤，務當有以糾正之。大約牒文內容：係以去年九月四日義國向國聯行政院所提備忘錄，"（係抨擊亞比西尼亞者）爲依據，並將再度說明。凡屬國聯會員國，務當在其國境以內切實行使政權，亞國政府前未能履行此項義務，即已喪失國聯會員國資格。至今亞境已無任何政府存在，自益不能視同會員國。此在義國，則以文化灌入亞比西尼亞，並從事綏靖工作，卓著成效，以故各國對于義國兼併之舉，應予承認云云。

蒙德婁會議決延期

蒙德婁會議開幕後，對地中海安全問題，迄未能得一般的妥協基礎，乃不得不延期至國聯大會閉幕後再開。蓋希望國聯大會對義制裁問題，有圓滿之結果，俾義得參加蒙德婁會，則一切可易於解決也。

新公約案初讀通過

蒙德婁會議二十五日晨繼續開會，將土耳其國所提出之新公約草案初讀通過，此項草案第九條載明各國軍艦凡欲通過韃靼納爾與博斯福魯斯兩海峽者，當於事前獲得土國政府允許，同時並當通告國聯。迨會議討論此案時，日本代表佐籐曾起立發言，謂各國軍艦通過海峽除取獲土政府允許外，祗須通告其他各簽字國，毋須通告國聯，主席英代表勃魯斯當稱新公約既須請求國聯登記，通告手續自屬必要。佐籐乃答稱關於此層，日本政府最後之主張，當俟下次會議再行說明。至是會議遂宣告延會，至國聯大會與行政院會議結束後再行續開。蘇聯代表所提出應許黑海蘇聯軍艦自由出入海峽之要求，就各方意見察之，可得土耳其羅馬尼亞法蘭西三國之贊同，列强中迄今反對者，僅日本一國。豫料保加利亞亦將反對，而南斯拉夫則將要求各國對海峽應享同等權利，義外相齊亞諾俟制裁取銷後，將代表義國出席該會議，預料齊氏對蘇聯要求亦將予以有力之反對。

各國意見迄未一致

蒙德婁會議開幕以還，各關係國所處立場，顯然可覩。茲分述如左，第一，就土耳其所提出之新公約草案而觀，可見土蘇兩國旨趣相同，即欲限制韃靼納爾與博斯福魯斯兩海峽之自由通航，俾在實際上封鎖黑海，而使非黑海沿岸各國，無從任意出入是也。關于此層，蘇聯代表李維諾夫在會議席上演說詞旨，與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時該國代表言論如出一轍。蓋在蘇聯之意，以爲黑海在地理上形勢應予特別重視，一面須封鎖其門戶，毋任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侵入，一面則當留此兩海峽，爲黑海沿岸各國艦隊之自由出路。此固該國之傳統政策，李維諾夫特秉承前人遺策重爲申明。又羅馬尼亞亦係黑海沿岸國家，自具同感，故該國外長蒂杜樓斯哥，對於蘇聯所持見解，竭力贊助。第二，英義兩國在蒙德婁會議中，頗有互相接近之概，蓋依據最近統計，義國商輪之通過兩海峽者，噸位總數，冠于各國，自由通航苟受限制，對義自屬有害無利。英國方面，對于嚴訂規律，限制通航之議，亦所反對，而對於設立特殊制度以利於蘇聯海軍，猶若芒刺在背，未便贊同。英義兩國，利害攸同，爰乃互送秋波，而有情投意合之感。惟截至現在爲止，英國內心雖表異議，但在外表上則僅提

出一般性質保留案，而不過確定表明立場其意關欲對待義國對於下列兩點有所表示，即(一)關於兩海峽通航問題，蘇聯不當享有特權，(二)日本現在非國聯會員國，不當令其與國聯恢復任何關係是也。第三，就法國代表彭考所發表之言論而觀，可知該國對於蘇土兩國所持見解，不欲加以反對。但以爲若干國家他日因履行區域互助公約或國聯決議案，爲共同目的而有赴戰之義務者，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均須享有自由通兩海峽之權利，毋得稍受限制。法國此項立塲，在該國內閣總理里昂伯倫與外長台爾博斯，在參衆兩院所發表外交政策宣言書中，已可窺見一斑云。

英俄兩國成立妥協

蒙德婁會議決定延會後，各國代表均在日內瓦舉行非正式談話，冀將會議經過各國意見參差之處，予以消除。蘇聯外委李維諾夫曾于二十七日晨會晤英國外相艾登有所商讀，當由李維諾夫接受蘇聯軍艦僅在下列特殊情形之下，得以自由通過韃靼納爾與博斯福魯斯兩海峽，即(一)根據國聯行政院之決議案有所行動時，(二)履行蘇聯前所接受之約束時，(此項約束事前應由國聯會行政院加以核准，)(三)保障黑海北岸之蘇聯海疆時是也。此際英國亦不願爲海峽問題與蘇聯發生爭執，經此談話後英國政府當於短時期內，即以新訓令授予該國首席代表史丹荷伯爵爵，俾蒙德婁會議得以迅速完成其工作。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六月廿四日起
至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大榮丸案津日領提出抗議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章程公布
△法衆院通過信任政府案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蔣院長發表聲明澈貫和平主張
△韓復榘談話不擬赴平
△隴東殘匪肅清
△平歷次被關學生釋出
△蒙德婁會議延會
△美正式佔領太平洋內巴克等三小島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時局空氣和緩湘南平靜
△大榮丸糾紛擴大
△我國參加世運選手團離滬赴德
△國聯舉行行政院會議
△蒙德婁會議因英義未獲諒解前途多荊棘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國民經濟建運會委員專員名單發表
△桑島抵滬
△安斯邇由津飛滬
△青島發生茂益丸案
△國聯行政院決議展期討論義亞問題
△美民主黨推羅斯福爲候選總統
△尼加拉圭退出國際聯盟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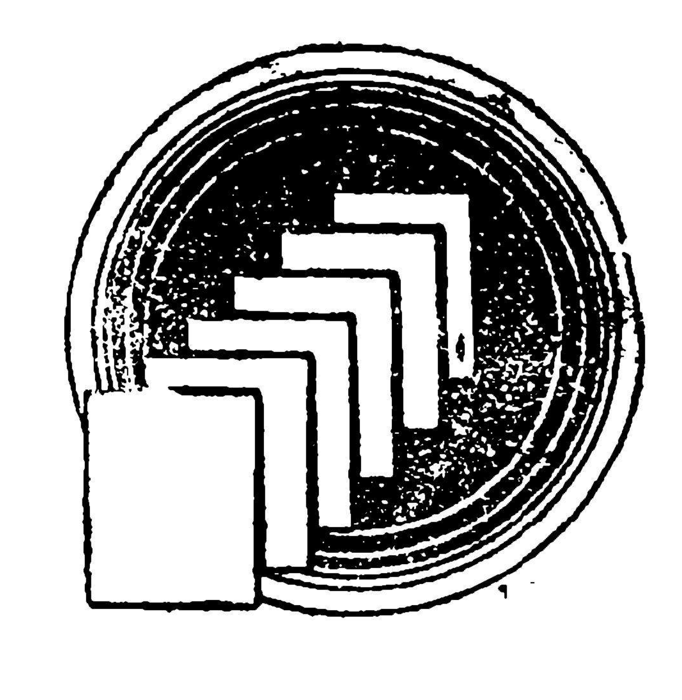
△蔣院長託梁建章向韓宋代達時局主張
△何應欽程潛等聯名電勸陳李白收兵
△宋哲元電催王克敏北上
△義致牒各國要求承認吞併亞國
△韃靼海峽問題英蘇成立妥洽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宋哲元返平
△喜多北上
△法新大使那其亞抵滬
△津海關監督訪日領談大榮丸案
△路運緝私總稽查處成立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二

△立法院會議通過總預算案
△國民大會選舉總監督人選發表
△港電桂軍開赴全州佈防
△國聯大會開會



論評選輯

時局之轉機

自兩廣出師以來，時局潮流，張弛屢變，惟目前確達一轉機，凡籲和救國者，應努力斡旋，勿失此貴重之機會！

蔣院長前日發表之談話，表示政府努力息爭之決心，吾人對此態度，甚表贊同，談話中四點：(一)聲明必貫澈和平統一之政策到底，其理由爲環境困難，不堪自擾，「萬一舟破艦沈，同歸於盡，必貽萬世千秋之罪名，而仍無濟於國事。」此種認識，一般國民定有同感。(二)聲明中央地方之關係，即「國家行政，必須統籌辦理者，中央職責所在，決不放棄，但在統一國家之中，儘有尊重地方狀況之可能。」「中央對各省政事，極願開誠洽商，亦極願助以人力財力，俾臻發展。」此不惟安兩廣之心，示協助之意，且表示今後政府與各省互相維護之政策。(三)聲明「整飭軍紀，統一軍令，爲民族生死國家存亡之惟一關頭，全國軍隊皆應服從決定國策最高中央機關之命令。」「粵桂軍隊。擅自進入湘黔贛閩各省，未能符合此項原則，至爲可惜，但仍深信兩廣將士愛國心長，稍加考慮，必當尊重中央意志，率循常軌，果能如此，余必推心置腹，一視同仁，決不追求既往，亦決不令其他各省軍隊越入粵桂。」此段因關軍事，特別重要。蓋苟能維持軍令統一，決不究既往，不令他軍入粵桂之境，政府之和平決心，定爲國民所欣悅也，(四)聲明不作大總統候選人，此與時局無直接關係，但亦可釋若干之疑忌，促諒解之進行。

吾人前日曾極論中央多方努力避衝之必要，今讀蔣院長談話，坦白眞誠，適情合理，有此聲明之後，以常情常理論，兩廣方面，應有反響，時局危機，殆已消釋不少。吾人願再論列數點，望兩廣當局必加反省，一般國民皆應曉悟者：第一，須知國家現狀，尤其最近情形，將根本上不能施行外交，推動國策，其故非他，即對外前提，須以國家的組織，出於國家的行動，倘軍令分裂，國家頓時失其立場，何論外交。第二，中國遭遇之問題，過於艱難重大，故必須極端審愼，內而鞏固團結，外而熟籌利害，尤其軍人，須愼重服務，不可妄言妄動。夫志存救國，則結果勿更害之，而紛雜之內鬨，徒害國家，甚至可以促其自亡也。第三，中國現時之軍隊，成立於艱難困苦之中，此須爲國家至萬無出路最後不得已時孤注一拚之用，其事何等重大，豈堪輕舉妄動，更焉能忍自殘之流血！第四，須知現在之國家規模，乃民十五以後經重大犧牲得來，凡屬國民，應加護惜。蓋國際環境上，及經濟力量上，絕不堪打破再造。第五，擁護統一政府，亦當然有條件，即政府必須爲救國負責。現政府過去之治績，當然未能饜國民之望，然政府當局，今正精勤刻苦，擘畫經營，則宜爲國民所共信。且國民大會之後，政治結社，將有自由，凡中國人應就現狀，謀改造與進步，共護中央，協同救國。第六，特別望兩廣當局反省者，兩廣對救國大計，應分擔責任，此不僅爲義務，亦且爲權利。過去兩廣與中央多所隔閡，外交狀況，政府方針，兩廣或不盡知，而地方財政窘迫，遂更加增其焦燥。雖然，今值蔣院長開誠協商之時，兩廣爲大局計，亦亟宜屏除客氣，迅停局部行動，一切從長計議。夫最近情形，確非正當負責之道，軍隊甫動，兩省金融，先已不支，況能盡使大軍北發，而置海防不問。此足徵局部

躁妄行動之絕無裨於國事也○聞中央已有協助兩廣之具體計畫，兩廣亟宜乘此釋過去之糾紛，開未來之新路，其爲國事負責之精神，應於嚴保國家軍紀軍令之前提下行之○綜此數端，可得結論，即乘此危機略緩之時，務應盡一切努力，使內戰斷不發生，再言及他○目前幸有此機會，則凡直接間接能盡力於時局者，務宜輔助以促成之，不可使世界人恥笑中國民族竟缺乏建國之政治能力也！

（錄六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公報）

『中日局面將如何打開』？

日大使川越二十二日到上海的時候，一班記者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日局面將如何打開？』川越說：『將力求經濟上着眼，以求兩國國交之促進○』同時，川越滬後還發表一篇談話，他說『……竊擬盡力打開中日兩國國交，蓋中國目下最大難關，在種種經濟事業，藉以增進兩國福祉，此實爲日本應盡之義務，責無旁貸者……』在這裏，我們却記起了李滋羅斯第二次遊日的一段故事○李滋羅斯第二次遊日的目的是在遊說日本，做到日英在華經濟提携○李滋羅斯會歷訪日本負責當局，勸日本在經濟上對華加以援助，俾中國發展國民經濟○日本當局一致加以拒絕○他們的回答大意是這樣：對華的經濟關係離不開政治，在中日的政治問題未解決以前，日本絕對不能在經濟上對華加以援助○

很明顯的這兩種態度是自相矛盾○李滋羅斯遊日與日大使來華，時間距離不到十天，然日本負責人談中日問題的態度却這樣自相矛盾，這是很有興趣的一件事○其實這個態度，表面上是個矛盾，骨子裏亦沒有什麼矛盾○日本負責人向李滋羅斯的一番話是真話○那些話表示這兩點意思：（一）中日的經濟關係不能爲一種純粹的經濟關係，必牽連着政治；（二）日本固然重視在華的經濟利益，但以日本今日在華地位，却不願與英國談什麼在華經濟提携○至於川越這次到上海的談話，他所謂的『將力求就經濟着眼，以求兩國國交之促進』，這完全是一種外交詞令○川越當然不能明題告訴中國人，說日本在中國還有許多政治欲望，說他這次來華做大使是謀達到日本在華的許多政治欲望　我們相信日大使川越帶來的外交方案的原則，當然還是『中日的經濟關係離不開政治，政治問題不解決，談不到經濟合作』○

『中日的經濟關係，離不開政治，政治問題不解決，談不到經濟合作』，老實說，到了今日，我們亦承認這是事實○中日局面果要打開，我們認定中日雙方的負責人，倒不必在外交詞令上放什麼煙幕彈了！我們以爲雙方外交負責人倒不如直捷了當在政治問題上求解決，我們始終認定前幾日南京外交當局有幾句痛快話○他們說『外交努力漸達最後階段，若仍無效……則外交途徑將塞○』我們以爲眞要打開中日局面，到了今日，中日雙方應痛痛快快把各方的最高限度的要求與最低限度的讓步都和盤托出○這算雙方最後的一次努力○中日局面打開得了，就在這次打開！打開不了，就痛痛快快承認途徑已塞，各方就痛痛快快另尋途徑○

最少，我們希望中國政府負責人今日抱這種態度○他們應該有這種決心○中國政府切勿以爲對日暫時先談經濟關係，中日間的政治問題又可以拖延和緩幾天，中日外交藉此又可以在殘局中敷衍一些時候○在我們看來，凡不可避免的結果，與其待諸將來，毋寧求之現在○橫豎中日的政治問題遲早要解決，遲早要通盤解決○倒不如認定這次與川越的交涉爲最後機會○解決得了固好；解決不了，就大家另尋出路○

這次西南事變發生以後，我們希望中央政府最少有這樣一個覺悟：對日外交不能再敷衍拖延，敷衍拖延的結果，國內人心必至潰決○西南出師抗敵，中央認定是假借名義○我們會說過，即令假借名義是事實，中央亦應覺悟抗敵這名義必有可借之作用與價值○倘中央不在這點上求補救，長使這類名義供人假借，政府必有窮於應付之一日○這是我們的忠告○

姑無論川越這次的外交詞令是什麼，老實說，中國政府可以不聽這一套○日本對華態度，他們向李滋羅斯說得清楚明白，『政治問題不解決，談不到經濟合作○』且日本在華北增兵的行爲，日甚一日，在這種形態下談幫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亦未免滑稽○這是我們的看法，這是我們希望中央政府在對日問題上應有的認識○

最後，還有一點，希望政府與國人注意○民國二十幾年來，中國的一切內爭，總牽連着外人的作用在內○每次內戰發生的時候，外人總認定是可乘之機，外人總收相當漁人之利，這次川越來華，恰好又遇到中國內戰空氣濃厚的時候○這又是他人可乘之機○政府負責人應把眼光放遠，對內對外雙方不能兼顧的時候，應放輕對內，着重對外，這是合理的途徑○

爭與外人，不與家奴』，滿淸之亡，正坐此失。願當國者應引此爲戒。

（錄六月二十四日天津益世報）

墾植事業之轉機

江蘇爲我國產棉之重要區域，尤以淮南鹽墾區之產棉爲最巨，淮南墾區，位於江北范堤之東，南起南通之呂四鎭，北至阜甯之陳家港，南北縣亘六百餘里，東西廣約二百餘里，原爲蓄草煎鹽荒灘，向不爲人所注意。自南通張季直氏提倡與墾植棉之後，通海墾牧公司開其先，各鹽墾公司繼其後，乃有淮南鹽墾區之名。惟着手之初，規畫建設，未臻完備，連歲又遭風蟲雨水之患，以致收穫歉薄，入難敷出，投資者視爲畏途。近年以來，政府方面極注意於建設工程與交通事業，除導淮，築路，港闢以外，惡積極爲新運河之開浚，各區棉田雖有三百餘萬畝之面積，歲收六十萬擔之皮棉，値二千五百萬元以上，而荒地之待墾者，尙有一千萬餘畝之多。使全區之地，各盡其利，亦影響于全國棉產之增加，寧可勝計。記者於鹽墾事業，知之較深，昔曾躬赴調查，爰就所見，據陳其略：

鹽墾事業，以往之失敗，歸結言之，厥有六點，（一）缺乏政府力量及幫助。（二）資力之過於薄弱。（三）技術方面之幼稚。（四）人事之不適宜。（五）急功近利，求效太速。（六）佃戶太流動，生活不安定。就過去之經驗，一般人對於鹽墾事業之印象大壞，各方幫助之心，自感淡漠。惟就最近觀察與實地研究所得，較諸已往情形，確有不同之點：（一）各鹽墾公司，經多年之失敗經驗，對於墾植事業，多已認識淸楚，各能脚踏實地，商定步驟，穩妥進行。（二）政府當局認識墾植事業之重要，亦已變換旁觀態度，而爲眞心幫助，全力注意於浚河鍵閘，已見明證。（三）各區地價及佃租，已較昔時增高，各公司情形，亦漸入佳境。（四）根據已往放欵者之經驗，與佃戶耕種之情形，有待於資金之幫助同感切要，其需要資金之方式，與辦理合作社之成績，深覺佃戶頗能保持信用。默察各鹽墾公司經營之實況，一爲長期的整理土地工程，如河道，溝渠，涵閘，倉庫等之建設。一爲短期的生產費用，如蓋草，種靑，肥料，種子等之所需。此次江蘇省政府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制會聯合各銀行代表與技術專家聯袂前往視察，日前業已竣事，其所得結果，必甚足以饜各方之熱望，記者願貢所見一商兌之。

鹽墾事業之經營，必須有健全之政治力量爲之統制，而後可收指揮呼應均感靈便之效。如土地之測量，水利之計畫，治安之布置，以及業主佃戶之糾紛，在在需有有力之政治，爲之管理統制，以免散漫廢弛，各不相謀之弊。似宜設置墾務督或專員，或管理委員會，專管墾區內之行政事宜，負監督指導聯絡之責任，運用其推動力量，以促墾區事業之改進。應直轄江蘇省政府，網羅與墾植事業極有關係之人士，與農業上富有技術之專家，從事於此，爲墾區謀發達，即爲地方增生產，國家培富力，此應注意者一。任何事業，須賴學術爲之助，墾植事業之需要技術，尤爲切要。凡土壤之改善，蟲害之滅除，種子之選取，栽培之研究，在在有賴於專家之工作。應由江蘇省政府會同棉統會在淮南墾區辦一棉產改進所，專負改進育種，土壤，蟲害，栽培諸種工作之責任。聘請專家常駐區內服務，一二年後，墾植事業之進展，當非昔比，此應注意者二。

業佃戶合組業佃仲裁委員會，議定極公允之佃租辦法，切實履行，業主既不應額外誅求，佃戶亦不應抗玩不繳，此應注意者三。

墾區內之經濟組織，應再求進一步之完全。區內經濟組織，宜以合作社爲中心，各區應由管理機關設置合作事業指導專員，切實指導區內之合作事業。凡鹽墾區內有一千戶以上之區域，應設一合作事業指導員，負實主持，此應注意者四。

有管理，有技術，有辦法，有經濟組織，然後各銀行之建設貸欵銀團爲不可緩矣。貸欵銀團之組織，應由江蘇省農民銀行爲主體，聯絡各銀行商定貸欵之方式與辦法，着手進行，於長期貸欵之前，不妨先辦短期貸欵，以合作社爲核心，予以資金上之融通，似此爲力易而收效速，一方再研究長期貸欵之計劃，爲根本上之幫助。此應注意者五。

總之，墾植事業，關係甚巨，應合政治學術金融三大力量冶於一爐，各自盡量發揮其機能，作通力合作之經營，庶乎有濟。吾知賢明之政府，與學術專家金融領袖，經此視察以後，當有極好之計劃，矢以決心，運以全力，一致促其成功。墾區數百萬之農民，實利賴之。

（錄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歡送參加世運代表團

世界運動會之舉行，今其第十一次；我國之參加，始於洛杉磯，此番出席，是其第二次；代表由一人而增至一百有奇，其為我國體育建設上之空前盛舉，殆無疑義。茲者，代表團與考察團，將於今午乘康脫浮地號輪出國；值茲臨行，竊願致其歡送之忱。

歐美各國與日本之體育，其程度已達尖銳之高峯，換言之，即已以科學為人力之助是耳，益以國家之強盛，生活之安定，從事運動者，均能一其心志，努力深造，故燦爛之成績，特殊之收穫，皆其必然之後果。我國體育競賽之落後，非體力之不如人，實乃尚未能運用科學之方法，使人力之發揮，得奏於最高度耳。故成績之進展，至水平線而止，能與世界健兒一較高低者，幾同鳳毛麟角。近年以還，我體育界諸君，亦相偕以科學輔助人力為提倡，第為日無多，收效尚微；是以今次我國選手之登世界會場，是猶人力之與科學拚，勝負之數，一如阿比西尼亞之以血肉與意大利之新式武器戰，固盡人皆知其必敗者，然明知其敗而戰之，無畏精神自可寶貴也。

或有以為國增光，期之選手者，竊以為此乃奢望耳。蓋以人我較，諸君此去，猶如小巫之見大巫，實力不逮，昭然若揭，強所不能，非情理之所許；是以我人所期望於選手諸君者，為各鼓其英勇，各竭其智能，所謂力盡而北，則敗也勿辱。同時對於致敗之由，要宜不辭窮究，能採人之長，補己之短，則不虛此行矣。此外，各選手之一舉一動，更須善自檢點；在茲萬目睽睽之國際場中，隨時隨地，均宜以運動家之真精神出之。要知諸君此行，乃中華民族四萬五千萬人之代表，各友邦對我國族之印象，自昔不甚良好；事實勝於雄辯，諸君在德京之言行，務必一改異國人民之觀念，使知昔日所想像者，全屬誤解，從知新興之中國，乃一有組織之國家，中華民族亦一有紀律之民族。

此屆大會，舉行於德京柏林，德之與我，雖有國力強弱之別，然戰後之處境，亦正與我有相似處，蓋一歐一亞，同為被壓迫之國家則一也；而德人卒能持其堅毅之精神，將薩爾收回於前，（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萊茵設防於後（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所謂梵爾賽和約與洛迦諾公約，均自動為之撕毀。此日爾曼民族「魂兮歸來」的表現，或議以有背國際信義，然在弱小民族自強不息，解除壓迫的立場上觀察，我人實不能不表示同情與欽佩。抑尤有進者：在薩爾區公民投票之前，有孟敦那女士者，亦薩爾之公民也，為投票之故，特由上海啓程，路經西伯利亞，在火車中十六日，始抵柏林，再僱乘飛機，趕達目的地；至則疲倦萬狀，已為選民到廠之最後一人矣。其忠貞愛國之熱度，可垂千古而不朽。此種精神，皆得諸德國體操鼻祖楊氏之遺教。今者，諸君往遊此邦，除在體育之方式上攻錯與取石外，更須以日爾曼民族之體育精神，亦即新興德國忠貞勇毅之精神，帶回祖國，貢獻祖國，則所得代價，較諸運動場上耳聞目覩者，尤為可貴也。

與選手偕行者，尚有考察團焉。團員皆國內體育界之中堅分子，既有相當之經驗，復有相當之地位。團有團長及指導員，組織至為嚴密；其費用或由各省市補助，或由體協會津貼，當局所期以最有收穫，最有供獻者在此，而我人所厚望於團員諸君者亦最殷！諸君涖德後，勿徒觀其表，更須探究其裏，務將德國之藥材，及其診斷與治療之方法，滿載而歸；然後審察事實，權衡國情，對症施藥，挽國族於垂危。諸君其自審使命之遠大，勿如空入寶山，徒手而歸歟！

諸君行矣！諸君去國後，我人願以最熱烈之情緒，最誠摯之精神，為諸君擁護。過去因選拔所發生之小小波瀾，及其他枝枝節節之不滿，在諸君出國之前夕，已一筆勾銷。希望諸君登程後，亦彼此一德一心，從頭幹起，為國族發揮智能勇力，共求光明之前途。諸君行矣！祝諸君一帆風順，祝諸君旅途健康！

（錄六月二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六）

附錄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施行細則

（六月二十三日行政院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細則根據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第六十一條訂定之。

第二條 選舉人投票時，應呈驗公民證。

第三條 鄉鎮坊公所應將該管區域內，曾經宣誓，領有公民證之男女公民，造具公民冊，於投票一月前，逐級彙呈省事務所審核並宣布之。

第四條 宣布選舉人名冊，以三日為期，如本人以為錯誤或遺漏時，得於宣布期內請求更正。

第五條 職業選舉人，有二個以上選舉權者，應於選舉二十日前，聲明參加某種團體選舉，並由其所決定參加之選舉機關，通知其他選舉機關，逾期由選舉監督指定之。

第六條 各種選舉推選候選人時，應於票面註明被推選人之籍貫，候選人決定後，並由選舉監督將其姓名，年齡，籍貫，經歷，職業，造冊呈報選舉總事務所，轉呈國民政府指定後，發交各選舉監督分別公告之。

第七條 各種選舉票上，應分別載明國民政府指定各該種候選人全體姓名，依照姓氏筆畫之簡繁，按次編定號數。

第八條 在區域選舉及職業選舉，或在兩個職業團體選舉，均為被選人；而同時當選者，應聲請擇定其一，所遺之額，以該區域團體之代表候補人，依法遞補，其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第九條 選舉人候選人年齡，以造具名冊之日計算，職業團體候選人之從業或服務年限，以被推選之日計算。

第二章 區域選舉

第十條 選舉監督須定期通告該區內各縣市長，依限造報記載左列各款之簿冊，轉呈該管選舉總監督審核，（一）各縣鄉鎮劃分或各市坊劃分之情形，（二）鄉鎮長或坊長之全體姓名及履歷。

第十一條 各區候選人應由各該區選舉監督，按照所轄各縣公民人數之比

例，分配其應出候選人之名額，逐級呈報選舉總事務所審核並公告之。

第十二條 候選人推選由各選舉區鄉鎮長（在市爲坊長）按照該區應出代表之名額以記名連記法聯合選之，（例如江蘇第一區代表名額四人，該區內之每一鄉鎮長，可用同一選舉票推選候選人四名（以本縣籍爲限），彙送各該選舉區事務開票，依前條之分配，以各該縣之得票較多數者，爲候選人無鄉鎮長之縣，由聯保主任或相當人員行使推選權。

第十三條 候選人之推選於各縣區公所行之，無區公所之縣於公共場所行之。

第十四條 候選人服務或寄寓他處，而籍貫未變更者，仍得爲本籍所屬區域之候選人。

第十五條 各選舉區所推選之候選人經省政府簽註意見後，送請選舉總事務所覆核。

第十六條 直屬行政府之市所推選之候選人，由各該市長送請選舉總事務所審核。

第三章 職業選舉

第十七條 選舉法第三章第十九條所稱依法成立之團體，以曾經當地主管機關立案者爲限。

第十八條 職業團體中最下級團體之機關如左，（一）農會　在縣爲其所屬之鄉農會，在市爲區農會，（二）工會　爲其所屬之各業工會，（三）商會　爲其所屬之各業同業公會。

第十九條 選舉法附表三所定江蘇省公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京滬滬杭甬鐵路工會代表，湖北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平漢鐵路工會代表，湖南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粵漢鐵路工會代表，河北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北寧鐵路工會代表，一名爲平綏鐵路工會代表，山東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津浦鐵路工會代表，山西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正太鐵路工會代表，河南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隴海鐵路工會代表，上海市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中華海員工會代表，廣東省工會代表名額內，應有一名爲中華海員工會代表。

第二十條 選舉監督須定期通告該區內各團體依限造報記載左列各欵之簿册，轉呈該管選舉總監督審核，一，組織章程設立程序及其經過，二，立案機關及立案年月日，三，職員及其經歷，四，會員姓名年齡籍貫及其從事該職業之年期，五，會員有同時爲其他團體會員時，其他團體之名稱，及依選舉法第五條末段擇定之團體。

第二十一條 職業團體機關職員推選候選人，依照各該團體應選出之代表名額，用記名連記法，於選舉監督指定之地點行之，送該管選舉總監督所指定之地點開票，轉報選舉事務所審核。

第二十二條 自由職業團體選舉總監督，須定期通告各該團體依限造報記

載左列各欵之簿冊，一，組織章程設立程序及其經過，二，立案機關及立案年月日，三，職員及其經歷，四，會員姓名年齡籍貫住所及其從事該職業之年期，五，會員有同時爲其他團體會員時，其他團體之名稱及依選舉法第五條末段擇定之團體覆核。

第二十三條　自由職業團體之機關職員推選候選人，依照各該團體應出之代表名額，用記名連記法，以通訊方式行之，送由各該主管行政機關轉送選舉總監督所指定之地點開票，彙轉選舉總事務所覆核。

第四章　特種選舉

第二十四條　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公民宣誓，各就其所在地政府，依公民宣誓登記規則第五條之規定行之，凡分居各省，而有本年六月以前之戶籍冊可資依據，曾經公民宣誓者，得依法選舉，（選舉証即以公民証代之）其無戶籍可憑者，並應取得確實証明。

第二十五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欵所定之代表九名，其名額之分配，無錫盟及察部八旗羣二名，烏伊兩盟，土默特旗，及綏東四旗四名，阿拉善，額濟納兩旗一名，青海左右翼盟二名。

第二十六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第二兩欵所定選舉區域之劃分，得由蒙藏選舉總監督，按照各該盟部旗原有行政區域之便利，酌加劃分，送請選舉總事務所核定之。

第二十七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欵內各盟部旗應推代表候選人九十名，其分配方法如左，一，錫，察，烏，伊四盟部，各出代表候選人十二名，共爲四十八名，二，青海左右翼兩盟，各出代表候選人九名，共爲十八名，三，阿，額，土，三特別旗各出代表候選人六名，共十八名，四，綏東四旗共出代表候選人六名，同條第二欵內，各盟應推出代表候選人三十名，分配方法如左，一，烏訥恩素珠克圖四路盟十二名，二，巴圖塞特奇勒圖中路盟八名，三，青塞特奇勒圖盟十名。

第二十八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二欵內各盟部應出代表候選人，照規定名額由各盟所屬札薩克聯合推選，各旗應出代表候選人，照規定名額由所屬參佐領聯合推選，並由各該選舉監督，彙呈蒙藏選舉總監督，簽註意見，送請選舉總事務所覆核，轉呈國民政府指定後，依法選舉之。

第二十九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二兩欵內各盟部旗代表之選舉，由蒙藏選舉總監督令各選舉監督，各依國民政府指定之候選人名額，比照區域選舉辦法辦理之。

第三十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條第四兩欵代表候選人，由蒙藏選舉總監督，按照實際情形，分配名額，擬具名單，並得簽註意見，送請選舉總事務所覆核，轉呈國民政府指定之。

第三十一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三，第四兩欵，代表之選舉，由各該盟部旗寄居各地領有公民證之蒙人，各就蒙藏選舉總監督指定之場所投票，選舉人如不能親到投票時，得將選舉票遞寄蒙

選舉總監督。

第三十二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之代表名額，由噶厦按照西藏各地情形酌予分配。

第三十三條 選舉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代表候選人，由各地推選後，報由噶厦彙呈蒙藏選舉總監督，簽註意見，送請選舉總事務所覆核，轉呈國民政府指定之。

第三十四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代表之選舉，由蒙藏選舉總監督令噶厦，依國民政府指定之候選人名額比照區域選舉辦法辦理之。

第三十五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所稱之西藏人民，指暫時寄居各地之西藏人民而言。

第三十六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之代表候選人，由蒙藏選舉總監督就寄居各地領有公民證之西藏人民，擬具名單，並得簽註意見，送請選舉總事務覆核，轉呈國民政府指定之。

第三十七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代表之選舉，由寄居各地領有公民證之藏人，就蒙藏選舉總監督指定之場所投票，選舉人如不能親到投票時，得將選舉巡寄蒙藏選舉總監督

第三十八條 在外僑民之選舉人推選人及候選人之資格，經選舉監督審核後，應分別召集下別各種名冊，呈報選舉總盡督審核，但候選之名冊，應由選舉總監督轉送選舉總事務所覆核，(一)選舉人名冊，應記載各選舉人之姓名，年齡，籍貫，住所，及其職業，(二)團體體會員及職員名冊，應記載團體之類別，組組情形，設立經過，及各該團體會員，及現任職員之姓名，年齡，籍貫，住所，職務，(三)候選舉人名冊應記載候選人之姓名，年齡，籍貫，住所及從事該職業之年期，或為該會會員之年期。

第三十九條 在外僑民推選候選人，於選舉監督所在地行之，

第 四 十 條 在外僑民候選人之推選，由僑務委員會認定團體之機關職員行之。

第四十一條 在外僑民族選人，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一)有選舉人之資格，(二)年滿二十五歲，(三)曾為各該團體之會員滿三年以上，如為職業團體，曾從事該職業滿三年以上，而現為各該團體之會員。

第四十二條 在外僑民團體之推選人資格，以各該團體之現任職員為限，其候選人名額，為各該地方，應出代表名額之三倍。

第四十三條 在外僑民推選及選舉，如有特殊情形，得向各該地方選舉監督，以通訊投票方法行之。

第四十四條 在外僑民對於推選及選舉，如因特殊情形發生窒礙，各該地方選舉監督，不能解決時，應呈報選舉總監督，轉請選舉總事務所核辦。

第四十五條 軍隊候選人之推選事宜，由各選舉單位之最高長官辦理之。

第四十六條 前條推選手續，由軍隊選舉總監督規定之。

第四十七條 各選舉單位之候選人選定後，應送由軍事委員會，簽註意見，彙送選舉總事務所覆核，轉呈國民政府指定九十名為候選人。

第四十八條 前條選舉，均就各該選舉單位所地行之。

第四十九條 在區域選舉及軍隊選舉，同時當選者應申請擇定其一，所遺之名額，以該區域或軍兵之代表候補人依法遞補之。

第五章 選舉事務所及選舉監督

第五十條 各種選舉事務所之組織規程，由選舉總事務所訂定之，各種選

舉事務所，於選舉完畢後即行裁撤。

第五十一條　各種選舉事務所，及投票所，開票所辦事細則，由選舉監督訂定，呈報選舉總事務所備查。

第五十二條　選舉監督所為候選人資格之審查結果，須呈報選舉總事務所核定。

第五十三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一·二兩欵，選舉監督之設置，由選舉總事務所，就蒙藏選舉總監督所畫名選舉區之最高行政長官派充之。

第五十四條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四兩欵各蒙部旗之選舉監督，由選舉總事務所指派適當人員充任之。

第五十五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欵之選舉，由選舉總事務所令噶廈監督西藏各地選舉事務，比照區域選舉辦法辦理之。

第五十六條　選舉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欵之選舉，由選舉總事務所指派適當人員為選舉監督辦理調查登記及選舉一切事宜。

第五十七條　各種選舉須於三日內辦理完竣。

第五十八條　現任省市區縣各級長官司法官及軍警長官，不得在所在地選舉區內，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第五十九條　選舉總事務所主任，副主任，總幹事，副總幹事，參事，組長，幹事，不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指導員視察員於其指導視察區域內選舉總監督，選舉監督於其辦理選舉之區域或團體內，不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第六十條　選舉監督應於選舉前十五日頒發選舉通知，載明左列事項，（一）投票所及開票所地址，（二）投票方法及日期，（三）各該區或團體代表名額。

第六十一條　投票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選舉監督應令其退出，（一）冒名頂替者，（二）在場喧擾，勸誘不服制止者，（三）携帶兇器入場者，（四）有其他不正行為不服制止者。

第六十二條　投票管理員之職務如左，（一）掌管投票匭，投票簿，及選舉人名冊，（二）維持投票秩序，（三）其他由選舉監督委任事項。

第六十三條　開票管理員之職務如左，（一）保持開票秩序，（二）清算投票數目及被選人得票計算，（三）保存選舉票，（四）其他選舉監督委任事項。

第六十四條　投票監察員開票監察員分別監察投票開票事宜，監察員如與管理員意見不同時，應呈明選舉監督決定之。

第六十五條　選舉人於投票完畢後，應由投票管理員在公民證上加蓋（投票訖）卟樣，並將原證發還。

第六十六條　選舉票及投票匭由選舉總監督按照附表定式製成，分發各選舉監督，於各種選舉開始前發交投票管理員。

第六十七條　投票管理員應於投票前會同投票監察員，將投票匭當衆開驗，驗後嚴加封鎖。

第六十八條　各選舉監督應照各投票所選舉人數分別造具投票薄，前項投票薄，應載明選舉人姓名，年齡，籍貫，及住址。

第六十九條　選舉票分交於投票所，由投票管理員會同投票監察員查明數目，嚴密封存，非屆投票日期，當衆驗明封識後，不得啟封。

第七十條　投票匭於投票完畢後，由投票管理員會同投票監察員，即時當衆嚴密封鎖，非屆開票時，由開票管理員，會同開票監察員當衆驗明封識，不得啟封，投票人如認為必要時，得公推代表九人至十五人，另備各人簽名蓋章之封條，加封於投票匭

。

第七十一條 蒙藏選舉票依式製定時，除用漢字外，得以各該地通用文字譯印於選舉票之裏面。

第七十二條 頒發蒙藏選舉通告時，除用漢字外，得附譯各該地通用文字。

第七十三條 投票管理員應於投票薄記載左列事項，㈠選舉人之姓名年齡籍貫住所，㈡投票場所及投票日期，㈢發出票數用餘票數及投票數。

第七十四條 投票人有犯本細則第六十一條各款之規定，勒令退出者，應將其選舉票收回，附記於投票簿。

第七十五條 投票管理員於投票完畢後，應將投票情形造具報告書，連同用餘之選舉票，投票薄，選舉人名册，呈送選舉監督，前項報告書應由投票監察員連署。

第七十六條 遇有天災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發生，致不能投票時，投票管理員得呈報選舉監督改定投票日期或場所

第七十七條 投票開票時間，不得在上午八時前，下午六時後，及未投畢或未開畢之票匭，應由管理員會同監察員暫行封鎖，於次日繼續投票開票時，當衆驗明啓封。

第七十八條 各區選舉監督於各投票匭送齊之翌日，應酌定開票時刻，先行宣布，屆時親臨開票所，督同開票監察員管理員行之

七十九條 選舉人得請求開票管理員給予入場劵，入開票所參觀開票事宜，至座滿爲限，遇有必要情形時，得臨時限制入場人數。

第八十條 開票管理員於開票時，對於選舉票作廢之認定，應會同開票監察員爲之，認定後，須當衆宣布。

第八十一條 開票管理員應作成開票筆錄，記載左列事項，(一)投票總額，(二)廢票數額，(三)各被選人之得票數額。

第八十二條 開票管理員於開票完畢後，應將開票情形造具報告書，連同開票筆錄，有效選舉票及廢票，呈送選舉監督，前項報告書應由開票監察員連署。

第八十三條 投票錄開票錄選舉錄須繕副本，以備選舉人或被選人請求覽閱。

第八十四條 各地方選舉監督於選舉完畢時，應造具報告書，連同各種選舉書類呈送選舉總監督於本屆選舉年限保存之。

第六章 選舉及當選無效

第八十五條 選舉無效不及改選或改選而仍無結果者，得由國民政府就候選人中指定之。

第八十六條 同一地方及被選舉人有二人以上同姓名時，除別有方法，能證明當選應屬何人外，以抽籤定之。

第八十七條 代表之當選人及候補當選人之姓名並所得票數，應由選舉總監督或選舉監督公告之，並同時通知各當選人，當選人接到前項通知後，應於十日內以書面表示願否應選，及不願應選者，即以選舉法第八條所定候補人依法遞補。

第八十八條 各地方代表當選人，應由各該地方選舉監督發給當選證書及式樣如附表，當選無效時，當選證書已發給者應令繳還，並將姓名及其緣由宣布。

第八十九條 各代表應於開會前五日內親到選舉總事務所報到並繳驗當選證書。

第七章 附則

第九十條 本細則之解釋權，屬於選舉總事務所。

第九十一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在城市裡（一）



張天翼

第一章

這艘拖船給小火輪龍翔號拖着靠了碼頭，丁壽松就給吵醒了。

右手一直趴住他旁邊那個包袱，連那黑油油的長指甲都陷了進去。包裹布看來很有點年紀——灰裏帶黃，誰也看不出牠出世的時候原來是什麼顏色。上面綑着一道紅帶子，深深地嵌成一道槽，好像一個胖子給緊緊地勒着腰。

牠主人可很瘦，那件長衫彷彿掛在衣架上一樣。他腮巴凹進得很深，叫人疑心他老是在使勁吸着什麼東西。

他打個呵欠，咂咂嘴，把同艙的人掃了一眼。然後把視線釘到了船板上，出神地想着什麼。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嘴角輕輕抽動着——愛笑不愛笑的。末了他噓了一口氣，於是把扁平的腦袋伸出窗子去看一看。

外面的陽光陡然往他臉上一拍——右眼給刺得直瞇着，下眼皮還顫動了一會。左眼可乾脆閉着：似乎周圍的肌肉有點嫌多，擠得牠睜不開。

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臉子，瞧着那些人搶着踏上跳板往船裏直衝的忙亂勁兒，叫船上的都覺到了自己那種安穩不過的地位——幸喜自己佔了先。有些還在船艙裏拍着手打哈哈，指指那個給擠得落了後的女人，指指這個蠻牛樣衝着的男子漢，談論了几句又大笑起來。彷彿他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來這一手的。

丁壽松也微笑着。他裝做格外閒散的樣子——据高臨下地看着熱鬧。有時候對那笑着的幾位會意地看一眼。

那些人好像要在他姓丁的跟前特別討好，擁得更加起勁了些。個個人都用手推着前面的脊背，用嘴叫着，向同伴招呼着：叫人覺得這地方出了什麼大禍害——遲點兒就逃不了命。

等到上船的人漸漸多了，丁壽松這才對誰裝鬼臉似的——霎霎右眼，縮進了腦袋。右手把包袱挪過來一下，讓牠緊貼住了自己的屁股。一面用提防着什麼的眼色打量着擠進艙來的人。

那多半是些粗傢伙，是些泥腿子。他們身上還蒸了一股汗味兒。

他忍不住把下唇撅了起來，成了一把湯匙，彷彿要把嘴裏那些殘餘的夢涎兜住了不叫漏掉牠。為了怕有個把粗人坐到他身邊，或者竟請他拿開包袱撥出個空座來，他於是又閉上眼睛。

窗口飄進了一陣風。一些黑屑給捲了進來，就簡直是些活東西——不輕不重地往人身上撲，跟手還帶彈性地跳跳。於是一陣什麼野花香氣也漏進了窗子，還混着大糞味兒。船身輕輕地盪着：底下河面上暗暗發出那種低沉的叫聲，聽去覺得牠是在對誰訴苦。

各色各樣的人還是往艙裏擠。夾在中間的一位帶瓜皮帽的先生——煩躁地皺着眉，拿肩膀撞開別人的肩膀，腳端着別人的腳——讓身子擠到前面來。他那隻圓泡泡的鼻子發了紅，大聲叱斥着——擠什麼呀，混蛋！把旁邊一個鄉下人一推，自己又逼進了一步。

丁壽松睜開了右眼。他旁邊這空地方反正要給別人坐去的，他就選上了這位帶皮瓜帽的先生。他搭搭那位的馬掛袖子，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腿上。

那個嘴裏一直嘟噥着，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罵了開去。並且還橫了碼頭上的巡警一眼：他怪那些吃公家飯的連秩序都維持不了。然後又惡狠狠地瞧着那些落在他後面的人。

可是到處都滾着亂糟糟的叫聲。那些客人一擠到跳板盡頭，就很重很起勁地往船裏一跳。好像他們已經第一步踏上了一個安安穩穩的太平世界——表示着一種了不起的決心，表示着一種得了救樣的快活似的。

丁壽松連左眼也睜張了一小半——動手來打量來身邊這位先生。脊背可緊緊貼着後面：那剳剳剳的響聲震得他挺舒服，竟有在剃頭店裏給搥着背的那種派頭。

他到底是個什麼腳色呢，這位先生？整船的人——怕祇有這一位先生跟他丁壽松談得來。

現在上船來的都已經坐定了。有幾個祇能拿尾骶骨貼着坐位，擺出付登坑的姿勢來撐住自己的身體。這兒那兒都在咕嚕着，像是給擠壓出來的聲音。

於是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邊推動的一下——叫自己別儘擠着丁壽松。接着取掉了瓜皮帽，讓他那禿腦頂來冒熱氣。

丁壽松也往左邊聳過去些，並且在屁股上用着勁，不讓別的人來動搖他倆的防線。他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隻發紅的鼻子，還在嘴角上掛着微笑——等那位坐穩的先生掠過視線來。

到底——那位先生來招呼了他。好像知道天數派定他倆會做朋友的，很自然地對他點點頭。

『你這位先生——也是上城裏去的吧？』

丁壽松趕緊把後腦離開了板壁，笑着皺皺眉毛。他早就打算要說一大篇話了：

『是的嘎，唉。人家硬要找我，眞是的！我——我——敝姓是丁。尊姓呢？』

『何。』

這個就挺內行地問：

『何？人可何啊？』

接着用食指在包袱寫着，下唇往外兜着，好像要不這樣——就記不住似的。

有幾張臉抬起來看着他，大概他們都想要知道他是個什麼來頭。他決



國風社選

丙子元巳釋戡先生招同秦淮水榭雅集分韻得綠字　潭秋

禊辰尊所聞好事走僮僕春服命儔侶臨河頗驚俗秦淮古時水王氣惘裂幅國誰祓不祥嬉春媿戴幞同來多俊彥清談谷簾瀑撫絃送飛鴻辨籟精比竹應邀金陵集（明吳兆等有今陵雅集見列朝詩集）遠接牛渚躅我慕競病詩嶮韻不敢續非關文律弱武德苦未沐主人將家子橫戟吐繡腹笑人吟髭寒自媚雄髮綠（山谷詩綠髮將軍領百蠻）若念東隅失笳鼓宜一逐聱譯非巧謠感事同歌哭佐餐慙得嘗六斛飽鹿肉

元巳釋堪招集秦淮停艇聽笛水榭分得照字　迪庵

秦淮寂寂誰吹篴朝是士非枉逋峭借君杯酒祓牢愁臨流抒寫天機妙河廣容舠水初生夾岸樓臺如裝鞘若闕長堤種桃柳勝處尤知宜晚照當途此意會未能徒遣吾儕失憑眺年年禊事追古歡折簡責詩不辭召石叟畏寒期不來座中之客孰德劭飲罷差喜脫心羈出門一對鍾山笑

次韻報公渚南潯　檢生

敢將心事說傳燈過嶺深慙粥飯僧一例修蛾畏謠諑幾年羸馬困崚嶒披荆自喜神猶王握瑾寧辭世共憎多謝故人相厚意待憑丹荔報瑤縢

纕蘅寄示元日大雪詩次均奉和　志淸

元日天公報好春一時大地竟無塵（元日大雪南北皆同）喜將歌樂詩同和（香山喜雪詩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敢鬥深嚴句有神兵氣定隨雪消釋民生應與歲更新遙知東閣梅開後更有淸詞寄遠人

次纕蘅九日獨遊貴陽東山簡知友韻

子威

邊徼雲天鎭沉寥。蜀都持節蒞韋皐。民居縱目參差見。山勢憑城次第高。浩蕩情懷隨夢遠。颼飀樹木挾風號。獨遊記否江亭事。依舊詩中一世豪。

三月三日公園尋花獨詠奉呈纕蘅先生　天白

寒戀春林花尚稀。去年京國正芬菲。一溪碧水重三日。六代青山擁四圍。（去年上巳承召修禊烏龍潭）溟涬獨看鴻鵠遠。豪華笑數燕巢非。新亭聞道憂時急。惟盼征南使節歸。

衆異歸自江戶爲龍名舘福子致其繾綣寄贈紅豆一雙并媵律句　无恙

微波猶可託。滄海更茫然。無益雙紅豆。相思獨杜鵑。鬱花嬌未已。譯語便難宣。我老成追憶。青禽意枉傳。

憶昔居東國。滿堂園美人。目成萬里客。花近一家春。玉女傳言日。鮫珠泣海辰。慚無抱柱信。空復問音塵。

櫻花盛開舊歲纕蘅所贈也有懷纕蘅　石遺

一種天斜簇簇新。對花苦憶送花人。天然絕代漁洋筆。不遺小園吟冶春。

嫩寒畏下聿來堂。劃地東風掩日光。老去看花眞霧裏。詩王端合屬陳芳。

竟無先生遠遺金光明經品目檢生教授適贈詞品甲及疆邨語業各一率占報之　展堂

淵明豈必攢眉去。介甫其如習氣何。未了法身無量義。且尋語業一高歌。（荊公書定林院窗夢說波羅蜜其如習氣何）

夜檢與有壬手札　秋岳

少年謀國輕羣謗。猶有吾言在篋中。未辦南來餘此淚。徹泉還欲注天東。

鷓鴣天　和庵述　鐵尊

燭灺宵闌意未休。無端恩怨上心頭。天涯側帽空頭角。人海狂潮幾首丘。　爭灑涕。漫登樓。男兒西北有神州。（借句）憑誰會得傷心處。萬里寥天易水秋。

九府千年付劫埃。銅山金穴共雲埋。馬嘶冀野臺空築。鶴夢揚州客未來。　鑽故紙。鎖荒菭。柴門今日爲誰開。買鄰買宅都無分。贏得囊中句好裁。



淩霄一士隨筆

曾國藩咸豐四年四月靖港之敗，幾以身殉，而部曲將塔齊布等適有湘潭之捷，國藩雖獲革職處分，塔齊布則超署提督，曾軍威名日隆焉。王闓運「湘軍志」曾軍篇所紀云：

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王珍絕城走，……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國藩下檄塔齊布改援湘潭……四月己巳朔，……遂大破之，追至城乃還立營。其日長沙惴惴居賊中，人自以爲必敗。國藩集謀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親督戰。』或議先靖港，奪寇屯；或曰：『靖港敗，還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即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師十營官皆至，推彭玉麐決所鄉，定鄉湘潭。五營先發，約明日國藩帥五營繼之。夜半，長沙鄉團來請師，曰：『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團丁特欲藉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聞者皆踊躍；國藩亦憂湘潭久踞思牽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風利，礮船徑逼寇屯。寇礮發，船退不得上，纜而行，寇出小隊斫纜者，水師遂大亂。陸軍至者，合團丁攻寇，寇出，團遽反奔，官軍亦退，爭浮橋。橋以門扉牀版，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日午還至城下，而湘潭大捷報至。先所遣水師，距湘潭十里，聞陸軍戰勝，鳴角發礮直上。塔齊布軍三日三勝，壬申寇散走，水師盡燒所掠船，寇大敗，走靖港，遂俱走還岳州。湘潭既復，國藩以軍不精練，悉汰所部，留五千餘人，因留長沙造船，增調羅澤南李孟羣陳輝龍將水陸軍，圖再擧，上奏自劾，

而駱秉章及提督鮑起豹自上其功。文宗詰責提督，即日奪官，詔塔齊布以副將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遠室走達旦，明日與按察使會詳巡撫，請罷遣曾軍，語倨妄甚。巡撫語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國藩猶待罪，俄而得溫詔，且超用塔齊布，文武官大慙沮，有壬詣國藩頓首謝。城中防兵，聞代大將，皆驚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平寇功由此起。

又湖南防守篇云：

三月丁未，寇大上，圍岳州。國藩軍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軍潰退，寇從而上，軍還省城。寇踞靖港，再陷甯鄉，敗湘軍三營，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撫提督委戰守於曾軍。四月庚午，國藩自攻靖港寇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會詳巡撫，請奏劾侍郎曾國藩，且先罷遣其軍。巡撫不可，城中亦不復設備。（按郭嵩燾云：『徐有壬陶恩培會詳上，駱文忠公言：「曾公已自請議處，何煩再劾？君等咎其敗，不顧寇勢之盛。非曾公一軍，誰與任城守者？」是時城守事宜，一委之曾文正公，未宜以不「不復設備」爲巡撫咎也。』見嵩燾姪孫振鏞所輯「湘軍志平議」）。辛未塔齊布大破寇於湘潭。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走，踞岳州。巡撫提督上功，而曾國藩請罪。有詔詰責提督鮑起豹，以專闆大員，不聞出戰，惟會銜奏報，即日免官，以塔齊布署提督。塔齊布以都司署守備，僅二年超擢大帥。新從湘潭立功歸，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觀相歎詫，雖起豹傔從亦驚喜，以爲皇上知人能任使，軍氣始振焉。……徐有壬等皆詣國藩賀，且謝罪。詔令國藩擇司道大員隨營餉，有壬等惴惴恐在選中。國藩笑謝之；謂所親曰：『此輩怯懦，徒敗吾事，雖請同行，吾固當止之，况不欲乎？』

敘次頗有致，可與當時奏報等參看。靖港之敗，國藩危甚，使無湘潭之捷，縱不身殉，必獲重咎而不能立足矣。（時雖革職，未解兵符，仍許單銜專摺奏事，塔齊布已貴，而承指揮如故，故國藩自靖港敗後，而其勢反振。）至章壽麟事，自是關係匪輕，闓運於此僅著「章壽麟負之還船」一語，略而不詳。王定安「湘軍記」湖南防禦篇紀此，只云「左右負之出」，並壽麟之名未著。其所撰「清故資政大夫江蘇補用知府章君墓志銘」云：

君諱壽麟，字价人，長沙人也。……少孤貧，從舅氏彭嘉玉學，……彭舅奇壯其志，薦於侍郎曾公，俾從幕府，衆論訝之，君恂恂而已。時長沙孤危，寇屯上下，曾

計要跟這姓何的談談。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身分，並且要來得客氣，他就叫別人『仁兄』。

『你這位仁兄也是到城裏？——在哪塊發財的？』

別人張一張嘴還沒吐出聲音，他又搖搖腦袋，吸足一肺的氣談了起來：

『我呢——我是不願意上城裏去的。公家飯實在不容易吃，我不瞞你說。人家談起來：哦，做官哩。其實啊——沒得玩頭，唉。……有什麼法子呢，不看魚情看水情，唐老二硬要我我去嘛。……唐老二你曉得的吧，柳鎮唐家裏的？』

這裏他掃了所有的人一眼，把個頸子撐得挺直，眼睛裏發着光。

『唐啟昆麽？』那位仁兄注意地瞧着他，掏出了一支紙烟也沒去點火。『他跟你是——？』

等丁壽松開了口，何先生才揷燃了洋火。那支烟給揉得皺着屈着，歪頭扭腦的活像一條蚯蚓。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脚點着了，趕緊就把火柴梗一扔，彷彿這些事都要瞞着別人幹的。

丁壽松可在溜着嗓子直嚷，眉毛幾乎打眼睛上飛了開去。

『是啊是啊，唐啟昆。他是我們親戚。我看他們唐家裏是——「啓」字輩裏就祇出了個二少爺。好的不在多，一個抵十個。人家說起來：我家姑老爺死得早，可惜哩。其實……』

『你家姑老爺？』

『是啊。哪，就是那個哟——唐大少爺，你總聽得的吧？唵，大少奶奶就是我們丁家的。……』

他似乎聽見有人咭里咕嚕，顯然在談着一位什麽大人物。那幾張醬油色的臉子在對面幌動着，偷偷地看着他。

於是他閉了會兒嘴，把狹長的臉子仰起點兒。

那位何先生好像要逗趣似的，一步緊一步地要把丁壽松的來頭盤出來：

『那麽你這位先生是……丁仲騮是你的——？』

『平輩，平輩，』丁壽松等不及地趕快接嘴，『我們是堂房兄弟，我們是——唵，嫡堂的。唐二少爺比我小一輩，總是「松大叔，松大叔」的恭恭敬敬叫我。我叫做壽松——木傍松字。我呢……』

聽的人可移開了視線——釘着前面出了會神。然後使勁抽了兩口煙，把烟頭火捻熄，用種挺謹愼小心的勁兒藏到了衣袋裏。

丁壽松睜大了右眼——巴巴地看着對方。嘴巴張開了一半，下唇水渫渫的，一掀一掀地在動着：顯見得那一肚子話是實在關不住的。

畢竟那位何先生轉過臉來了。他問到了丁家的事，問到了丁仲騮的兩個兒子。看來丁家的事他很明白，很關切。可是臉上擺出一付滿不在乎的神情，祇瞧得見他眼睛在閃着。

丁壽松幾乎站起來。手在包袱上一敲，大聲叫：

『哪里！哪里！丁仲騮哪里有兩個兒子！……哌，他祇有一個！眞的，一個！』

於是莊嚴地看着對手，準備着一塲激烈的爭論。一面項起了臉子，把滿艙的人都掃了一眼，似乎要找個把脚色來幫他衞護這個眞理。

一會兒他又心平氣和地說下去：

『哪，我告訴你嗄：兒子倒眞的是有兩個，不錯哩。其實大的那個——「早已八百年就過繼給大太爺了。他自己光祇留下了小的，他啊——哼，眞是的！什麽都不懂……』

『就是那個丁文侃啊？』

『嗄，你這位仁兄！』丁壽松苦笑着，沒辦法似地拍拍包袱。『大的才是文侃哩。文侃是過繼的那個。小的是文侯——城裏的人個個都認得他：

嫖呀賭的他行行精，祇會花錢。窮人生個富人腦，眞是沒得法子，唉！』

他搖搖頭。他怕別人這里會打斷他，就又趕緊接了下去——有條有理地敘述起了文侯的事來。腦袋往何先生那邊湊着，苦着一張臉，壓着個嗓子，彷彿在報告什麼秘密。聲音仍依舊很大，連艙門外人都聽得見。

那一位在鼻孔裏『嗯』着。耳朵給震得有點難受，直霎着眼睛。有時候要挿句把問話：

『眞奇怪，文侃有錢給他去嫖麼？』

『文侃給他錢？——文侃哪里來的錢！我們這位文侯少爺呀——唉，眞是的！偷呀騙的他都來，不瞞說。……』

接着丁壽松用種挺嚴肅的臉嘴聲明着：並不是他歡喜把丁家的醜事傳揚開去，他祇是討厭這個敗家子。這里他苦笑了一下，拿兩隻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唉，眞是，這小夥子已經活到三十九歲了——可沒有一樁事做成的。

原來那位丁文侯也找過唐啓昆：想要謀個差使。唐二少爺當然不睬他。一個正派人是看不起這些傢伙的。

『眞的，他得了什麼嗄，幹得了什麼事嗄！哼，還想做官哩！』

『他那哥哥呢？——丁文侃不管管他麼』？何先生搔搔頭皮問。

這回他沒答腔。祇把下唇窩了起來，左眼輕篾地看着。

忽然艙外面起了吵聲，水手們奔上奔下地忙着。跟手龍翔號就發了一聲喊，好像對人威嚇似的。整個世界給震得顫動了一下，船艙裏的客人都發了一陣麻。

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岸上那些嫩綠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記起了一些什麼，小聲兒問：

『仲騮老先生還有一位小姐吧？』

『哦，小鳳子啊？是的。這丫頭長得倒還不錯。他家裏出女不出男：兩個女兒都好。怕是他家墳山有點那個。』

他睜大了右眼，讓左眼珠偷偷地露出點兒亮光——釘着旁邊那張圓臉，對風水發了點兒議論。

小火輪給誰搥着那麼響了起來，河水也嘩嘩嘩地叫着。於是又發兩聲喊，聲音直衝到了天上。什麼地方起了回聲——好像碰着了流雲給彈回來的。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就看見兩邊的岸慢慢移動，慢慢打旋了。窗口上流進了一股凉氣，叫客人們都覺得在大熱天喝了一碗冷開水的樣子。

何先生透了一口長氣，帶上瓜皮帽。他眼睛不看着丁壽松：

『他們嫁那位大姑太太——總有一點陪嫁吧？』

『唐家那個大少奶奶啊？』他鼻子皺了皺，把下唇兒出了些。『哼，陪嫁哩！他們看唐家裏家私大，死命地要攀親。哦，好，到婆家三年——就死了男人。命裏不招嘛，你有什麼法子！陪嫁？——嗯，教洋人讀三字經——談不到。』

他看不起地掄了掄眼珠子，拿長指甲在水淥淥的下唇上一掃，向對面畢卜畢卜一彈。屁股往左邊移動一下，好讓身子整個兒轉向何先生這一面。嘴裏背熟書似了：

『我們家裏那位仲騮二爺啊——不瞞你說，眞嚇死人。天不管，地不問，什麼事都讓他大太爺去做手脚。好嗄，做生意哩。我們那大太爺也不想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個生意人。店一倒，連祖母也陪了出去。大太爺死的時候——張羅了好一陣子才開得成弔。唉，你看。……如今就祇剩下城裏那所房子，拿什麼做嫁妝，你說？』

閉了會兒嘴，他又談到他們丁仲騮向唐家裏借錢的事。然後伸長了頸子，把話鋒完全轉到那位唐老二身上。臉子興奮得有點發紅，嘴角上掛着唾沫泡。

（未完）

故鄉零拾之一

轎子一抬進頭門，就聽得有陣「辟辟拍拍」的爆竹響。我們在這股濃郁的硝磺臭和歡呼中間，鑽進了百多年來所謂「祖先堂」裏。

廳子上壓成了一片黑。到塲的人女的與小孩最多，男的就不過是我們最親支的幾個兄弟行。他們除向我表示一種幾年不見純感情的親熱之外，還歡迎我那位結婚不到一星期就離開了家庭的妻，以及祇有在通信上知道的小孩平平。

母親是已經有了點兒龍鍾老態的人了：白灰灰的兩鬢，脊背顯得有點兒傴。她來不及和我們擁抱，就狂熱地吻着她的孫子。一些叔嬸伯母的臉上，浮起了驚喜和慈祥。

「幾時起程的，怎麼不先寫個信通知家裏？」

「我們還說你去年該回家過年的哩。」

可是我在這歡聲雷動的一忽間，我沒有回答他們的問訊，我所覺到的，不過是眼前的人，大的老了，小的大了。——這就證明了舊的摧毀，新的長成。然而這一座古老衰朽的「祖先堂」，還依然有力地罩在我們的頭上。流蕩在外面有了五六年的我，到底免不了落到牠的懷抱裏來。

我遇這感觸剛剛在我的腦筋裏電光似的一閃，隨即就被母親那感傷的情調打斷了。

「啊，也該回來看我一次了！——一出門就是五六年，再不回來，眞會把我忘記了。」

「哪裏是忘記，」我解釋似的笑了一笑。「就是找不到一個回家的盤川。」

「哈哈哈……哈哈哈……」

猛的，一陣鑽耳的笑聲，在各個不同的嗓子裏衝了出來。這中間踴躍着他們許多共同的心理和不相信的口吻。

我們這古老的農村，各人都有着古老的心。

我還是很小的時候，就聽得許多長輩說：

「養兒防老，積穀防饑。」

這一點天經地義(？)的東西，一直到如今還在我們這村中一般人的心目中滋育着，長成着。所以村子裏的人，祇要一出了門，都會積點錢回家，買幾畝地，或是來放放債的，做他們那些爲父母防老的工作。(也許是怕兒子墮了那大少爺的聲望。)

我在我們村子裏這班年輕人中間，父母送讀的本錢化得最多，出門又是最久的一個。——這一點兒子應盡的普通道理，他們以爲我一定明白，說到沒有盤川回家看娘，誰都認爲是一個打埋伏的慣技。

「這一次是腿痛害了我，不該坐轎子！」

我在肚子裏這樣叫。

事情已經成爲辯無可辯了，我就祇有回報他們一笑。

既已到了這地方，照習慣，還有許多長輩我得去看他們的。第二天剛剛出門，迎頭碰見了對面屋裏那個世發大爺。他老遠就把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鏡取下來，先向我拱拱手：

「三少爺，你倒發了財回來了！」

劈頭一句，他就使我有些難於答復，我楞了一楞，就趕急裝個笑臉向他說：

「那那……哪裏發財，嗯！……您好，大爺？」

「窮健窮健！哈哈哈……」

他笑羅漢一樣，誇進一步，先把老花眼鏡重架上去，然後熱烈地拉着我的手，一面打量着我身上一面說：

「少奶奶回來了，聽說還有了個小相公？……這回子好囉！祇要多買一些田，在家裏也好享納的！——我們村子裏，要算你是這一個！哈哈哈……」

他把右手的大拇指挺得筆直，在我的鼻子前面使勁地攪了幾攪，那張嘴巴就笑得合不攏來。

我慚愧地一笑，就感到這老頭兒使我有點受愴。

「這樣反亂世界，我勸你還是多買田的靠得住，將來票子又會化水哪！」他的臉子忽然嚴肅起來，指着路邊的一隴水田。「呔……這一隴田，不是那幾年銀行裏的票子化水，你家的生意失敗賣出來了的？——這回子不要又給它化掉了。」

他關切地說着，像看見我有幾萬把票卟在什麼地方似的。

我的臉子有些發燙，像喝多了酒，又像有許多螞蟻子在上面爬，癢癢的，使得毛竅都會張開起來。就掏出一塊手帕來揩汗，一面問他的第二個兒子現在在什麼地方。可是他回答的是罵他兒子不掙氣，送他讀這麼多書，都是從屁股裏讀進去的！丟下爹娘不管，還拐着別家的女人跑。要是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就得馬上找回來，打開祠堂門，抽爛他的背皮。

最後他預備結束他的話，就又拉到了原題上來：

「嗯，我那樣的兒子，真是空生了！生了一顆石頭還可以塞田塌缺，生出這個傢伙就田塌缺都塞不了一個。……像你母親才好囉！兒子養大了，現在要享福了！真的，你這一次買起田來，第一不要漏掉了我的中人名字！記得？」

末了一句，他的嗓子提得特別高，銅框子老花眼鏡裏，發出兩道閃電似的光來。

我無可奈何地把眼睛看到遠處，蹙着眉毛，他可還在哇啦哇啦。接着，我就說出我還有一點事情去，要改一天再去拜會得他。他才搭訕地對我又拱拱手，說「請便請便」，轉過了那堵竹籬，我就喊出一聲：

「天哪！」

我像脫了囚。

中飯是在一個堂哥家裏吃的，可是這頓飯，就够意外了。在這位堂哥，平日是有相當吝嗇的。我們村裏有兩句笑話傳誦着：「補釘巴補釘，大秤八九斤。」這就是指他那件棉袍子說的。可是這一次他對我很殷勤，死拉活拉，使我掙不開他那隻手。

「你一定在我家裏吃了飯再回去，」他固執地橫攔住那張門。「我還有陳上三年的造酒，去年臘月的臘肉，這些都是你們在外面有錢買不來的。」

等到我坐上了桌子，我才知道他很費了一些事，臘肉之外，還添了幾樣在我們鄉下很要化些錢的菜。

下午回家，我在路上又碰着了不少親族和隣居，他們對我都很客氣，關心地問着我們在外面的事。不過討嫌的，就是每一個都有世發大爺那一套：什麼「你倒發了財回來了，這回子該在家裏多買一些田呀！」等等。

到家以後的第一個星期，送糖菓給平平的人很多，不問遠親近隣，甚至還有聞名不見面的朋友，都會源源的送來。這可使我有些奇怪，可是猜不透這中間是一個什麼謎。我就祇得禁止妻把小孩抱出去，免得別人要破費。

可是這方法沒有效。一直等到世發大爺到我家來過兩回——勸我們買田，母親告訴他，我沒有錢，這一次回家，簡直等於逃水荒，他才帶着失望的神氣走了。送糖菓的人，也慢慢兒的比先前減少起來。最後我向我那位非常吝嗇的堂哥借三十五塊印子來做出門的盤川，這筆債一經成立，送情份的就完全斷絕了。

在整理行裝的先一天，我躺在床上讀一部小說，妻把應弄的手續弄妥之後，擺着一副相當嚴肅的臉子對我說：

「我們第二次回家，別的不說， 一來一去的盤川， 總要找着了才走。」

「怎麼？」

我把書放下來擱在胸前，冷冷的對她瞟一眼。

「這地方多討嫌！」她生氣地。「你才回家的那幾天，他們就諒着你回來了幾多幾少，送東西的有啦，獻殷勤的有啦，等到你要借起印子錢來，一些毫不相干的人都會說閒話。」

「說閒話，他們愛說就說去罷，我是不管這些的。」我答。

停住會兒，妻像不大順氣：

「你倒老是這個樣，母親聽了，有些難過。…………他們還在罵你哩——一個不懂秤的兒子，糟名字好？」

我就對她苦笑一笑：

「我老早就對你說過，這兒地方沒有來頭，你倒又不信。」

眼

李蕤

黃震寰才把一隻茶碗摔碎，現在是把全身子放在帶圈的籐椅裏。因爲生氣，兩條短眉一齊向上聳起，眼在眉下怒橫着，越發像兩顆棗核。

「他！他！那不中，馬上得給我滾蛋！」從裸露在唇外的兩排黃牙裏，他迸出這樣的一聲。

對面的兩個沙發上，坐着一老一少，老的穿着黑緞馬褂，一頂黑絨小帽很相稱的扣在大青頭上面。另外那個是穿着西裝，領帶束紮得異常結實，鼻端上放着一架白邊銀絲眼鏡。老的噙着旱煙斗，年青的咬着呂宋煙，兩人的嘴裏一同噴着烟氣。

角落裏，那個照常放痰盂的地方，放着一條長橙。一個人坐在上面，捧着頭。從打扮上看，是一個莊稼人的模樣。但臉埋在手裏，不能看見。

黃震寰的如爆豆一般的詈罵聲裏，人有話也夾不進去。他的尖厲的聲音流傳在全屋裏，句句話帶着惡氣，可是惡氣不但不隨着散出來，倒似乎隨着話又添進去。他越罵越惱，終至惱得自己也收留不住。

「不行，那不行！他得馬上給我滾，馬上！」

說着，就動手去按桌上的鈴，那個穿馬褂的雙手把他的手按住。

「迎五！那不能……」連忙騰出一隻手卸下嘴上的烟斗，氣呼呼的說。

「你不要管！你不要……」黃震寰氣忿忿的把手奪回來，破口喊道：

「全福，張全福……」

「迎五！唉，迎五！」那個戴白眼鏡的也站起來，「你消消氣，氣着自已値得多！」

而這時，那個叫做全福的從門外進來，溜了黃震寰一眼，看見黃震寰不會注意到他，便輕脚輕手的站在火爐後面。

「迎五！迎五！你坐下，坐下再說！」白眼鏡雙手把乾而小的黃震寰又按進椅子裏。但黃震寰又霍然跳起來，狼嗥也似的喊道：

「全福！………」

全福應一聲「有」，並着脚，站在黃震寰的臉前。

「把他的行李甩出去，甩在街上！」

應着是，張全福一扇門似的打了一個向後轉。就要走的時候，從房子裏傳出尖利的母聲音：

「回來，全福！………你敢！」

隨着聲音，黃太太從裏面走出來。張全福隨着聲音站下來，踅到爐子的背後。這位太太打扮得一隻錦雞一樣。她一隻手推着黃震寰重復坐下，黃外一隻手伸着讓老少和客也都入座，黃太太自已便靠了桌角立了下來。

「你，你就是人家說那，心善口惡！說了做不了，做不了說得了！」太太似乎要把黃震寰吞到眼睛裏去，隨後又轉過來頭對這兩位和客說：不是人，麥稭大脾氣，火上來誰也說不服。……」

「到底，至近莫如夫妻！」那個穿馬褂的仰着腦袋，一字一頓的說，「太太說的甚是，迎吾平素是很「君子有容人之量」的！」「就是，迎五！千不念，萬不念，還念其是一母同胞！」白眼鏡的也硬着頸子拉着聲調說。

而那位迎五——黃震寰——十分嚴重的坐着，眉宇並不少鬆一些，臉鼓得像一個紫紅茄子。突然他從抽屜裏取出一疊信紙，很重地把墨盒打開，於是那個穿馬褂的，戴白眼鏡的，四隻眼睛一齊隨着黃震寰的手滴溜溜打轉。

從寬大的袖管裏，黃震寰伸出一隻乾瘦的右手，從指節一直到長到彎曲的指甲，統統是黃中透黑，黑中透紫，這可以紀證着有多少烟從指縫裏

穿過。他拔出筆，用飛白體在紙上寫了「父親大人」四字。

「你寫這信中何使用？你不是要老人家白生氣麼？」

黃太太眼尖，劈手從桌上把那張信紙從桌上抓起來，放在手裏用力的揉着撕成幾大塊，又從大塊撕成小塊，狠狠的擲在字紙簍裏，眼睛從黃震寰身上挪下來，向兩位來客飛了一眼。

「你敢：你衞護他！」黃震寰把筆擲在地上，順手去抓那茶壺。

「給，你打！你打！」黃太太把身子橫到藤椅的圈上去。而這時，四條肐膊，（寬馬褂袖管和窄瘦西裝袖管）一齊出現在黃震寰的胸前和肩上，他又被按在椅子裏了。

「我爲誰？我爲誰？………天趕地湊，可好，弟兄倆沒一個！」

「嫂子！」臉埋在手掌裏的那個人，從橫條凳上霍地站起來，「我走就是，不能累你生氣！」

「住嘴！」那個穿馬褂的在桌上重重拍了一記，轉過臉來。

白眼鏡的也站起來，用着羊一般的聲音：「都是好意，不是爲自己好方老伯又那顧着說你，常言道打架親兄弟，可見親兄弟沒有不打架的！你………」

「你不服，……我知道，你不服。……不服你領教呀。……你再說一句，說！……我就敢巴掌放在你頭上，我就敢！…………」

在絮絮的聲音裏，白眼鏡的推擁下，那個人又捧着頭坐在那條長櫈上了。馬褂袖子裏的手又伸出來，「迎五」「迎五」的聲音又長一聲短一聲地，在屋裏溢流着。

「他不是人，迎五，你是他哥，你是抬頭大！

「…………

「你抬抬手，他過啦，低低手，他過去去不成。

「…………

「宰相肚裏撐舟船，……

「…………

終於，黃震寰像一個散了氣似的鼓，飄飄忽忽地似眞做了宰相，眼看着地，氣似乎漸往下平，散於地上。突然站起來，翻身撲進套房裏去。

太太也跟進去。

好久，她出來，唱着似的話：「弟兄倆一個照一個，生紅磚，——現在已經睡下了。」

「難得嫂夫人賢明，」二位來客站起來。條凳上那位，也手足無措地站起來。兩位並未看他，跨出門外。

在穿過辦公廳的走廊，他們被送出大門外的時候，年老的拐回頭來，深深地低聲囑咐道：「老二！多做活，少說話！幹哪一行說哪一行，親是親，財帛分，官大一級壓似泰山，他是委員你是勤務！……你們是親生一母同胞，還有外意？……肐膊，您見啥時候扭過大腿？」

對方站着，牙齒格格打抖。

好久。皮袍在風裏翻了一下，一輛帶着小燈的人力車跑過來。門方始被合起來了。

大門和二門毗連的地方，一間小屋夾在中間，在後面一層層排下來的瓦屋威脅之下，這小屋子似乎終日瑟縮不安，張皇欲遁。小屋子上有窗洞，但窗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

二門牢牢關着。裏面的一切，外面是無由知道的。那扇門似乎向外推拒着。在二門的頂端上，電燈照耀着，一顆顆連續着一直通到廁所裏。而這小屋沒有通進一條電線（只通進一根搭曬被子的繩）桌子上放着一盞煤油燈，烟從斷了頭的罩子裏迅速地昇騰。

剛才在黃震寰屋裏坐了幾乎半夜的那個瘪瓜，現在正坐在這小屋裏的

板凳上。這裏也有一條板凳，不過更寬，更大，更和他相稱。

如同一個石塊一般的，他一動也不會動，頭納在懷裏。「幹哪一行說哪一行……一母同胞……肐膊扭不過大腿……」這些話在他心裏翻着滾。如同從心上拖過沉重而紆緩的馬車，他感到疼痛，但沒淚，這疼痛似十分模糊。

「你說，說！……說了我就敢管教你！」他眼前又浮出那個濃鬚金牙，長袍大褂的老傢伙的面孔來。他記得那老貨是多麼重的說那個「我就先管教你」的「我」字。他現在還想一拳直搗上去，打掉他的滿嘴死牙。但他並沒有動。他記得十分的確，他剛才是恭恭敬敬送他出去的。

對面全福的鼾聲，使他感到寂寞。他看着散在地上的繩子，那是適才全福用那綑着他的行李聽候着把他甩在門外的。牠們現在曲曲拳拳地伸展在地上。他不屑地看全福一眼，心裏說一聲「在世界上都成了沒骨氣的東西。」雖然他現在的行李仍然是全福替他攤開在楊木板上（而且已經折疊成一個被筒）的，但他胸中的淤氣卻不能因此少殺。

剛才，全福還一次兩次的拉他，說：

「睡罷！睡罷！坐到三更還會嘔出四兩蘇來？……明天還不是天不透亮就得起來？……先生不會開開門親自來拉你。人要像你這樣喜歡生氣，氣夠生的了，你只要想生牠是不斷頭的。當勤務哪一天不罵三五聲？你種過田，你懂得，牛驢哪一天不挨鞭子？其實不一定都得有錯。啥是理，理是說不齊的東西……。」

「……」他當時只想把手伸在全福的臉上，隨後他感到這種人根本不足教正。他轉過臉來，連哼一聲也不會給全福。

「你惱我，不錯，是我把你的行李綑得十字八道的，你平常待我有情有義……可是二哥，這是你見的世面少，心裏活動不開。那時候先生要死逼我甩出去，那我就還非真的甩出去一下不行！他轉轉眼，我再給你拾回來，這是禮！……說句醜話，譬如夫妻，親是親，可是爹娘要叫打，那就非打不可……」

絮絮叨叨夠了，老二終於不會應一聲。全福嘻皮笑臉的，替他展開鋪蓋，作躬打揖賠情。後來看他是正正經經生氣，便打着呵欠上床了。

現在，他對全福，並不感到多大難受，他心裏如一團麻，越想越亂。二門上的電燈擠着眼，獅子在上面滾着綉球。電燈似是一雙尖利的怪眼，直照得他心裏發痛。那彷彿是黃震寰——那位一世同胞的眼睛。

他想起，那對眼睛在十五年前是多麼平平無奇，長年紅爛，他到很遠的村子裏去替他買藥點治。後來，這雙小眼是怎樣慢慢對他下看，直使他害怕得如同日光下的雪人，而現在，這條細眼使他戰慄，使他憤怒了。

他閉起眼來，他想起這雙眼的主人，他自己的同胞哥哥。心裏翻起一陣生疏的心酸。他知道，在這牢封着的二門的裏面，轉過曲曲折折的甬路，屋裏的鋼絲床上，白紗帳裏，羽毛枕旁，這位哥哥已經睡熟了，他能想到他是怎樣難看地閉着那雙紅爛的眼。他現在該是睡得異常安靜，一直到天明才記起氣未生完。以後再繼續着瞪着雙眼到十幾天之後。

十五年，這是多麼短又多麼長的年數。十五年前，自己和哥哥非常之小，在學堂裏讀書。那時父親還沒老，家裏開着藥鋪。他在小學校裏，先生誇說他讀得比哥哥聰明。父親也對他有着希望。當他在小學畢業那年，哥哥在中學裏已經讀不下去。家裏的三條騾子，累年變成了兩條，一條，隨後變成一頭驢又隨後又變成一頭牛了。哥哥畢業的一年典當了全家的首飾。自己便是這時候離了學校回家的。那時自己曾哭過，父親打了他兩個耳光，隨後父親也哭了一場。……從這些年後，自己一直在家，照應牛，照應藥鋪和田地。而哥哥是一年兩季回一次家，穿得很整齊，帶很多行李。來來往往，自己到車站上去接，到車站上去送。

日子在窮困裏是不好記得的。哥哥每年到家，住不慣，一到家便吵着

走。飯開始和爹一道吃，後來和爹也兩樣了，而爹爹說那是外頭混事人的常情。按道理，家裏沒有哥哥是過不去的，哥哥總一年拿回幾個錢償欠利息。後來，哥哥在外面娶了女人了，後來哥哥有孩子了了，後來哥哥有了莊田地土了，人們說哥哥在銀行裏存的錢上千，幾家生意裏有股份。而哥哥的信便一天天稀少了。

父親病着，咳嗽着，隨後耳朵聾了。一年哥哥從遠處回來，年老的舅父被請在家裏。「孩子們大了原應該拈開鍋的」，舅父歎息着。「各人有各人的，命裏有多少是多少」，從此，自己照顧着的田被劃出一半了。「哥哥應該寬大些，地還須老二種着……」舅父吩咐，哥哥被稱爲寬厚了。

哥哥仍一年兩季回來，把穀糶去。後來，交不出穀，哥哥是寬厚的，作成了價，不經過糶而成了債主。

穿沒有，吃沒有，還賬是說不上的。可是，親是親，財帛分，田從老二的手裏把地契轉入哥哥的手裏了。

從此後，黃震寰的眼睛再沒有對弟弟平視過，總是望着天，老二的眼睛沒有對哥哥平視過，總是望着地。

黃震寰幹教員，幹書記，幹鹽務，幹契稅，現在幹水利，……現在到縣裏都被人喊委員了。

村裏的人出外的一年比一年多，搖紗，拉洋車，幹勤務，……這些都是從前爲人所看不起的現在都人托人臉托臉的爭奪。於是老二的女人暗地裏去託了舅舅，聾了的父親也陪着幫話，黃震寰答應帶老二離家。

拿烟倒茶，伺候人是丟臉的活計，在做孩子的時候，他恍惚記得「使小」那名詞是如何難聽。所以，當老二提着行李跟隨着哥哥騎着的驢往車站走時，心裏略微有些心酸。但，「弟兄總是弟兄，那是不會和外人做勤務一樣待法的」，他相信鄉親們的話。

才到二門外大門內的小屋裏時，做哥哥的似乎不十分好意思，給他被子，並有時照顧到他，對他不多使喚，使專做掃地開關門戶那一類事。在有時候的夜裏，他也能完全如一家人般坐談個把鐘頭。……到後來，他做的事沒有了界限，黃震寰很坦然地喊他提茶了，很坦然的要他拿水嗽口了，漸漸，很坦然的喊「老黃」不喊「老二」了。他不常能有充當家人坐在一起的機會。他不能在哥嫂們說話的時候插進去一句適當的話，他自己命令着自己沒事不多在二門裏的小屋裏停留，他必須很快的退回到自己的小屋裏。

「說來是命！人常說：不怕窮運，單怕窮相！不在當夫役，就沒有一個弟弟的氣魄！……命裏有多少是多少，多了經受不起……」知道他們是哥弟的這樣說了。他卻因此愈沒有氣魄，比普通的勤務還胆小，自卑。

「老黃」的稱號被哥哥叫得和「老劉」「老馬」完全相同了。夜裏他守候着門，司掌着在人不睡完之前的開關，漸漸的，他擦燃洋火送到客人嘴裏啣着的烟上，送到哥哥嘴裏啣着的烟上，再以後，便壺是由他自己提着送到哥哥的床下了。

錢他很少得到，但他不問，他知道他欠哥哥的還多。

……………………

然而，今天黃震寰，扇了一掌在他的臉上，而且親手摔了茶盅，而且嫂嫂去叫來了那兩個老爺，足足的泡製了他這整整半夜。

到底爲了些什麼事呢？爲了一杯嗽口水送得遲了一些。他自己空着肚子送了一天信，在該送水的時候他抽空吃了幾嘴飯。這樣，哥哥從室裏趕到小屋裏來了（這還是第一次），先摔了「老黃」的碗，又摔了自己的茶杯，……。

「你幾百輩子沒吃飯！……

「立刻給我捲鋪蓋！……

以後，是穿馬褂的來了，是穿西裝的來了，自己坐在條凳上，眼前發黑，腦子發熱，什麼也沒聽見。

現在，老黃坐在這條板凳上，捧着頭如同坐在剛才那條板凳上一樣，眼前似乎亂烘烘的仍然有那幾張臉，耳朵裏依然充盈着「一母同胞」的扎耳的聲音。

全福在床上鼾着，鼾着，在一個臨中斷的大鼾聲處使黃老二驚覺。他忘記他是坐在這裏。抬起頭，二門上電燈正亮，獅子在燈光中滾着綉球。那電燈，如同黃震寰的兩隻眼睛，使他的心戰慄，憤怒……。

原文献残缺